

太和。已，问故尚书乐公葬处，则愀然叹曰：“夫墓严徐稚，乡表郑公。尚书道亚黄中，功参王佐，睠兹莹域，辱在荆榛，守冢之令无闻，式庐之谊安在！”爰核近墓几十亩，请于屯田使者，复勿税，而又督所在封树，而为之碑，而里始知为尚书墓矣。

按《一统志》：“尚书弟暉，知开封府；礼，太常卿；毅，诸暨州同知。”而今里人亦无言开封、太常、诸暨葬处者。侯表尚书，志其大者云。杨子曰；余少好从长老问开国事实。当元之季，尚书隐不仕，俟圣人起而从之，此其识固已，与青田、浦江埒。高皇天纵至圣，而礼乐必顾乐尚书云何，度有所当于心，陶学士不是过也。天造法用重典，诸大臣救过不暇，而尚书独以令名终，不智而能之乎？而或谓其歿而恩命不沾，墓之湮以是故。然国初文臣，并未有赠谥，即吴大学士沉、宋祭酒讷皆然，不独尚书矣。而廖太史道南，又记尚书尝从御河游，上曰：“携手过金桥，有事不相饶。”公即跪，对曰：“平生仗忠义，不畏帝王刀。”上大悦，由斯以谭公之功名考终，匪独以智，亦其精诚孚帝心也。虽然，宋学士濂不称纯臣乎，乃竟不免茂州之谪，则公之与时委蛇，善藏其用，皆不可知。墓之湮，或其遗令子孙自铲、晦以免祸欤？抑偶然欤？然至埋荒不可识，其于阐往诏来，义两蔑矣。

樊侯乃能表之，以章永永，政非可与俗吏汶汶沁沁、了簿书期会者，同日道耶？侯名玉衡，癸未进士，旧为屯田御史，其有大造于椒，不具论，论其表尚书之墓如此也。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三《综幽志·陵墓》）

#### 赭涧桥记 焦 竑

按：明泰昌《全椒县志》载：赭涧桥在县治南十五里，邑人盛有钺建。同书《人物志·耆寿》又载：“盛有钺，少而淳庞，晚益姻睦。敦伦慕义，自其天性。屡饮乡宾，年八十五”，似仍在世。建赭涧桥时，盛氏“年已望八”，据此可知此文约作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至四十二年之间。焦竑《澹然集》无此文。

全椒，支辅名邑也。境内襄水，环绕一邑，能百折而注天堑，必先汇于赭涧。赭涧当东南之委输，又因以泄蔡湖圩陂诸水，每春夏涨作，江湖逆上，汪洋澎湃，弥望无际。旧有桥据其狭束，冲波啮之，土崩石泐，遗址荡然，虽编苇木为度，然失足以葬鱼腹者，往往而是。

里人少湖盛君，有田在其地，睹病涉者，怛焉动衷，谋诸乡三老，金谓：“工巨，宜用募。”盛君曰：“岁俭寡蓄，未可烦我里人，吾当勉成之耳。”遂出橐中装，僱工采石伐木。时盛君年已望八，不以衰餽辞，身课畚插，挥汗暴溽烈日中。由始而落成，凡半岁。所桥广十数尺，修四倍之。行者谛视，若砥坚而虹桥也，莫不赞叹，归德于盛君。

时君族以武胄家金陵者，于余有葭苕之戚。乃介而请谒，述其事。余谓：古者徒杠輿梁，盖长人者责。顾稽之史策，自崔雍州桥渭、李冰桥蜀、蔡襄桥闽之外，不少概见，而杠梁碁置，何处蔑有？则境内之贤豪长者，实共成之，然要之众所邪许，犹为易力。令盛君乃能以独身仔肩，则尤称稀有，且椒境不有高公桥乎？即以

此例，盛公可也！而盛君踧踖不敢当，曰：“阿堵几何！而敢市美？执事姑为笔之，以识岁月而已！”余嘉盛君之劳，谦为之作《楮涧桥记》。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輿地志·桥梁》）

### 三汊河昌化庵碑记 憨山

按：三汊河昌化庵为全椒人夏让建，并请憨山作此文纪其事。文中无建庵纪年，据憨山称“目睹记者六十余年”，此文约作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之后。泰昌《全椒县志》载：“三汊庵，三汊河东南山”，即此庵。憨山（1546—1623年），高僧，俗名蔡德清，字澄印，别号憨山，全椒三汊河人。年十二出家金陵古长干寺，长入五台山，后远遁东海之牢山，神宗再征不应。住曹溪讲法，一日浴罢，焚香危坐而逝。

钦惟我圣祖龙飞淮甸，肇迹滁阳。山川之灵，固已久矣！而全椒当郡之西，虽弹丸黑子，僻在一隅，为滁之奥。犹寸玉也，藏辉敛润，向含而未畅，若阳春之发育，盖有时焉。固我明二百余年，科第不无，尚未大发，嘉隆之际，文运始开，今则烨烨不惟文宪称，且浚性命之源时，犹朱明之会也。以其俗朴而俭，人向不知有佛，况修崇乎？自余有知以来，目所睹记者六十余年，今则洋洋佛国之风矣。不惟附郭之间，钟鼓相闻，即穷乡下里，奉佛斋心者，盖连比也。岂非天地大化之运，乘时而倡者耶？即三汊河梵宇之建，盖可知已。邑城之水，自西而南二十里，与黄山水合，三汊为邑之水口焉。当河之左有山蹲峙若捍门，而右堤平行，则水泄无制，气散而中虚，若天有阙也。顷里人夏让，性笃善而喜奉佛，斋戒精诚，乡党敬之。一旦发心建佛刹于河北之汭，其制则正殿、山门、斋堂、厨房，居然一胜道场。则与山相雄峙，而制其波流，使溜不倾，而施有余也。自兹之立也，文武科第连绵，向多水患，今亦弥。家受其福，人蒙其赐，岂非法化与斯道同倡，而人心与天造暗合者耶？所谓天不足而人补之，道既壅而人浚之。实造化之机与人心之感相与而通塞者也，诎不信哉？

庵既成，让走庐山言其事，且问额于予，以予桑梓也。稔知其故，乃题之曰“昌化”，意谓法化之运，由此而昌，即以此而祝圣寿、保斯民，亦大昌于王化也。惟斯举也，心发于让，财出于众，岂直区区一己之福田利益哉？实与山川相为攸久，且置斯民于熙皞，鼓腹无为，同跻仁寿，而登极乐之乡也。故略记其事，乃为铭以铭之曰：

圣祖龙飞，于滁之阳。为兹椒丘，当西之冈。外磧中腴，蕴灵抱奇。  
如石之玉，含润藏辉。天道默运，如春在花。三阳交泰，发英吐葩。  
文运一转，法化同流。天机人心，如水载舟。三水会合，捍门为恃。  
独有一拳，如阙右臂。爰有斯人，天光忽发。于河之汭，建兹梵刹。  
殿宇嵯峨，斯民保障。钟鼓鞀鞀，法音嘹亮。见者归依，闻亦欣悦。  
顿置斯民，于极乐国。道化既流，文运实昌。莫兹遐福，山高水长。

（选自《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六《记》，清顺治十七年耿继茂刻本）

## 重修学宫记 金光辰

按：明天启末年，蔡易葵出任全椒知县，于崇祯初年重修学宫。完工后，教谕杨文明，训导饶鏊、金存仁、乙弘宗诸人请金光辰作文纪其事，此文约作于崇祯五年（1632年）。金光辰，字天枢，号双崖，全椒人。崇祯元年进士。十五年，擢左金都御史。以力救刘宗周，镌秩三级调外。次年丁父艰回籍，家居二十余年卒。

椒之学，自正德七年，学使黄公卜善地而迁之，是为今址，于兹百二十年矣。释菜之宫，独巍然一鲁灵光，诸讲堂诵舍以至坊阁础碱，多剥落于风雨，廊庑将鞠为草莽，何论牺象。

会蔡侯来牧我谯，恺弟作人，政教修举，朔望谒夫子宫，见而惻然怆焉，若不可瞬隙待，乃捐俸积爰，陶瓦庀材，枌窠丹堊之属，具不浹日而办，工不移岁而鳩。自先师殿与两庑祠，暨明伦堂、尊经阁，中、左、右三坊，焕然改观矣。且也增置祭器、爵罍笱豆，胪列错陈，又为之置学田三十八亩，以佐春秋二祀所不逮。凡此皆旷典，未易举行，而我侯加意作新，械朴之化，远迩向风，诸弟子相与歌颂焉。

博士杨、饶、金，因征不佞辰一言，以彰侯德，俾示永久。不佞不敏，窃谓古之所以造士于学者，莫盛三代，是以忠孝名世者济济。今天子莅政，礼乐征伐自一人出，其于选士造士，尤加意焉。侯竟禀而行之，当上旨，其以广励人才而繫隆三代也何有？余故乐得而书之，以诏来者。至若侯之累累善政，行将列之《循良传》中，兹未暇述云。

侯易葵，字日起，福建晋江人；杨先生文明，字允通，云南昆明人；饶先生鏊，字太铉，凤阳颖上人；金先生存仁，字体静，凤阳怀远人；乙先生弘宗，字士荣，淮安海州人。于法得附书。

（选自清康熙《全椒县志》卷十五《艺文志·黉宫》，1960年合肥古旧书店油印本）

## 来安县修学记 胡松

按：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蕲州人顾问出任来安县知县。二十四年（乙巳）主持重修县儒学。县教谕李丹请胡松作此文纪其事。

夫学之作也，其起于中古乎？作者其有忧世之志乎？羲皇以前上矣，莫之有考也，由虞夏而来其孰能废之？余尝览镜古今学之废兴崇替、隆忽疵醇，乃其国家之盛衰修短、安危理乱，若回应桴，莫之能违也，可不谓重哉！

嘉靖癸卯冬，蕲阳顾问君问以名御史谪知来安。始至，谒庙升堂，见诸圯坏，慨然太息已。复周视廊庑斋舍，下至垣堵门坊，悉皆不治，意将新焉。会博士诸生力以为请，典史王海复从旁赞之，君乃度废程材，请诸抚学诸台，皆报曰可。适岁大饥，君劳于安集，不遑寝食。今乙巳春，疲民赖君绥字，咸乐祗役。君度时之可，諏辰始事，费出公帑，力取闲氓，百手并勤，绩用迄底。其诸前圯一旦改观。邑人

来游，思乐泮水。既又悉核境中旷土，藉以贍士。于是教谕李君某等谋昭久远，走诸生以状请纪岁月。

余惟顾君之修若学、贍若田也，所以待诸君子者，其侈矣，侈矣！诸君子盍亦躬修乃学，自耘乃田，以对答贤令尹之意乎？《传》有之：百工居肆成其事也。既稟称事，盖所以劝之也夫。今之学百工之肆也，今之田之入；百工之既稟也，士何事？曰学；学何学？曰道；道何道？曰伦、曰礼、曰义。今学不有礼门乎？不有义路乎？不有明伦堂乎？是故礼义不在外，伦纪不在远，取诸吾身若心焉尔矣，故身自有之而弗能履，自贼者也；谓其君与民不能而莫之致者，贼夫人者也。士所学谓何？而可自贼以贼人耶？今有工于此，旷时弃肆，毁瓦画墁，则吏必怒詈而斥罚之矣。士也旷其学而莫之修，芜其田而莫之治焉，则何以异于百工之不居肆而毁其画者哉？亦盍思之矣。顾侯清修而端恪，明恕而雅驯，殆所云学之人师，诸君子其以予言质之，窃愿有闻焉。

（选自胡松《胡庄肃公文集》卷四，明万历十三年胡榘刻本）

#### 来安建城记 黄廷用

按：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年），魏大用出任来安知县，次年（丙辰）筑城墙，三十六年（丁巳）二月完工，不久即发挥了抵御来犯倭寇的作用。同年，黄廷用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途径来安，登城观览，于次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作此文纪其事。

魏尹大用，乙卯冬奉天子命莅来安。越明年，丙辰秋作城。又明年，丁巳春二月城作。倭奴由扬州达天长，抵泗州城下。泗去来安百里许，贼相戒曰：“无入来安。”城始作，守惟严，是以民得免于祸，全活者甚众，士庶皆德尹之功。

夫尹之始至，谓民难与虑始，早作而夜思，务竭其精神。以城之作也，不可以已，乃上之监司，曰“可”。自学官林大珠、生儒以下无虑百人，以其情愬于有位者。夫自壬子夏，海倭入寇江之南，赤子蒙戈鋌而死汤火者，流血成川，积骨成丘。升平日久，防御之策，至于今漫无可否，故来安士庶为家室谋，日夕凄惶然，相与言曰：“贼乐于死者，吾生人也，不可与敌；旧有土垣，不可与守。苟无城，吾将安栖？有城，吾得以生已。”

凡《春秋》重兴作，惧非其时也。岁且熟，非时绌而举赢者，况濒江，四郊又多垒乎，是城之作时矣！夫民有危心，又出于民，心所同欲。魏尹因民之危，而措于安，是谓悦以使民，民忘其劳矣。乃令匠石，计丈量若干，为城庀者若干，周城总九百三十二丈。其三，士民均为之；其一者，官为之，财用缺鲜。凡所司，乐为之城。滁守应子鑣尤亟以处之。生齿繁多，散处于村落关厢之间，有警则令之入城，亦足以守是城。得其制矣，其免于《春秋》之讥。

去秋，予抵任滁阳，道来安，乃登城四盼，曰：美哉城乎！寇来不能上，民得晏堵矣。然楼橹雉堞，似卑而隘，即增葺而崇高之，言言乎荡荡。夫睢阳之曲，节杵而和；宋之城讴，口不云众。人心冷乎，可畏哉！尹城来安，众心成之，不得民

乎？昔南仲仲山甫城，彼朔方而獫狁于襄城，彼东方而诸侯以宁，不为得人乎？使为令者知此意，求之所以修扞我民者，尚有道焉。

（选自明天启《新修来安县志》卷十《文苑》，明天启元年刻本）

#### 弥陀寺中公馆记 刘正亨

按：明代滁州至六合驿路设腰站于来安，县民苦于供给。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知县张四术请复水口集为腰站，但集内无公馆，吏卒扰民。隆庆三年（1569年），知县刘正亨借水口重修弥陀寺，设公馆于寺内，民众得安。并作此文纪其事。刘正亨，号雷山，江西新淦人。举人，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五年任来安县知县。原文无题，清雍正《来安县志》卷十一《艺文》亦录此文，据补。

本州驿路抵六合一百二十里。先年，使客惮其路稍长，乐以来安为腰站。乃自六合迂九十里抵来安，又四十里而上本州。夫马供亿，烦苦不堪，民逃且半，而邑几废。夫海内县邑，凡小而当驿路者，则以他协济；小而弗当驿路者，则协济于他。来安七里耳，每年既征千金以协济滁阳、大柳二驿，则来非驿路而由者为枉道明甚，民何以支？

极至嘉靖四十三、四年间，知县考城张四术以其害，诉之当路，知州滇南叶公露新力主其议，闻之漕抚都御史马公森、巡按御史孙公丕扬，皆以知州言为是，路乃复旧，而水口遂为冲衢，年久亭馆俱废，使客经其地者多食宿民间，既湫隘不便，而吏卒又从而骚之，室家未及避，器皿未及徙，而驺从已闯户塞屋，水口之民亦颇苦之，乃乐有公馆，数诉于庭。

隆庆三年，民复以请修弥陀寺来告，余乃折北延寺废殿之材予之，以使作公馆于佛堂后，而令民之愿者出资以饰寺，且喻之以意。御史民乐趋公馆之役，幸脱往来吏卒之扰，甚于福田利益之心，而公馆成云。

（选自明天启《新修来安县志》卷九《僧寺》）

#### 重修吉祥寺记 郝孔昭

按：天启《来安县志》载：“吉祥寺在县治后，即僧会司。宋绍兴二年建。”寺内有圣牌，为祝圣寿、习庆贺仪节之所。明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重修，四年五月竣工，请郝孔昭撰此文纪其事。原文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郝孔昭，字起潜，来安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常山知县。

寺有吉祥，载之邑乘，所从来长远矣。地在县治后，稍偏西北隅。邑之龙脉实钟之。万岁圣牌巍峙其中，朝贺之仪，胥此习焉。亦地方一胜概也。顾岁积日圯，木脱瓦解，诸绘像至暴风雨霜中。圣牌往往移诸左右，颓废至极矣！省祭蒋世科、乡耆朱贵、僧人圆亮欲彻而修之，各发虔，捐数十金为邑人先，邑人之好义者，亦相继成之。时僧会司圆儒始终殚心竭力，朝夕与匠作，俱任怨任劳，甘诟蒙詈，真不愧佛氏徒也。

殿故朽敝迫隘，今易木以坚，易植以固，而后宇更拓一架以便出入，诸佛、诸

罗汉暨诸当祀者，像率金碧辉煌，岿如焕如，回视曩昔，不啻改观。殿宇既完更以其余竖钟鼓二楼，制益备矣！记工起于隆庆三年十二月，迄于四年五月，事竣，谋立石纪施舍者姓名，而以其记命郝子孔昭。

郝子曰：佛之为言，觉也，一真顿觉即佛也；佛之为言，空也，万有能空即佛也。奚以土木金碧为哉？盖上焉者，明心忘像；下焉者，玩像丧心。世不皆上智下愚，而唯众人最多。故寺宇之建，绘像之陈，无非欲其以像惕心，以心存像耳，且稠人之于神，见其衣冠剥落则褻，见其面目庄严则敬，况敬他神以畏心，恐恐乎惧其祸之及；而敬佛以爱心，知其必福无疑者。使人畏，不若使人爱，则佛之感犹深也，斯吉祥寺之所由修哉。抑又闻之惠迪者吉、作善者祥。是吾心之惠迪，乃所以为元吉，有不待吉庆之来；吾心之作善，乃所以为祯祥，有不待祥光之照。然则修轮藏于外与宝藏于内，捐财以修佛像与捐欲以修佛心者，果孰缓孰急耶？恒人隆其像或遗其心，余是以本其心而并及其像，愿诸君之修之者，更有进焉。若夫募财之僧，施财之众，例得并书于后。

（选自天启《新修来安县志》卷九《僧寺》）

#### 漱芳亭记 尹梦璧

按：天启二年（壬戌，1622年），滁州同知尹梦璧代理来安知县职，于县署后之琉璃井上建漱芳亭，并作此文纪其事。

来安邑署之阴、吉祥寺之左，有古井焉。曰“琉璃井”。日色射其中，光彩莹煜，绚若琉璃。投之瓦石，声闻数十武。邑民竞为奇迹，称十景之一云。天启壬戌，予摄行邑事，搜古名迹，惟斯最近。构亭适成，憩坐井畔，命投绠少汲，漱而尝之，既芳且冽，非尘间味也。予观邑治介沙砾间，阡陌杂沓，所掬而供茗酿者，皆污渫之余，未有芳冽如斯泉者。爰名其亭曰“漱芳”，昭其味也。夫昔以琉璃称井，徒取色之浓华耳。天下嗜色者多，知味者鲜。则嗜浓华者多，味冷淡者鲜矣！安知嗜浓则毒流等于甘露，味淡则贪水可为廉泉。今不意污渫中有此芳冽也。吾宁味其淡乎！倘后之憩斯亭者，漱其泉，面嘉之，必以予为知味者。因呼笔记之。

（选自天启《新修来安县志》卷一《封域志·山川》）

#### 蜀王赐展亲之记 朱椿

按：蜀王即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洪武四年（1371年）生。其外祖父为滁阳王郭子兴。洪武十一年封蜀王，二十三年就藩成都府。就藩前，滁阳王庙重要祭祀活动均由其主持。此文为朱椿劝谕亲族而作。

前辈尊长，必当尽心孝顺；乡党邻里，必当上下和睦。延明师以教子，依本分以营生，慎勿有违朝廷法度。如此，乃可以保其家世，而我外祖先王亦将垂佑于无穷矣。听之勿怠。付外氏郭、马二家兄弟。

（选自明嘉靖《定远县志》卷十《文·记》）

## 定远县重修儒学碑 黄金

按：弘治二年（1489年），巨鹿人朱恭出任定远县知县，重修县儒学。黄金作此文纪其事。黄金（1446—1512年），字良贵，定远人。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参议。县久无志，始辑于金。正德七年卒于家。

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学，学不可一日外乎道，道不可一日不求诸心。非是为，教不足以言治。彼宫墙之美，特学之地焉耳。地以居士而学，非士之所以学也。四代之隆，其教士也。地以居之而必使之明道正心，以端其本。及用于时，发为功业，皆自心学流出。故正大光明，世称至治卓乎，不可尚己。夫畎亩而乐尧舜，陋巷而问为邦，古君子学道固有不系于地者。乌乎！涂之人可以为禹，况夫章缝之秀朝夕俛仰乎？彝伦雍容乎？俎豆所居，视畎亩陋巷相万，顾学乃不古人可乎？圣贤之道，本诸心反而求之。万物咸备，经世赞化，悉原于此。心既定，出而见诸行事，卓犖宏伟，弼成国家盛治，如虞、夏、殷、周、汉、唐而下弗论焉，是则为善学者。不然，虽今日徒有其地，于治奚补耶？

邑宰巨鹿朱君有见乎此，学宫既兴，从而振其教，又提其要，可谓识治体矣！视他有司，急钱谷刑书于学校，漫不为意，贤不肖何如，诚不可使无闻也。

（选自明嘉靖《定远县志》卷九《文·碑》）

## 定远县增建砖城记 梁宸

按：正德三年（戊辰，1508年），杨麓出任定远县知县。修补城垣，后改土城为砖城。工竣，县教谕梁宸作此文纪其事。杨麓，字孔瞻，山东德州人。举人。梁宸，广东从化人，举人，正德六年任县儒学教谕。

定远旧无城，始于宋之嘉定，重筑于国朝洪武初。然惟圭之以土，随毁者屡。弘治间，邑侯曾大有氏循址更筑，民赖以安。正德戊辰，杨侯麓来尹是邑，阅视城寰，见有圯坏，即渐次修补。又于垣外浚池筑堤，其城则建楼裹铁，以为重险。未几，霸州大盗起，已而大兵追截，乃退。侯即慨然叹曰：“今贼所过郡邑，得仅免者，皆有砖城。吾邑土城，不足恃也。”遂捐俸为之倡，邑之士民亦相与回应，各出以助侯。惟使其自备砖石，以远科取之嫌。经度百有余日，遂为告成。

君子曰：不忍斯民之罹于害，而身任其责，仁之发也。仁，故不戒而孚。度其民之必我从，而处置得宜，智之融也。智，故不烦而理。不俟夫督责劝勉之术，而民忘其劳，诚之通也。诚，故不劳而治。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然杨侯何修，而得此于民哉？盖其莅兹土也，久而化之，感人也深，故民之从好也。盖不待夫筑城而后可知也。然兹城设，而功在百世，则侯之政泽得与斯城永且固焉，斯民其尚有赖也哉。

（选自明嘉靖《定远县志》卷十《文·记》）

## 孕龙基圣祖灵迹记 李维楨

按：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许经世出任盱眙县知县，依据民间传说灵迹乡二郎庙（今明光市赵府村）为太祖朱元璋出生地，请李维楨撰此文，于四十一年六月立碑二郎庙。记中所述虽多与史实不符，但传说本身已成为宝贵的文化财富。民国汪雨相抄拓此碑时，碑已断两截，字多缺失。《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十七载：“碑存上下两截，高不可计，广二尺四寸。三十一行，行字不可计，字径五分，正书。额佚。”《大泌山房集》录文间有讹字且无题款，文据汪雨相《嘉山县志稿》及《金石古物考》所录碑文参校增补。

高皇帝先世句容，熙祖迁今泗州孙家冈，仁祖迁今盱眙太平乡，其旁有二郎庙。高帝笃生之夕，大光属天，邻里骇瞩，至旦迹之，则庙徙百步。浴于庙西河，忽有红罗浮至，取以为褌。乡人名其地为“红罗障”，自是涧水俱香，产草状如丝缕，色如茅搜，非常所有。五色云时盖其上，故名山曰“明光”，涧与寺曰“香花”，乡曰“灵迹”，而所谓“孕龙基”者，方丈之内，土石赤色，不生他草木，盖二百余年，父老所传说，国史所记载，至详至善矣。然未有禁籞表识也。

临川许经世令盱眙之三年，省方展谒，咨讯故实，喟然叹曰：“夫古帝王之兴，有人道焉、有天道焉、有地道焉，而莫盛于高帝。中国帝王所更，都从有历数来未之易也。而胡元以被发左衽，闾于天位，临制寰寓，羯羗腥膻，举世渐染。高帝操尺捶而驱之大漠之外，乾坤载辟，日月重明，程功较德，宇宙无两，此人道之极盛也。

自古无以匹夫有天下者，惟汉高帝与高帝。秦灭绝帝王之礼法，华而夷也；元浊乱帝王之区宇，夷而夷也。尔时臣工胥而为夷。天特于田野中简一人，以翦灭之、被饬之，不阶尺土而成帝业，而高帝为尤难。自古无以江左取天下者，自古无身兼创守三十年者，无立纲陈纪、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数百年无事者。岂惟汉高马上之治，不同日语，即所谓古之驱神，出长淮，驾六蜚羊者。民无得而称焉。此天道之极盛也。

两戒四渎各有畔岸，近代河以北诸水，自嵩高、桐柏、熊耳诸山来者，山以东诸水，自岱宗、蒙羽诸山来者，胥会为一大河，南徙合、汴、泗而与淮会清口，大江在清口下潜，与河、淮会，而海承之。山泽通气，委输融结，所经几千万祀，而后有此土，以生高帝，此地道之极盛也。

夫太昊华胥渚、少昊稚华野、神农列山、黄帝寿丘、颛顼若水、尧丹陵、舜诸冯、禹石纽，灼灼人耳目，迄乎于兹，车必下、过必趋，低徊久之，不能去。诚重其人也。徼天之幸，生盛世、立盛朝，而可漫视之屑越之乎？汉高帝家丰中阳里，尝言吾所生长极不忘，万岁后魂魄思此，为粉榆社，为新丰邑，移诸故人实之。衢巷栋宇，物色惟旧，虽鸡犬竞识其家。考汉旧仪，尝立沛庙，祠丰故宅。向后唐之庆善宫、宋之启圣院，事益宏大、制益壮丽矣！

高帝以天下为家，不使土木胜人，诚非唐宋诸君可及。乃其故乡之思，诂在汉

高下。为臣子者绎思，将顺自其职分。于是垒石垣以界之，树桓楹以门之，栝棘支僚以□之，若紫微之钩陈也，若文昌之戴匡也，若魏阙之悬象也，若蒿宫之端、若茅茨土阶之俭也，若化人清都楼观，若有若无也。溥天率土，臣民仰而瞻之，拜而敬之，上下神祇呵护，左右前后，若里社鸣，而圣人出、圣人作而万物睹也。若大电绕枢、瑶光贯月、赤帝在翼、苍精临房、青鸟玉鸡，诸符命环集也。

高帝神明于昭于天，时迈其邦，陟降庭止。仁祖、仁后聿来胥宇，震夙生育之状，可对越焉。二陵梧楸松楸，留京龙盘虎踞，王气轮囷可揽结焉。畿辅之郡，汤沐之邑，烟火桑麻，蕃殖聚处，讴咏太平，以供日祭月祀，时享岁贡，世无替者，可鉴观焉。高帝必为之踌躇满志，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焜蒿，凄怆垂恩，储祉无疆，惟休矣。

工成，而经世请名台使者臣王九叙，九叙曰：即称圣祖灵迹焉，用饰为更，以质臣维楨，于义然否？维楨曰：然！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故国旧都，生于斯、长于斯，人离去其乡，未有不怀归者。其为神也，亦如是。礼反其所自始，乐乐其所自生，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高帝所生所始，扫除循徼，则有司存，然而不敢为原庙、为秩祭者，明祖德也、遵国典也。无体之礼，无声之乐，其庶几乎？

维楨读《诗》，周公制礼作乐，先公自土漆沮，陶复陶穴，未有室家之荒陋；来朝走马，爰及姜女之蹙启；履武敏歆，先生如达之秽馐。隘巷寒冰，牛羊腓字，飞鸟覆翼之怪异，不嫌猥琐播之声。《诗》以调五音六律，以奏宗庙朝廷，以书金石竹帛，以传天下后世，何其情直，质意深长，事核具文绸缪也。高帝参两仪，只千古，远过成周，荃宰萝图，万世如初，倍于周之卜年卜历，是神皋隩壤，荷天衢而提地厘者，遏抑不宣，下臣何所辞罪？因为述其大致如右，以俟夫能礼乐之君，铺鸿藻，申景铄，比于周《大雅》之诗焉。

赐进士出生 通奉大夫 陕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僉事 予告前两任浙江山西按察使 七任江西河南四川山西陕西左右参政 五奉敕提督陕西学政 整饬江北河西洮岷兵备 督理山西粮储 翰林院修撰 国史官京山臣李维楨撰

万历四十一年岁次癸丑六月吉

直隶凤阳府泗州盱眙县臣临川许经世立石 儒学训导臣广陵李之盛书丹

（选自李维楨《大泌山房集》卷五十四，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 香灵寺重修碑记 朱之蕃

按：汪雨相《嘉山县志稿》载：“香灵寺在红庙西南堡小山上。”《金石古物考》载：碑“在嘉山县明光河西车家巷西山。二十四行，行四十八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信众重修香灵寺成，纠首者贺有楨请朱之蕃作此文纪其事。朱之蕃（1558—1624年），字符介，号兰岵，祖籍山东茌平，南京锦衣卫籍。万历二十三年状元，官至吏部侍郎，卒赠礼部尚书。朱氏卒于天启四年（甲子）十月初七，可知此碑系其卒后所立。曹廷辅，山东安丘人，天启二年出任盱眙县知县。



拓。堂之后旧为污池，畚土实之而隆其址，鼎建明伦堂三间，崇三十尺有奇，深如其崇之数，广加于深十尺。其前两斋东西对峙，学舍二十四间与斋相属。堂之后为退省堂，又其后为饌堂，皆五间。而廩庖庖为间者又以十数，亦以次序列。盖自礼殿之旁两门而入，以升讲业之堂。堂之旁两门而入，以至会食之所。深檐广庑，联贯洞达。作泮池于棂星门外，以石甃之，而梁其上，加以栏楯，辟地抵于南城，东西二十余丈。起道环池，疏河濬学。阜土城南者三，曰“文笔峰”；筑堤学后，以止泄水，曰“进士冈”；而又凿池东，偏列植以桂，曰“月桂池”。经始于辛丑二月，讫工于腊月之望。凡学之所故有，无不溢于旧观，而昔所无者，乃今有之。

噫！郑君之所为斯学虑者亦周至矣！夫自古以还，上失其道，而民不知学。当是时，天下非无学校也，卒之纲常不明，礼法不修，以至于士气民风委顿陵夷而不可救药。然则学校固以教民为事，而其所恃以为教者，则不专在是也。及至世代之兴，建国君民则学之作，又常不可以少缓。盖率之以躬行之本，而居之不可无其所；教之以修治之道，而养之不可无其地。此家塾、党庠、州序、国学之制，已创于三代盛时，而京国、郡县之学所以迭兴于后世也。洪惟我朝祖宗列圣，崇儒右文于上，公卿有司兴学育才于下，既非近代君臣之比，而天长之在畿内，北邻帝乡，南切帝都，密迩清化，涵濡道教，又非偏州下邑之可拟，是宜学校之修，闳深伟丽，为今昔冠也。虽然，天长之士之游于斯者，盖亦知所自励，益笃于学，弥淬于行，遵履道德，讲修典谟，以期发身儒科，接迹仕途，建勋业于时，流声光于后。使人称畿甸之良，明时之产与寻常万万不侔，斯为无负我皇上教育之恩，至于郑君之作兴、李君之造就，与夫陈公之慨念昔游而思，引其先公之教者，抑无愧矣！故为之记，以复俾镌之石，以告其后之人。

（选自嘉靖《皇明天长志》卷五《人事志·记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 包孝肃公祠堂记节略 陈禹谟 代县尹张寅作

按：北宋时，包拯曾出任天长知县。后代将乡贤名宦奉祀于文庙先师殿东庑，并无专祀。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年），知县张寅将东门外废寺改建包孝肃公祠，并命陈禹谟作此文纪其事。陈禹谟，天长人，嘉靖十二年岁贡，仕陕西按察司知事。

国家御统敷极，稽典创制，凡府、州、县乡贤名宦、德业显异者，岁时秩祀，所以褒扬先哲，垂范后世焉。尔包孝肃公，天长名宦也。公讳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中天圣进士第，授大理评事，辞官归养。亲终，就仕，任天长令。折狱神异，于今传颂不衰。继而迁侍御，官待制，历转运，尹开封，擢枢副。其德性刚严，言论峻直，风采端凝，政体敦厚，所以裨宸冕之阙，恤黎庶之害，杜关节之私，摧豪权之气，禁吏民之欺，谨色笑之节者。纪载史册，难以殚述。一时朝野肃然敬畏，虽荒裔僻壤，亦知瞻慕其德。公之孝行称于乡间，直节振于朝廷，大名揭于寰海，伟望施于蛮貊，固已摩宇宙而埒乾坤矣。迄今百世之下，闻公之名者，虽庸琐愚暗、稚髦眊隶之流，尚知敬畏，况寅叨宰是邑？先是祀公与朱孝子于先师殿东庑之次，未专祀也。寅乃营东门外废佛寺为公祠，金论曰宜。遂遴辰僦役，工善

吏勤，亟时展力，踰月落成。堂三间，妥公神主；添西室，以便斋祀；立仪门，区别三户，使出入有道。

嘉靖戊戌季秋望日。

（选自嘉靖《皇明天长志》卷五《人事志·记载》）

宋孝子朱公祠堂碑 王 心

按：宋孝子朱寿昌有故宅基及墓在故里秦栏。宅基后改为胜因寺。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年），寺院倾圮，王心请于知县时锦，改旧寺为朱公祠，并建同人书院。二十七年（戊申，1548年）王心作此文立碑朱公祠内。王心，字惟一，号两山，天长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授兵部主事，以事降郴州同知。

宋孝子朱公寿昌，字康叔，父巽，母刘氏。以父荫守匠作监主簿，权岳州，知广德，君终司农少卿。父守雍州时，公方七岁，其母被出，嫁民间。父歿，弃官求母，于同州得焉。母子相失五十余年，遂迎母归养，买田宅居同母弟妹。雍守钱明逸上其事于朝，天子下诏褒嘉其孝，一时士夫歌颂之，天下传之。《宋史》采入《孝义传》，文公编入《小学》，以为百世师法。而天长同人乡秦兰里乃公之故居也，相传胜因寺即公之宅基，寺之西南公之墓在焉。

弘治间，县侯周君道掌教，吾君翁始立石表其墓，嘉靖癸巳，寺将圮，高邮卫欲请寺材修公署，心方与诸士修业其中，请改祠堂以专祀。县尹时公锦即达于巡按上蔡张公，如所请，乃命义民宋棠掌其事，作祠堂三间，大门一间，列以砖墙。心与诸士又作同人书院三间于祠堂之左，以宗依于公，修緝僧房十五间，以居来学者。寺有田若干亩，令旧僧佃种，以供修緝祠堂书院之费。祠堂书院既成，而心奔走南北，碑石未立。越十六年为戊申，心以公事便道归省，乃请于水南邵公，得石，载其建立之难以示于后，而复申论之曰：

事有本于天理人情之必不容己，不幸适遭其变而能必遂其心焉者古今无几。母子之恩，天理人情之必不容己者也，母子相离，事之变也，离而得合，事之难必者也。夫温峤，名士也，以功名故，为刘琨使江左，母死而不克返葬，君子非之。郑庄公、宋襄公，诸侯也，庄公之母爱叔段，叔段叛，庄公置母于颍；襄公之母出归于许。庄公以颍封人之谏，隧焉而见母，《春秋》所不取。襄公母子相思而不克一见，诗人所哀也。唐德宗，天子也，兵乱失其母，终身求之不得，身享天下之养，而不知母之所在，其心岂能一日安耶？朱公寿昌七岁失其母，五十而母子相见，迎养数年，买田宅，居同母弟妹，以尽其思母之余情，是古今之不能必遂者，而朱公克遂其初心矣。郡守上其事，天子嘉其孝，一时士大夫传其美，大儒著之，以为后世法。盖天理人情之同然者。或曰子鱼丧出母，期犹哭，仲尼曰：“嘻！其甚也。”子思哭出母于庙门，门人以为过。襄公之母思其子而不敢往，襄公思母而不敢迎，是之谓礼。康叔母被出而迎养于家，如其父何？曰襄公，诸侯也，承宗庙社稷之重，不得往迎。康叔，士人也，迎养其母不失为孝，然未必附于宗庙，自无妨于仲尼之义也。或又曰：七岁失母，五十而弃官求之，奚其晚？曰：康叔承父荫，父

在，义不得弃父依母，父没而迎母，非死父也，终父之养而展怀母之思也。或曰：刺血写佛经，然顶背如圣教何？曰：唐宋名臣皆宗佛学，康叔未尝讲孔孟之学，思母之切，从其法，以矢其心，君子观过知仁矣。

（选自嘉靖《皇明天长志》卷五《人事志·记载》）

#### 重修敕赠镇远将军都督佥事沃公祠记 孙以仁

按：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年）五月，世袭登州卫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守备仪真沃田因抗击倭寇战死天长。经胡宗宪上报朝廷，追赠镇远将军。次年，天长知县黄泰然于东门外龙行集建祠祭之。隆庆元年（1567年），御史孙以仁以规制未备，命知县杨子龙重修，并作此文纪其事。孙以仁，登州卫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开封府推官。作此文时任淮扬巡盐御史。

将军沃公，讳田，家世山东登州卫指挥同知。公自幼赋性英敏，体貌魁梧，夙谙韬略，登嘉靖己丑武进士第，以浙江署都指挥佥事，守备仪真。

嘉靖丁巳夏五月十日，倭寇犯广陵，焚劫甚惨，乘势欲寇天长。公奉檄提青州兵，为是邦防御计，乃营兵于崇家岗上待之。去县治东六里许，寇闻有公截西路，疑迟不敢进。十有五日，闻广陵追兵四集，遂由芦龙直趋天长，公迎击破之，诸寇气甚沮挠，潜伏莽野。日暮，天雾气爽，公方戒严，与各部将筹以生擒诸寇。待旦，黑雾障天，咫尺人不相辨，加以东风大作，寇乃并力突入，人马溃乱，首尾不应。公独跃然前敌，手刃十数寇，忽马陷泽中，遂遇害焉。

呜呼！寇非公之截杀，必径入天长，天长素无城池，民素无备，不其岌岌哉！翌日，寇旋遁去，而残毒不敢肆。诸士女命获保全，皆公之敢战，惧之也。夫公不惜一人之身，一邑之民命皆赖以生，其功诚不细矣！时总制默林胡公以公状上闻，敕赠镇远将军，都督佥事、世袭指挥使。岁戊子（编者注：应为“戊午”），知县黄泰然奉侍御张公命，为公建祠于东门外龙行集中，春秋祀之，而民为公痛心戴德者，岁时复有私祠。张公谕公之祠曰：“天长孤悬一隅，实为凤泗之咽喉。五月望日，贼犯芦龙，将军奋勇，先挫其锋。咸曰：妖氛之渐息。将军之雄，逗留之，兴起将军之风，庶其表扬哉！”当时同死者其事者，有指挥岳君宠、百户刘君葵，例得同祀。

隆庆改元，予按兹土，过祠而惜其规制未备也，爰命知县杨子龙增树门帘，恢其卑隘，新其貌象，而气象规模视昔为光且大矣！夫先王之制祀礼，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以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公之死，岂惟御灾捍患而已哉！耿耿忠义，垂之千古而不磨；庙貌血食，当历千古而弗谖也。司风纪者，不当揄扬以表忠魂，以劝臣子之精诚报国者哉！敬书此，以纪其岁月云。

（选自清康熙《天长县志》卷四《艺文》，合肥古旧书店据民国传抄本影印，1960年）

## 新建月城记 戚杰

按：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年），知县黄泰然为防倭寇改天长土城为石城，但月城未筑。四十五年（丙寅，1566年），杨子龙出知天长，命新建月城。竣工后，请回乡省亲的戚杰作此文纪其事。戚杰，字翰川，泗州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新蔡县知县，升吏部主事，迁吏部考功郎，卒于官。

昔者文王迁丰，筑城伊浹。孟子告滕文公亦曰：“筑斯城也，与民守之”。甚矣！天下郡县制不可无城也。城门之外有月城，则又防杜捍卫，以重斯城之固，视之城为尤要者。

天长本土城。戊午岁，倭夷入寇，城遂弗守。邑侯黄君泰然请于当道，始易土以石，而天长因有城矣。至于月城之建，其人户虽足，基址犹存，而砖灰木石之具，接以守令，更代不一。狡狴者因得以肆其欺，迄今九载竟未举。丙寅岁，适今杨侯子龙以符命莅斯土，首亲学校，暨即留意城郭，阅视之，乃喟然叹曰：“一城之守，系于月城，月城不建，是有城而无城也。此其责伊谁职哉？”由是亲民平政之暇，他务未遑，乃集其原限月城之役者，谕之以不容己之情，申之以所当为之义，筮日蹴工，择人董役。量其财而不为之费，节其力而不使之劳，舒其事而不欲其迫。间有告匮而力或不及者，则又为之区画捐俸费以助给之，民益感德思奋。

始其事于八月二十有六日，未越月而聿观厥成。楼阁巍奂，雉堞森严。盖民互相竞劝，其诸灵台之筑，不终日之意乎？且月城之东，名其门曰“启文”，以近学宫之左，文运当自此而兴也；月城之西，名其门曰“崇本”，以夙、盱祖宗重地，根本之所自来也。一城之建，而其所以感召人心者若此，所以不忘所自者若此，所以属望后学者又若此。内而渊邃之学，外而宏济之才，具见之矣！岂直为武事之备而已哉！噫！成是巨美侯之德，是诚不可尚已，而左右赞襄、朝夕谋画以协其力者，则有南衙刘子可仕，承委任而不怠其职、勤奔走而克效其能；教谕属工以为章程之课，则巡司席子永昌，其劳有不可泯；耆民王家木、张汉、宣诏辈，均有事于城之役，盖知义而佩德者也。

予观政，奉命归省。走帛谒予于泗，征言勒石以志诸远。予密处于邻邑，知侯之善政稔矣，故因其请而备书之以为记。嘉靖四十五年冬闰十月上澣之吉。

（选自清同治《天长县志纂辑志稿》卷九《艺文志》，清同治八年稿本）

## 天长县重建普济桥记 李自蕃

按：天长县城有四门，西门名普济，门外有普济桥，为南北交通必经之地。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年），李常鲜出任天长知县，重修四门桥，未及完工即卸任；继任知县李自蕃续建普济桥，于三十九年（辛亥）八月完工，李氏作此文纪修桥事。李自蕃，号思龙，四川达州人，由举人任，四十四年丁内艰去职。

邑四门有桥，门之西者名普济，志其旧也。沿城之河，周遭仅三里，所称衣带不

啻焉。惟是河狭而受水少则河危，水发而争河急则河亦危。且河受西来诸山之水，而西为其冲决之先；桥又受南北往来之路，而西为其辐辏之便，桥之蔽也所从来矣。

予尝游金陵，渡江而过广陵，又一观金、焦；下南徐至金昌而望武林，淮南、江左、东吴、西越，棋置绣错，相簇而争奇也。今年随牒得补此邑，其小如丸，与拙相宜。然实赘旄于此，前所称相簇而争奇者，今将相压而争临也，而予与长俱困已是桥也。故邑有而实不为邑用，何也？去百里为泗，祖陵在焉，而以御史护之；去二百里为中都，皇陵在焉，而以内监护之；再去二千余里为燕，神京在焉，天子南向治之，期间冠盖之所，朝谒轮蹄之所，奔趋镪弊之所，灌输军戎之所，兴发货贝之所，转徙罗罽之所，交易鱼盐之所，经营皆倚借邑一线之道。桥实不为邑用，而桥蔽邑亦蔽也。

前予为邑者亦李侯，岭南人也。志在起蔽而遍葺四桥，惟西最亟而费，次第始举其事，侯不待，行矣。予适来此，督者举以告，苦于卒功，予念侯之志而乐成其美，稍稍料理，始告成云。桥为洞二趾，面元甃以甃，今尽撤之，而砻以石。长四十七尺，广十五尺，翼以扶阑，视旧壮且丽矣。始于万历庚戌冬十月，以辛亥秋八月讫功。用木、用锻、用灰、用石、用工，费金钱二百三十千，取诸邑之施者。第因邑蔽，而物力颇难，凡佐其不给，勉其尚义，则予不佞与前侯暨仕于邑者，并任事诸君也。古有以桥梁不治，知其国之衰。予姑记之，使后之考镜葺桥者叹长之难为邑也。

（选自清康熙《天长县志》卷四《艺文》）

清 代

#### 乙亥北行日记 戴名世

按：戴名世（1653-1713年），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安徽桐城人。因家居桐城南山，世称“南山先生”。清初文学家，“桐城派”奠基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因文字狱《南山集》案被害。此文记述作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年）自江宁出发，前往京师之沿途见闻，关涉滁州、凤阳之见闻颇多。

六月初九日，自江宁渡江。先是浦口刘大山过余，要与同入燕，余以费用不给，未能行。至是徐位三与其弟文虎来送，少顷，郭汉瞻、吴佑咸两人亦至。至江宁闸登舟，距家数十步耳。舟中揖别诸友，而徐氏兄弟复送至武定桥，乃登岸，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是日风顺，不及午，已抵浦口，宿大山家。大山有他事相阻，不能即同行，而江宁郑滂若适在大山家。滂若自言有黄白之术，告我曰：“吾子冒暑远游，欲卖文以养亲，举世悠悠，讵有能知子者？使吾术若成，吾子何忧贫乎？”余笑而颔之。

明日，宿旦子冈，甫行数里，见四野禾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于田间，盖江北之俗，妇女亦耕田力作，以视西北男子游惰不事生产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骑步行，过一农家，其丈夫方担粪灌园，而妇人汲井且浣衣；间有豆棚瓜架，又有树数

株郁郁然，儿女啼笑，鸡鸣犬吠，余顾而慕之。以为此家之中，有万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远甚也。

明日抵滁州境，过朱龙桥，即卢尚书、祖将军破李自成处，慨然有驰驱当世之志。过关山，遇宿松朱字绿、怀宁咎元彦从陕西来。别三年矣！相见则欢甚，徒行携手，至道旁人家纵谈，村民皆来环听，良久别去。（编者注：应是先过关山清流关，再至朱龙桥。戴氏所述有误。）过磨盘山，山势峻峭，重迭盘曲，故名，为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山铺，定远境也。明日宿黄泥冈，凤阳境也。途中遇太平蔡极生自北来。薄暮，余告圉人：“数日皆苦热，行路者皆以夜，当及月明行也。”乃于三更启行。行四五里，见西北云起，少顷，布满空中，雷电大作，大雨如注，仓卒披雨具，然衣已沾湿。行至总铺，雨愈甚，遍叩逆旅主人门，皆不应。圉人于昏黑中寻得一草棚，相与暂避其下。雨止，则天已明矣。道路皆水弥漫，不辨阡陌。私叹水利不修，天下无由治也。苟得良有司，亦足治其一邑。惜无有以此为念者。仰观云气甚佳，或如人，或如狮象，如山，如怪石，如树，倏忽万状。余尝谓看云宜夕阳，宜雨后，不知日出时看云亦佳也。是日仅行四十里，抵临淮，使人入城访朱鉴薛，值其他出。薄暮，独步城外。是时隍中荷花盛开，凉风微动，香气袭人，徘徊久之，乃抵旅舍主人宿。

明日渡淮。先是临淮有浮桥，往来者皆便之，及浮桥坏不修，操舟者颇因以为奸利。余既渡，欲登岸，有一人负之以登，其人陷淖中，余几堕，岸上数人来，共挽之，乃免。是日行九十里，宿连城镇，灵璧县境也。

明日为月望，行七十里而宿荒庄，宿州境也。屋舍湫隘，墙壁崩颓，门户皆不具。圉人与逆旅主人有故，因欲宿此。余不可，主人曰：“此不过一宿耳，何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颇作雨而竟不雨。三更起，主人苛索钱不已。月明中行数十里，余患腹胀不能食，宿褚庄馆。

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岸。夜中过闵子乡，盖有闵子祠焉，明孝慈皇后之故乡也。徐宿间群山盘亘，风气完密，而徐州滨河，山川尤极雄壮，为东南藩蔽，后必有异人出焉。望戏马台，似有倾圯。昔苏子瞻知徐州，云：“戏马台可屯千人，与州为犄角。”然守徐当先守河也。是日热甚，既抵逆旅，饮水数升，顷之，雷声殷殷起，风雨骤至，凉生，渴乃止。是夜腹胀愈甚，不能成寐，汗流不止。

明日宿利国驿。忆余于己巳六月，与无锡刘言洁，自济南入燕，言洁体肥畏热，而羨余之能耐劳苦寒暑。距今仅六年，而余行役颇觉委顿。蹉跎荏苒，精力向衰，安能复驰驱当世！抚髀扼腕，不禁喟焉而三叹也！

明日宿滕县境曰沙河店。又明日，宿邹县境曰东滩店。是日过孟子庙，入而瞻拜；欲登峯山，因热甚且渴，不能登也。明日宿汶上。往余过汶上，有吊古诗，失其稿，犹记两句云：“可怜鲁道游齐子，岂有孔门屈季孙”，余不复能记忆也。

明日宿东阿之旧县。是日大雨，逆旅闻隔墙群饮拇战，未几喧且斗。余出观之，见两人皆大醉，相殴于淖中，泥涂满面不可识。两家之妻，各出为其夫，互相詈，至晚乃散。乃知先王罪群饮，诚非无故。明日宿茌平，又明日过高唐，宿腰站。自茌平以北，道路皆水弥漫，每日辄迂回行也。闻燕赵间水更甚，北行者皆患之。

二十六日，宿埠城，夜梦裴媪。媪于余有恩而未之报，今岁二月病卒于家；而余在江宁不及视其含敛，中心时以为愧恨！盖自二月距今，入梦者屡矣。二十七日，宿商家林。二十八日，宿任丘。二十九日，宿白沟。白沟者，昔宋与辽分界处也。七月初一日，宿良乡。是日过涿州，访方灵皋于舍馆，适灵皋往京师。在金陵时，日与灵皋相过从，今别四月矣，拟为信宿之谈而竟不果。及余在京师，而灵皋又已反涿，途中水阻，各纾道中行，故相左。

盖自任邱以北，水泛滥，桥梁往往皆断，往来者乘舟，或数十里乃有陆。陆行或数里，或数十里，又乘舟。昔天启中，吾县左忠毅公为屯田御史，兴北方水利，仿佛江南。忠毅去而水利又废不修，良可叹也！

初二日，至京师。芦沟桥及彰义门，俱有守者，执途人横索金钱，稍不称意，虽幞被俱欲取其税，盖榷关使者之所为也。途人恐濡滞，甘出金钱以给之，惟徒行者得免。盖辇毂之下而为御人之事，或以为此小事，不足介意，而不知天下之故，皆起于不足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幞被书籍，为逻者所开视，尽湿，泥涂被体。抵宗伯张公邸第。盖余之入京师，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于灯下执笔，书其大略如此。

（选自《南山集》卷十三《纪行》，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 重修孟公坝记 金拱敬

按：清初，滁城下水关外孟公坝基址倾圮，小沙河水直泻而下，城防安全、学宫风水颇受影响。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金拱敬请于知州杨凤岐，捐资重修。至十四年（丁酉，1657年）冬，在知州宁鸣玉支持下最终完工。金拱敬作此文纪其事。金拱敬，号止庵，滁州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清顺治三年（1646年），授兵部武库司主事。官至太仆寺少卿，管吏部文选司郎中事。顺治十八年卒。

天下有有用之用，人知重之，则思治之。有见为无裨于用，而切实于用，而不可不重治者。此无用之用，非虑深识远者，未之知也。

州制有上下水关，缘郡西诸峰之水，率从赤湖，经乌土，由西涧达州，径城中。扼险捍御，二关之力为最。下关之外有坝，似无关轻重，然而澎流奔泻，屹然砥柱，使关门有险可恃，而草泽窃发之奸，不敢窥絜，惟斯坝之功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况兹有险可因，且烟波浩淼，黉宫之前汪汪焉，敛翠摇空，澄澜濯月，识者知为文运之郁蒸也。何者？水面文章，光涵万有，而风水相遭，涟漪荡漾，此又天下自然之文也。处乎无用之地，而为用者以固吾圉，以助吾文澜，而壮邦国之色。无事则为朝廷毓思皇之彦，有警则为社稷增保障之威。文武之道，其在此矣。嗟乎！其孰知此无用之为用者乎？坝之作，不详其始，或曰郡人孟两峰先生造，或曰有城以来即有此坝，惟先生修之，今呼为“孟公坝”云。噫！作者之意深远哉！

岁久，水石交侵，石不水敌，亦柔制刚之理乎？及基址倾圮，水乃恣其奔泻，而关门之险因不可恃，泮宫之前一枯坎尔，可径而渡也。即形家者流，亦谓滁不直

泻，风气不固，故居是土者多约僿、少允裕云。是以吾滁土赋《北门》，人歌星罍，夙称瘠贫，阴阳之说或亦不诬欤？余因偕乡先达长者谋之郡守杨公，以余所请问租修学充费。杨公欣然从之，且蠲俸以倡。余又募蠲若干佐之。始事于乙未冬，遇春水泛滥而止，阅丙申、丁酉冬。新守宁公留心地方，百废具举，知斯坝于城守、学宫有裨，且膏泽我百姓，即蠲俸以勸厥成，仲冬竣工焉。坚固完好，增高五尺有余。余惧来者莫知斯坝之所系，故敢勒石，以垂永远。时督率工役，朝夕冈懈者，郡判王君也。拮据筹划，而董厥成者，则为守备张君逊。出入司计，纤毫不苟者，则为文学赵君国柱。其有功兹事，如广文郝君一枢、叶君正谊，司捕唐君万章及蠲助姓氏，应记于左。

（选自光绪《滁州志》卷三《营建志·城池》）

### 重建大观楼记 余国樞

按：大观楼即谯楼，滁州知州赵大纲始创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清康熙九年（1670年）毁于地震。十二年，知州余国樞重建，并作此文纪其事。余国樞字云樵，湖广大冶人，拔贡。治滁有政绩，升安庆府同知。

治滁之三载，惴惴焉不敢改作。虽缮城堞干櫓，唯补葺圯缺，遑朴斫丹雘乎？盖尝思之，簿书之浊人也，狃于成见，袭为己功，好与物争，而贸贸无所拓其闻见。是以古之贤人君子，入其境，知其政之广狭。凡优游与民更始，诚欲豁其蒙昧，共登高大阜成也。

老子曰：“慈故能勇，俭故能广”，治大国如烹小鲜。”或疑慈恶能理，治大国恶小视之？夫古今顽犷之习，未有不始于我与人相求之深。我与人相求，患在不明理察物，养气从容，以克底昭，旷而究成其俗与陋。汉唐已来，贤牧守化民者，岂独弦歌学校乎？一登眺，一凭览，望古遥集，升高作赋，未始不磨鄙吝、荡器凌轹。窃自愧承乏兹州，无所兴利除害、革故鼎新，而山川之美，形胜之设，昔人已言之矣。

即如此楼，名为大观，建于前守赵公，迄今百年，鞠为茂草，址将灭焉，此非成见己功也。谯者，古名，废而不修，于皋门何！今上御极十有二年，滁考绩，楼始告成。峙者益高，流者益深。内城外池，沟洫涂陌，皎如画图。其视琅琊、龙潭、醉翁、丰乐，晴雨烟云，不提纲挈领乎？僚属以予赆造，欲易厥名。予曰：“仍之。昔人大观之旨，良有以也。”尝思予司牧于此，迭值旱荒有蜚，皆不为灾，日与吾民拊循，盘根错节，幸无罪罃。虽内省不疚，而明理察物、养气从容，怵乎未能滋于大观有愧。又思昔之守土者，实繁有人，而韦、李、欧、王诸公，赫赫炳著，以其学道咏歌，有超乎流俗之概，然后耳目清明，不稠浊于簿书、刀笔、筐篋。与之登斯楼也，酹酒临风，殆转九万里以上而俯莽苍者，何啻蜗角培塿哉！樞不敏，将孳孳矻矻，求免于俗与陋，以毋负山高水清与前贤之诏我者而已。若夫方州重镇，见于篇什，不必溢美。惟铜史漏刻，金矢朝昏，取所谓大观者绎之，书其年月时日，以自警焉。于是乎记。

（选自康熙《滁州志》卷二十九《艺文上》）

## 重修醉翁亭记 赵 仑

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江南学政赵仑于滁州检视学子，见醉翁亭倾圮，捐俸首倡重修。次年甲子春，赵仑作此文纪其事。赵仑，山东莱阳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授琼崖知县。

自濡须、钟离以东，袤延数百里，皆平原汗漫，无峰峦溪壑之胜、林泉竹树之美。独滁环山抱河，风土韶丽。其西南琅琊深郁，冈陵蟠结，菱溪、石濂相与逶迤绵衍，而宋守庐陵欧阳葺亭醉翁，以挹其秀，凡以乐兹州之俗美，而公余得以觴咏宾客也。宋去今五百年，领州事者代有循吏，惟醉翁之名不朽。顾读碑吊古，寻其洒洒作记地，而白杨萦带，兹亭亦既荡为冷风游尘，不可名识。将使昔人芳躅沦于荒烟蔓草，非所以发扬明德、追摹轨度也。

余去夏较士驻节，撤榜后戒馭往游，伤其木石倾圮，捐俸为治。州守暨邻属司牧广文共相鼓劝，鳩工庇材，仍其規制而整贍，视旧加倍。役讫，又以录科乐观厥成，余益叹欧阳有整贍暇豫之才，而亭之兴废亦各需时为度，不能强也。

夫天子理不下堂，郡国州县，令各一人，问民疾苦。此一人者，德与职称，其才又足以举，时和政简，无盗贼之惊，有琴鹤之玩。夫乃抽其余闲，经行山川，凡诸遗胜以次修举，盖其精神恢阔，不苦于吏，而游其土者鼓唱，和酬答之韵。此亭之所以兴也。谫庸之子，短于才力，破衣败絮，荆棘皆为仇敌，钱谷鼎俎之，刑律炉炭之，簿书刀锯之，早作夜思，日无宁晷，欲与宾寮从容啸咏于此亭也，百不得一焉。故夫溪山为赘，风日多厉，而兹土胜概湮没，不复忆其瓦砾，此亭之所以废也。夫亭之兴废与时加变，而观风问俗即于所以兴、所以废者，次第吏治之殿最，官箴之长短，则先忧后乐之故。醉翁寄意于酒者，盖有微论，而后人乃或以颓垣败木，引为行路之伤，斯诚欧阳之罪人矣！余行役大江，衡材不能起衰，去翁甚远。窃亦尝作宰琼崖，习知修举废坠，守邦所职。兹以亭隶南谯，使者又不得越分自专，为领州牧所让，故为书石，告后俾守州者，永保此亭，则庶乎乐醉翁之乐，而循吏可为也。夫岂徒以溪壑竹树胜濡须、钟离已哉！

时康熙甲子春王正月上浣。

（选自康熙《滁州续志》卷二《艺文》，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 乌衣浮桥街道文楼碑文 罗 畅

按：乌衣镇位于滁城东南约15公里。此文作于清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年），是较早记述乌衣镇历史的文献之一。涉及乌衣地名由来、风水，建塔、造金容宫、修浮桥及道路等多方面的内容。作者罗畅世居乌衣，余不详。

乌衣之名，不知昉于何代。余总角时，闻先伯祖献可公、先祖正之公云：四五龄往来烟墩，见木坊朽蚀，上隐隐有“古乌衣巷”四字，殆万历初叶也。予稍长，稔庄肃胡公《郡志》：“琅琊溪流会菱溪诸沛水，出乌衣镇”，殆又嘉靖初叶也。复阅

古志载：范青山并明初孙常葬乌衣河北，则宋德佑末年也。如是，知乌衣之名旧矣。

姑弗深考，窃又闻诸注〔往〕哲：乌衣来龙，发自椒陵，从庚酉辛盘结至此，驾水成势。西方落脉土星之下，宜起高阁，是为兑金，取土生金也。左右居宅，位属坤艮，二土皆生金。则西楼为一方旺气所钟，无疑矣。周侍郎宜斋继覃心《河图》，言多奇验，谓镇以西宜楼，镇以东水势反去，亦宜楼，较西稍耸。河干辟金容宫，立浮梁下，至石板滩起塔数级，悉用以塞水也。当时先达颇然侍郎言，西楼遂鼎建于万历戊子，嗣张思润先生又修整于壬子，金容宫亦成于己酉岁，杨职方于庭曾为文以纪之。是时里多素封，俗称庞厚，云蒸霞会，蔚为国华。冯先生师京之序海阳孙公者，珉刻如新也。塔材且备，而力弛，而事寝，东之楼，河之梁，无复有议及者。但西楼两遭兵燹，风景萧条。先伯祖自楚任归，偕先君子锐意重建，遂成于康熙丁未。旋及东楼，修而见挠，致大功垂成而败，至今有余恨也。

乙亥之夏六月，河干有溺死者，隐君朱朴仙名灿，运昌公裔孙也，目击心伤，大呼俦类，倡造浮桥，利涉南北。不移时，金钱四集，鸠工庀材，费以千计，其成也忽焉。里中好义者，蔑不奋臂争先，举百余年委靡退缩之习，一旦振起，盖秉彝之良，人人具也。顷得曹司农与朴仙称世讲，出多金以济，又以一函遍致当事，使分诸缙绅先生之俸为葺桥计。行见朱栏画槛，掩映中流，若苍龙之戏，若彩虹之垂，诚淮南一大观也。

年来岁不灾侵，人无夭札，列胶庠者日益盛，集闾闾者日益饶，駸駸乎直逼神庙时景象，上而永阳风物月异而岁不同。盖二十四水之奔流而下注者，俱赖以塞，又不独衣镇之有收束也，所关岂浅鲜哉！至街道崩陷垂数十年，予与家孟、蕴华暨羲祥、昭德、世楨、大猷诸君聚而谋曰：“乘机而图，其无懈。”庚辰春治工，殆及秋而竣。履夷践砥，罔不称快。是时，董其成者为蒋公晋卿，捐多资者王子昭德，胡可没欤！但桥之立，距今甫八年，坚木坏，铁絙断，舟衣褻，石毁泐，加以夏秋水涨，震撼漱齿，恐一二年依然无桥矣。矧街道要以冲，车牛辐辏，奔驰践踏，其何能永？诸君又相与商所以久而不坏者，仍以例请取诸余牙之用，各谷一石输三厘，众擎易举，而又喜其咸帖服也。以其所收之半修浮梁，以其半起东楼、修西阁、补治街道，并一切风水等费。石滩一塔，亦当以余力及之。在朴仙朱君歆然倡首，固当莅事惟勤，遙观厥成；而我等同心协力，亦应匡其所不逮，使本镇要务次第就理，可无负先达培补风水至意矣，抑余于此犹有进焉。

范希文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其志趣何等；罗浮邓菊造万新二十舫，坡老解犀带成桥，至今芳名不减。假能充朱君之志，追踪古人，为霖雨、为舟楫，仁风且扇寰区，其于里中诸义举，直指掌间事耳。若徒与市井争毫末，不犹是补苴罅隙之计耳，乌足为久长计哉！是又在里中英俊之士加之意焉尔矣。

康熙四十一年岁次壬午。

（选自清光绪《滁州志》卷三《营建志·桥梁》）

## 修小东门城工河堤及三元桥记 温必联

按：清乾隆初，滁城小东门河堤冲缺，城根迸裂，学宫前三元桥倾颓。滁州知州温必联主持重修，乾隆十四年（1749年）竣工，并作此文纪其事。温必联，字璧千，号鲁存，江西石城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二年至十四年任滁州知州。光绪《滁州志》讹为“温必聪”。

滁为江北名胜地，山川明秀，前人备述。其间灵气所钟，名臣才士，屡代多有。乃迩来文运稍不孤于古者，岂山川有异哉？亦无人焉修勅而振作之也？余以丁卯秋调守兹郡，省览风俗，喜其民敦本尚质。公余，接见州人士，皆循谨醇雅。月之朔吉，展礼文庙，周视泮宫，西则诸峰环峙，青翠万迭，南有玉带水环，抱天然圆壁。东方又有起凤阁，阁前旧有三元桥，通达青云路，直接巽方秀气，又为下砂键钥。但桥因岁久倾颓，其旁颇多坍塌。余规度形势，东南微缺，既宜以形家言修补之。且滁地山多于水，敦土厚而无以流其浊，则清淑之气不舒。昔人环滁凿池，引水潴为城河，将以汰浊澄清，且统护城垣，有金汤之胜。其为地利筹者，意更周善。历岁山水涨发，小东门河堤冲缺，城河之水遂多崩泻，啮刷城根，月墙迸裂数处，久之恐日颓卸，尤亟宜堵筑，以固藩维者也。

戊辰，履端州明经、润州司训金公暎璇以假来访，余与商及。金公欣然颌予言。予乃合同城卫守备李公，卫千李君、皮君，吏目欧君，各捐俸为倡。而金君更偕诸绅士各输费以襄斯举，约计六百金有奇。爰择吉于二月朔购料鸠工，周筑堤缺，浚其隍，厚其垣，凡三阅月工竣。寻于八月下浣，兴建三元桥，迄十一月告成。

间尝登起凤阁，近瞩远眺，外之环漪毓秀，内之桃浪霏红，大有关于地脉英奇之气。其以人力而修补于天工者，良非浅眇。滁之人士咸庆斯工之有成，足以振兴文运，而余亦嘉诸绅士之襄兹盛举为可喜也。故刻于石，以垂永久。

凡城工河堤暨砌护城根，填筑小东门道路，建造三元桥，修整广惠桥石栏，人合六百三十余金。其经费出入董理成功者，则濮生宗源、金生暎、谷程万、唐生璋克殫心力。均有劳焉，例得备书。滁卫守备李公文英。厢 [镶] 白汉军人，调兴武卫。卫千李君煦，直隶大兴县人。皮君毓秀，□□人。吏目欧阳实，江西安福县人。劝捐督理者，则学正倪公廷饶，江苏金坛人。司训陆公宝书，安徽无为州人。因为之记。乾隆十四年。

（选自光绪《滁州志》卷三《营建志·城池》）

## 过关山记 管同

按：管同（1780—1831年），字异之，江苏上元人。道光五年（1825年）中举，入安徽巡抚邓廷楨幕，为桐城派姚鼐高足。嘉庆九年（1804年）七月，管同过关山作此文。文中称关山为古之大岷山，实误。关山在滁州西北，滁水在滁州南境。大岷山实在含山县境内。

滁州之关山，上下十五里，由南至巅凡八里，由北至巅凡七里。其巅高峻逼侧，旁皆削壁峭立，下临深涧，置兵守之，一夫当关之势也。自中原至江南所经之山，定远曰“磨盘”，江浦曰“骆驼岭”，与是为三。磨盘周回四十里，虽迂折，可马行；驼岭特一土冈耳，皆不若是山之峻绝。自古割据江东拒北来兵，水恃长江，而陆以是山为阨要，信其宜矣！其巅石上有蹄痕，深尺许询诸土人，皆曰“关侯马迹”。其上有关庙，庙藏刀重八十斤，相传为侯所用云。关山者古之大岷，《水经注》：滁水东经大岷北，是也。五代后名清流关，于壮缪本无与，此皆不可信。然蹄痕、藏刀究不知为谁迹，当更考之。嘉庆九年九月某日夜宿山下记。

（选自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七，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

### 重修珠龙桥碑 徐青照

按：珠龙桥在滁州西北三十里，为南北往来所必经。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桥毁，仅存基址。十四年（甲午，1834年），两江总督陶澍（云汀）捐俸，命重建。十六年（丙申），新任滁州知州徐青照督工，次年（丁酉）夏完工。同年秋，徐氏改任颍州府同知，作此文述朱龙桥重修事，并记护理江苏巡抚怡良捐资续建护桥石堰事。

州西北三十里济川铺有珠龙桥，创建于前明嘉靖乙丑前牧叶君露新。国朝屡圯屡修，一修于雍正甲辰，再修于乾隆戊申，三修于嘉庆丁丑。道光纪元之三年癸未，桥尽圯，仅存基址，历次议建不果。岁甲午，宫保陶云汀制府阅兵经此，捐俸百金，谕前州劝捐重建。是冬遂兴工，迄丙申春，工未及三分。余实来权州篆，查捐项八千数百贯，均经董事支用，乃躬往履勘，进诸绅而谕之，并旷览形势。是地为九省通衢，毂击肩摩，文报络绎，且环滁诸山水多经此下达沙河，每逢夏雨，万流奔赴，势甚湍急。数十年中，桥之屡修屡圯，悉由乎此，夫乃知桥工刻不容缓。宫保之务其大者远者，随地皆然，即一桥且如此也。余乃谓众绅曰：“欲为久长计，非桥门增高、上游添筑拦水石堰不为功。”咸以为然，而颇以经费为虑。余亟捐廉二百两，劝捐不遗余力，又得万一千余百缗。宫保嗣发到江宁官绅捐输银六百二十两。爰选公正绅士董其事，亲诣工次，时相慰劳，迄丁酉夏，工竣。计用二万六百五十贯，适罄所捐之数。

桥原长二十丈三尺，今仍其旧。座宽四丈一尺，顶半之。高二丈五尺，东西岸称是，较旧增高七尺。座亦加宽。皆凿石灌浆立桩，以期巩固。凡七洞，每洞平排三尺二寸，围圆大木，联成桥形。筑三和土尺许覆其上，面选坚石，一律铺平。两旁砌砖石为栏杆，以防倾跌。由是履道坦坦，行人无病涉之叹矣。桥西南当水之冲，意欲筑石堰以捍之，估计需七百缗，而经费已罄。余又受代去，拟筹款移交，以竟其事，愧未能也。闻护苏抚怡中丞亦率属捐廉相助，已得数百金，正可为添筑石堰之资。是所望后之有同志者，亦曰以俟君子云尔。

是役也，不费帑，不劳民，宫保倡之于前，中丞继之于后，要皆知王政所当先，在于文报常通，行旅无滞，岂徒为滁之一桥计哉！若诸绅士之踊跃急公，亦有

足多者。工既竣，因记颠末，并书姓氏及捐输数目于碑阴，仍详请鼓励，以为好义者劝。

赐进士出身 安徽颍州府同知 前署直隶滁州 现署颍州府知府 大兴徐青照撰

龙飞道光十有七年，岁次丁酉秋九月，里人 乡贡士 候选知县彭修元书丹

（选自清光绪《滁州志》卷三《营建志·桥梁》）

### 滁州新建忠义祠碑铭 吴 棠

按：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太平军攻陷滁州。同月二十一日，吴棠集合定远、清河、安东各县武装攻打滁州，遇敌突袭，清河千总张一鹏，水勇营把总刘万福，安东县练总文汉升，定远县练总李贯、马芝亦相继战死。战乱平息后，同治四年（1865年），滁州诸生侯甸建忠义祠，吴棠作此文纪其事。吴棠（1813—1876年），字仲仙，一字仲宣，号棣华，盱眙三界市（今明光三界镇）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恩科举人，二十四年，大挑知县用。官至四川总督。光绪二年卒于滁。谥勤惠。

咸丰八年春三月，捻贼突陷五河。时棠奉讳里居。定远县横山集练总李贯、马芝等以三百人请会各练赴五河。捻众闻义练起，即望风遁。四月初旬，发逆南来，全椒、滁州、来安相继失陷，盱、定、滁、来练众以寇氛逼近，共矢讨贼。四月初八日，棠集各练于张八岭，旋进沙河集。义友清河千总张一鹏、安东文汉升由清河来总练事。时练丁数千人，皆裹粮而从，势不能持久。值按察使张公光第派水勇三百名至滁，练气益振，亟思一战。四月二十一日战于滁州北门外，千总张一鹏、水勇营把总刘万福率先入阵，李贯、马芝然〔燃〕大炮轰骑马贼，数十名毙之。文汉升手刃执旗红衣贼酋一人。李贯复率众齐进，歼贼共三百余名。贼不支，遁回城内。方约收队，滁西忽出贼，绕截各练之后。五人者复率众穷追，身受重伤，张、刘没于阵，余亦同时歿，计亡练勇八十余名、水勇三十余名。巡抚福济公上其事，千总张一鹏、把总刘万福蒙赐恤如例。

同治元年，棠奉督漕之命驻浦筹防。三年冬，复以文汉升、李贯、马芝等入奏，得旨，均照千总阵亡例优叙，伤亡各勇并咨部议恤。呜呼！练众死事距今八年矣。寇氛既平，江淮底定，滁、盱、来数百里荆榛瓦砾，墟无人焉。流亡归来，存者百仅数人。昔时，相从转战，贷粟乡邻，日不及一餐，徒以闾里情好。捍难御灾，矢死勿贰，拼命强敌，可谓壮哉！然浩劫所在，究非数百人力之所能挽，可悲也已！棠与诸义练誓同杀贼，屡濒于死，幸生窃禄，又忝高位。每念奋戈跃马之侣，英风烈气，神为黯然。会滁诸生侯甸构屋滁城，循例设位，以祀同时死义之士，复延刺史饶公家琦致祭，甚盛举也。既悲相从患难之无人，又感吾乡风俗好义，能杀贼以卫乡里，凛凛乎有生气焉！因洒泪而为之记。

铭曰：环滁山，崇祠辟；集护练，同毅魄；气吐虹，血化碧；灵之栖，此其宅；肃明禋，荐牲帛；永千秋，视兹石。

同治四年闰五月，头品顶戴 署理两广总督 兵部侍郎 漕运总督兼管河务吴棠拜撰

（选自光绪《滁州志》卷七《人物志·忠义》，清光绪二十三年木活字本）

### 重修醉翁亭记 薛时雨

按：太平天国战乱之后，薛时雨决心重修毁于战火的醉翁亭，并书请吴棠、曾国藩等人捐资助修。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重修完工后作此文纪其事，并请状元黄思永书丹。薛时雨（1817—1884年），字慰农，号澍生、桑根老人，全椒人。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授浙江嘉兴知县。遇大旱，自令停征粮税，罢官。太平军取浙后，任李鸿章幕僚，后补授杭州知府掌浙江粮储道。去官后，讲学杭州崇文书院、江宁尊经书院。卒于南京。

山水之气象，历数千载；贤人君子之气象，则数十年耳。而宇内名胜之地，气象映发，若有藉于贤人君子者焉。焦山以孝然名，栗里以元亮名，永嘉以灵运名，柳州以子厚名。数君子以前，山川流峙而无闻焉者，待贤人君子而后传，传而后永。醉翁当宋全盛，治滁不三年，滁之山水遂托于醉翁，而气象始发。唐之韦公，燕寝之盛集，煮石之遐寄，犹若让美焉。

时雨幼读东坡诗云：“醉翁行乐处，草木亦可敬。”桑根蔽庐，去滁山五十里而近。往来策蹇，凭欧梅之亭，拓子瞻之碑，悠然有怀当日宾客之游，太守之醉，不知平山堂下，颍州西湖，又当何如？但觉衣冠谈笑，若斯亭所独留，以予后人之尚友。

时雨忝冒纓纓，作吏廿年，浩然青山，仰企醉翁《归田》之录，策蹇寻旧游，而醉翁亭已鞠为茂草。大兵之后，宇内名胜芜废十七八。时雨滁人，言滁怒焉伤之，拙官退畊，莫慰其修复之志。盱眙吴勤惠公时任蜀帅，方将移家为滁寓公。时雨雅故，以书干之，慨乎同心，使相曾文正公学欧公之学者也，题名首倡。于是鄂帅李公喆弟节相继之，皖大府英果敏公，今浙闽制府何小宋方伯，皖人督帅刘省三军门以下，各分俸畀，时雨乐观厥成。顾斯亭旧观未尽还也。

时雨养嗣石城讲院，蓄此耿耿又七年矣。今年复布书问当路巨公，得裕寿山中丞、卢艺圃方伯、胡履平廉访提挈群贤，再畀兼金。

时雨缮完之志，至是而始遂。其所以孳孳十余年，不惜以退废之身，数数于当轴公卿，若干以身家之私者。而诸公之应之者，先后如响。岂徒以山林寥寂中，增此流连觞咏之区，付诸丹青，发以诗歌云尔？亦愿宰治良吏皆观感欧阳公之流风善政，而疆域又安，民物殷盛，天下之太平，长若醉翁之世。于是乎酒甘泉冽，啸咏名山，气象如斯，不亦美乎？

时雨老矣，抚滁山之草木，有生敬于昔贤，且生敬于诸公之好古乐善，曷敢轻言尚友也哉？釀资并依汉人碑阴之例，具题名于贞石焉。

圣清光绪七年龙集辛巳十一月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醉翁亭景区宝宋斋碑刻抄录）

## 重修丰乐亭碑 薛时雨

按：薛时雨重修醉翁亭后，又重修丰乐亭，清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完工，作此文纪其事。

滁之有醉翁、丰乐二亭，如人之有眉目。剔眉矐目，而其人不全。时雨既醖资成醉翁亭矣，木石稍聚，乃得并修丰乐，以还旧观。欧阳公《记》曰：“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去公千年，虽以胜国之初建义于滁，而战争割割之烈，不至如咸丰戊己之间，公所谓“划削消磨”者。则又幸而十数年中，获际廓清之期，尔者天网不漏，遗憇化为鲸鲵，滁之遗老得亲见之。抑亦先号后笑，夫而后歌舞太平，岂五代之民所敢望哉！

岁数不登，滁之陇亩多芜不治。上年，百姓达于长官，长官达于行省，以中稔告。天人之际，固有其应征也，与山之耸然无恙耶，谷之穹然无恙耶，泉之滃然无恙耶，而亭乃翼然于其间。苏长公以西湖为杭之眉目，亟于浚治，时雨亦以二亭为滁之眉目，而勤于修复。继自今，滁人游乐，岁物丰成，以德威颂大府，以休养承有司。时雨亦无事之时幸生之一民，愿托文字以宣上而达下焉。

落成之日为圣清光绪九年岁五月既望也。

（选自光绪《滁州志》卷三《营建志·古迹》）

## 重修丰乐醉翁二亭、立二贤堂、王欧二公祠祭田记 熊祖诒

按：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熊祖诒命拔贡章心培主持整修醉翁、丰乐二亭，于丰乐亭保丰堂立二公祠，祭欧阳修、王守仁；于醉翁亭二贤堂祭王禹偁、欧阳修及苏轼。又新拨祭田供给祭祀。事成后，熊氏作此文纪其事。熊祖诒，字鞠生，江苏青浦人，光绪三年进士，光绪二十一年出任滁州知州，清厘田赋，积弊尽除，复纂修《滁州志》，捐俸刊行。后卒于家，年六十八。

天下之理，能感斯能应。真龙必有云，真虎必有风，风云者，龙虎之所感也。感之深，则应之久，尤深者则尤久焉！乐醉翁独名著，非他感之者，欧阳文忠、王文成二先生也。自宋明迄今，远者七百年，近者四百年。而当时品题，虽一邱一壑，后之人莫不爱护而保守之。东坡云：“醉翁行乐处，草木亦可敬。”亦其然欤！

醉翁亭内有二贤堂，祀及坡公。文成本有祠在丰山，已废。夏，余奉二先生粟主于丰乐亭之保丰堂中，重加修葺。酿泉之上，粪除瓦砾；平台，疏泉使深，甃石使整。翘首四观，心为一旷。拔萃章生心培置董斯役，糜白金一百六十余两，复拨入公田石有奇，给住持司香火。从此，亭有款修，祠有供奉。传之永永无穷，以为滁人尸祝。噫！非二先生之力而能至是之。官斯土与生斯乡者，睹甘棠之爱，而不为之加意焉，非人请也。余亦可以无虑已。

田数详记于后：

冯太仆祠原有田九石，坐落乌衣保。

二贤堂新拨田七石：一坐落昌家湾上保，西王庄五石，一坐落卧龙寺上保，东周地方二石，由住持收租。原有幽栖寺田三十石，做两亭款修，由董收租。

二公祠新拨田七石：一坐落李家集，一坐落李家集小余村，由住僧收租。

赐进士出身 知府衔署滁州直隶州事 青浦熊祖诒撰

办理滁、来、全缉私总局 两江即补游击 丙子举人 休宁潘守谦篆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嘉平月 日立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醉翁亭景区所藏碑刻抄录）

### 重修学宫记 吴国龙

按：清顺治六年（己丑，1649年）秋，提督两江学政李嵩阳视学全椒，见学宫倾圮，命全椒知县赵鼎立重修。在全县士绅的捐助下，学宫于次年秋重修完备。吴国龙作此文纪其事。吴国龙，字玉驎，号亦岩，与兄国对孪生。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丁内艰归。康熙初，授工科给事中，官至礼科掌印给事中。以乞假修祠墓归，遂卒。

尝谓天下之治在民安，民安在吏善，吏善在士良，士良在得师以育之。是士者，邦之桢也；师者，士之表也。然师之所以育士者，聚诸学宫，而相与观以道义，摩以术业。学宫弗修，而谓士是聚观摩，未之前闻。

全椒壤接江淮间，古称彬雅，人文蒸蔚，而学宫之张絃可知已。岁日久，风雨鸟鼠所渐蚀，有知县事杨令，已将所谓覆者、圮者、渗者、锐者、折者、坎者，起而经营之。己丑秋，督学柱史李公按椒，肃庙谒焉，自庙徂庠、徂堂、徂楼阁，进其令赵君曰：“亟治哉，其勿后。韩子言：‘业勤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官之治事，如士治学，亟治哉，其勿后！”然椒小而瘠，比年不备，罅资尚未尽输，曷能再役？公正瞿瞿征于色，令作而曰：“公倡之，而其弗克赞之，吾学也乎哉；某赞之，而又弗克任之，吾学也乎哉。”公省厨传，令捐俸，乡士大夫出粟钱，咸奔走厥事。爰表以测方，臬以揆日，构材于贾，选工于师。视昔所谓覆而起者益起，圮而登者益登，渗而完者益完，锐而扩者益扩，折而新者益新，坎而增者益增，公不言匱，私不告劳。迄落成，令曰：“役而弗书，弗可稽也；书而弗文，不可永也。”因藉予书，以志成事。

兹役也，诚可以书，曷画尔？大有造于学尔；宁惟有造于学？造学正以造士尔。公造士于南有六则：曰务孝友，曰慎交游，曰砺廉耻，曰崇经学，曰斥排偶，曰禁坊选。夫孝友务，而士之基厚；交游慎，而士之坊严；廉耻砺，而士之隅肃，其规之道义如此。经学崇，而无有罅漏败士居者；排偶斥，坊选禁，而无有雕镂薄士蓄者，其摩之术业又如此。士由是衰然称贵。虽然，难言也，士之贵贱固皆由己。而上贵之，则愈贵；上贱之，则愈贱。今之士，胥吏相加，里社相役，其风雨鸟鼠吾士者，能保或免耶？公心念之，赈单寒，礼明经，有诎抑吾士者直焉，有役使吾士者释焉。夫如是，而士得以优游于观摩，既有以迪其行，则器识正；复有以养其气，则品业隆，而士以无良称者或寡矣。士良，以为吏也善；吏善，以牧民也

安；民安而天下油焉大治。公之造学，所以造士也，而正大有造于天下。兹役也，诚可以书。

李公，名嵩阳，字铉佩，封丘人，广东道御史。赵令，名鼎立，字巩寰，锦州卫人。其共襄厥成者：教谕倪思济，广陵卫人；训导王允谏，宝应人；乡绅金光极等，及诸生朱鼎新、吴克昌等。其时日自春徂秋阅二百七十日，例得并记。至士大夫输助，不一其人，书碑之阴。

（选自清康熙《全椒县志》卷十五《艺文志》，1960年合肥古旧书店油印本）

### 全椒大王庙记 蓝学鉴

按：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知县蓝学鉴建大王庙在东门河边，专祀金龙大王。明清以来，船运业为祈求神灵保佑，多供奉水神金龙大王。由此可知，此时全椒河运发达的景象。蓝学鉴，字资宸，福建上杭人。康熙七年由举人任全椒知县。

山之险，有定者也；水之险，无定者也。历羊肠，陟庾岭，可行则行，可止由止。听乎人，故有定，风恬涛息，险者亦平，飙发云飞，平者亦险。方夫焚轮倏起，雪浪排空，智不及谋，勇不能御，此其间盖有神焉。而金龙大王，尤称显赫，其灵感奇迹，往往得之传闻。以故海滢江滨，河堤淮岸，下至湖荡涧曲，莫不立祠肖像其中，香火之盛，殆无与比。

椒河合流，而襄水环城而东，直注大江，舟楫往来无虚日，粟载而出，货运而入，是商贾之所必经也；南粮输仓，屯米充饷，是国课之所取道也。其所赖于神者，顾不大哉。乃问其庙祀，缺焉未有，将崇德报功之谓何？询之里人，往例水次祀事，悉陈于晏公庙，而大王无专祠，晏固水神，而大王近多灵验，岂可独略？先是谋创建者屡矣，竟未就。余悚然曰：“以神之有功于民与国也，而祀弗举，而庙弗崇，诸如赛神酬愿，欲瞻仰而无由，其曷以答神祝迓福祉乎？”于是捐俸为之首倡。卜地上游，面临大河，远市近水，神所栖也。庀材材具，鸠工工聚，喜施乐助，不令而趋，不日而成，自非其灵爽实式凭之，抑又安能致是！先建大殿三间，以妥神神像；次神道，次大门。冀利者、虑患者、追求援者、危获济者，尝许戏赛神。门以内置戏台一座，为演剧之所，钟鼓鼎炉，一一具备。东西两廊，次第就绪，至是而规模宏敞，轮奂聿新，屹为一邑巨观。大王之庙，自今伊始，大王之灵，不自今益赫奕哉。

是役也，经始于康熙十四年三月，落成于康熙十四年八月。约费金钱若干缗、木植砖甃若干件、陶梓若干工。襄事佐成，则有县尉曹君遴；课功督役，则有贡监陈君惟若、诸生胡君以智、陶君虞亮若而人，法得并书。

（选自清康熙《全椒县志》卷十五《艺文志》）

### 重修涌金桥记 鲁金銮

按：涌金桥在全椒县学宫东，一名“奎光桥”，始建于明末。清道光季年重修，

咸丰毁于兵燹。光绪十五年（1889年），县令朱寿祥（介堂）、邑人王澍（石泉）等经理续修。次年工竣。鲁金奎作此文纪其事。鲁金奎，字次轩，全椒人，廪贡，候选训导。善书，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筹建祠庙廡宇，多手题联额。年七十五卒。

黉宫东偏向有涌金桥，明季所建，名“奎光桥”。旧址历二百余年，废坠已久，未闻有议及兴修者。道光季年，邑绅程小圃、江佩蘅、印芾村诸前辈，各输巨金，鸠工庀材，重建兹桥。阅岁余而告成。遂易今名，与积玉桥对峙。锁钥裹流，通衢南岸，中作学宫泮池观也。桥成二年，咸丰壬子科，乡先达薛淮生侍御遂举南闱第一，同登贤书者汪金门、杨稻楼两先生；癸丑，淮生侍御偕弟慰农观察及邑西晋昂于教授同捷南宫。吾邑科名鼎盛，未有过此者，人咸谓兹桥攸关焉。

咸丰八年，毁于兵火。光绪元年，县令吴修之署县事，下车殷殷以兴废举坠为念。时余适由皖南返里，因公请谒，始议及重建是桥，并捐俸百金为首倡，谕余与张澍棠、程雨荪、王幼峰三明经，共襄斯举。工未及半而费不支，复函商老辈薛慰农、张任庵两观察，汪渠仙直刺，盛云舫大令，均名乐输，期成善举。未几，修之以瓜代去，继任者为其同邑朱体斋明府，查勘此工，待款甚急，旋加捐助，乃克蒞事。诂未及期年，春水陡涨，南岸桥圈为急湍所倾，于是桥又坏于洪水矣。逮光绪十四年，体斋之长子介堂公来摄县篆，一以先大夫之政为政。于并桥之兴废无日不以为先务。是秋大旱，禀详大宪，蠲赋给赈。次年春，两江总督曾发给春赈银两。公闻之喜甚，因得与省委会商，重建兹桥，以工代赈。详请批准加赈银若干两。是兹桥之得鉅款，实出公之苦心孤诣，以嘉惠士林也。公复捐贖乐助，并将杜宜魁贖抵田产出售，得价洋八百元，择吉兴修。谕王石泉、王幼峰、程味辛、王寿书、江载之等与余董其事。是役也，工求其固，石冀其坚。计自十五年九月始，至十六年十一月杪，工竣。凡在事之任劳任怨，巨细必亲，则首推王君石泉之力，实事求是，不糜一钱，则幼峰、寿书、味辛、载之，其辛勤亦不多让；如余不敏，惟承诸君子后聊供会计已耳。今工成，越数月，诸君属余为记，余自揣不文，然幸从事其间，略识始终梗概，爰据事直书，以记兹桥之落成不易如此云。

（选自民国《全椒县志》卷二《輿地志·桥梁》，民国九年刻本）

#### 修县治大堂记 张映台

按：清康熙初年，来安县迭遭地震、蝗灾，人民生活困苦。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黄世臣出任来安县知县，多有惠政。十一年（壬子），蝗灾过后，重修县治大堂，张映台作此文追记往事艰难及黄世臣治理功绩。张映台，字雯三，来安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选贡。

江淮之间，郡邑棋置，为邑小而贫且寡者，无若来安。城郭湫隘，市里萧条，观风者不必悉索浏览，已知其困惫形矣。

皇清顺治初，县令优擢者，郑州刘公、任丘汤公而外，未易屈指，是以视邑治若传舍，栋宇朽蠹，柱石欹斜，匠作涂饰于一时，不为永久计。康熙六年戊申夏，地震逾时，而邑治愈圯。辛亥春，西蜀黄侯棒檄来治，适当螟蝗遍野，云汉在天，

四乡之民号呼祈祷，嗷嗷不终日。

公顾瞻衙宇，喟然叹曰：“堂以‘牧爱’名，志养民也。为民父母，以养民为任。今之民困顿若此，将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万不可得。”酌其所急，自捐俸金，倡诸境内，宣上恩布，余诸境外。择四达之地炊糜，计口以授，全活无虑亿万人。又以大浸，租庸之艰，代民请命。幸际太守余公履亩踏视，以全灾申报抚督，得蒙捐赈，又题免钱粮十分之三。侯更为除火耗，平物价，制泛兵之骄，清蠹役之弊，简讼缓刑，而民咸食德矣。越十一年，壬子，蝗蝻复生，侯步祷于南郊，凡可以感格苍冥者，靡所不极至。秋七月大雨，蝗灭，幸而有秋。

来民请于公曰：“是可以修县治矣。”公曰：“可。”于是陶甃市财，诹日庀工，栋宇之欹侧者正之，朽蠹者易之，剥蚀者整齐之。不数月而告竣。官听事于上，而子爱之化以行；吏趋事于下，而奉令之心愈肃，始得晏然而安于其堂焉。

邑绅士欲台言，以镌石而垂永久。考旧志，宋县治始教民坊，南渡后，移今处。元至正间，蒋公修饰，末丁兵火。明兴，诏即故址治厅事。三百年来，补葺者不一家。惟我国朝，黄公大加修饬，密致其外，而坚固其中矣。若次第举者，则补宫墙之偏阙，以固风气；整察院之榱桷，以肃宪纲；培泮壁之水，而无滂漫；飭文奎之阁，而荐馨香。凡此，皆递及之者也。盖当重困以后，不能遽举百废而新之，故先牧爱以隆体统。登斯堂也，睹牧爱之名，而思其实，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大岂弟之政。诗所云：“民之父母，惟公有之。”则其尸祝公之德政者，固与八石五湖同其永久云。

公讳世臣，四川顺庆府西充县人。顺治丁酉科经魁。

（选自康熙《滁州志》卷二十九《艺文下》）

#### 尊胜院碑记 曹寅

按：尊胜禅院，在县北12公里大庵山林场内。始建于元，明天启、清康熙两度复建。曹寅撰此文纪寺院变迁历程。碑高2米，宽76厘米，厚17厘米，碑额篆书“普门示现”四字，16行，满行40字。曹寅（1658—1712年），字子清，号荔轩，满洲正白旗，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是曹雪芹的祖父。此碑刻于清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年）四月，曹寅已逝多年。据碑文纪事至癸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此文当作于此后数年内。本文另据1986年《安徽省来安县地名录》所录拓片参校。

尊胜禅院去来邑之北二十五里，踞舜歌山之麓，创自元至正间。后因吉祥寺僧驻锡，故又以吉祥名院，犹天竺永宁之有上下内外也。数百年来所历兴废，自难概述。迨明天启初，灵谷超然师来主焚修，魏国徐公手为缘引，得一理葺。继闻古吴善士处造观音大士梅檀圣像初成，四众争奉，师亦怀香奔往，预众参请，纷议未决。至鸣公得阉，方果所愿。于尊安后，岁即大丰，士民愈增焚顶，地涌甘泉，饮可愈疾。殿后石壁微裂，又现紫竹数茎，灵异感通，殆无虚日。自是人远事异，日就倾圯，一切建置，多委荒烟茂草矣！

丁未年，闾邑士庶寢食忧之。访闻次哲法师者，戒品森严，法眼明彻；远承贤首正脉，近躋普德芳踪，勇于舍己，擅荷重任。率众往请，得蒙飞锡。法筵龙象，雾涌云集；堂合香灯，永辉不夜；拓摭前基，大竖法幢；台殿两庑，凿石成构。一切规模，几如大刹。况彼甘泉涸而再溢，阶前两桂，枯后重花，若非志愜天人，善根浓厚，诂意臻此！师于癸酉西归，复得上足，以公伟孙适南，一整未了，再振前猷；两构藏文，昭示圣谛；更拓膏腴，庶光禅悦；丹衷翼翼，白业兢兢，洵亦僧中所仅见者。兹又退虑盛举迹久就湮，爰托贞珉，乞言垂戒，用示来兹云尔。

钦命内兵部督理江宁等处工部事织造府曹寅撰 菱湖叶约书丹  
康熙岁次壬寅仲吕月既望 住持了叟始立 和阳梅芑镌

（选自吴新雷《〈香林寺庙产碑〉和曹寅的〈尊胜院碑记〉》，《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筑城记 彭旭初 李文勋

按：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年），安徽巡抚高晋巡视来安，见城墙残破，命宁国府督粮通判彭旭初、来安县知县李文勋重修。工程始于二十一年（丙子），至次年（丁丑，1757年），城墙修复完备。彭、李二人共同署名作此文纪其事。

古大人镇抚封疆，建万世之良策，虽一方一邑，必为之谋保障，捍牧圉，造芸生之福于不朽，若召伯、山甫功业固殊焉。来安旧城肇于嘉靖中叶，藩卫周密，越有明数十载，安堵无恙，兹城保护之力居多。厥后风蚀雨销，渐就倾圮，楼榭雉堞荡然无存，守土者未尝不怒焉忧之。然动糜公帑，艰于申请，其一二才敏者又汲汲于簿书期会，不遑经理，以故城久不修。

乙亥岁，抚宪高仗节南陬，举皖江十数郡咸归整饬。因念山区小邑，亦必深沟高垒，始足以固土宇，焕版章。遂以筑城之役商之督宪尹，表奏宸聪，蒙恩俞允，委员相视，分任于旭初、文勋。二人捧檄之余，悚惶怵惕，面奉抚宪谕：“财取诸公，毋扰吾民。料欲其坚，毋旷尔功。垣墉甃甃扩而新，廩食贲予从其厚。”旭初、文勋恪凛宪示，共矢和衷。爰召匠氏广土工，竭力完缮。周一千丈有奇，高一丈四尺八寸，阔四尺六寸，视旧制有加焉。经岁月而民不知疲，累崇高而工不少倦，兴大役、动大众而莫不踊跃赴功。维时雨旸不愆，丰登兆瑞。此来人之厚幸，抑圣天子至德覃敷，暨大宪造福锡祉所沾被也。

忆昔谫日营建，文勋夜梦瑰玮者执裾而言曰：“来城予经始，今且复新，予为君助半臂。”文勋时肃然起敬，为激切踊跃久之。觉而考诸邑乘，则前尹湖北魏公大用也，其时中州马公实左右之。魏公与文勋同乡，马公即与旭初同郡。相去百有余岁，两两合符，斯足异矣。且邑城构于嘉靖丙辰，落成丁巳。斯役也，创始乾隆丙子，落成丁丑，又若有数存乎其间焉。按《说文》，徐氏曰：“万物盛于丙，成于丁。”又《尔雅》曰：“岁在丁曰疆圉。”意者天开景运，为来邑奠盘石、兆文明。大宪之造福岂不与召伯、山甫同休也哉！

（选自道光《来安县志》卷十三《艺文志》）

## 魁星阁记 秦承业

按：嘉庆八年（癸亥，1803年），来安县知县钟希贤为培植学风，欲建魁星阁，并请堪舆名家秦承业精选基址。建成后，秦承业作此文纪其事。秦承业，字补之，号易堂，江宁人，状元秦大士次子，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八年（1828年）卒，年八十二。

嘉庆八年，岁次癸亥。来安明府钟公宰是邑六年矣。治理优洽，輿情协和，集邑之贤有闻者而语之曰：“我朝圣圣相承，右文重道。自内服郡县至外藩荒远之地皆立学，儒官备具，饷廩周给，从古以来未有斯盛，所以广教化而蔚人文也。来邑土厚风淳，而士气抑塞不获伸者，岂砥行积学之士乏耶？抑学宫左右所以滋而培之者未得其法耶？夫修旧举废者，守土责也。予于魁阁窃有意焉。”金曰：“唯唯，谨听命。”遂谋所以经始之者。先是，壬戌冬，予赵戚为其先人卜宅兆，曾延予至来，藉览学宫胜概。明府以予于相宅之道为识途马也，具书遣使敦促过江，相与步趋宫墙内外。先为直棂星门，次为迁魁阁基于旧基之东北九十余步，俾当大成殿之巽隅。按《孝经》援《神契》：“奎主文昌。”又《史记·天官》注：“魁，北斗第一星也。”《后汉书·郡国志》注：“《春秋纬》曰：瑶光第一至第四为魁。”《史记正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又《易·系辞》：“传曰：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故学宫楼阁名曰“奎”，或曰“魁”，必位巽隅乃为得地，乃所以迓吉祥也。抑予揆明府之意，又有不止于是者。圣贤之道，以正大光明为归。直棂星门，趋正大也；建魁星阁，象光明也。邑人士礼门出入，高山仰止。他时缉熙于学，不愧为圣贤之徒，以仰副圣天子黉序作人至意，岂不懿欤！事既竣，明府属予记之。明府者名希贤，字励斋，广东海丰举人。

（选自清道光《来安县志》卷十三《艺文志》）

## 观风桥记 符 鸿

按：来安县南有水口集，为重要交通驿道，观风桥在水口集西，桥梁倾圯阻碍交通。道光三年（1823年）四月重建观风桥成，知县符鸿作此文纪桥重建始末。符鸿，湖南益阳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道光二年至五年任来安知县。

县南水口，来安河委也。观风桥跨之，资管键焉。地故有镇，扼四冲而七省差务行旅络绎，故杠梁急焉。始置桥莫详历，架木为之，久渐圯。嘉庆中，前县岭南伍公谋续葺，置簿劝捐，因费鉅未遂。叶榆杨公继之，锐意重修。道光元年，集绅耆，捐廉为倡，议概撤新之，并垒石岸，图贞久，然顾虑费繁。适有耆民徐步云诺捐银千四百两，杨公跃然曰：“事有藉矣！”遂遴董事者广捐助，购木石，庀诸料，择二年冬仲肇工。越月，杨公调任蒙城，予莅兹土，因公经其地，识洵要工督纠贲趋事。三年四月告葺，乃亲至落成焉。制仍构以木，两岸则易石，凡高二丈有八，延八丈，宽丈有五，坚整平固，视昔倍加焉。既成，综其经费二千贯有奇，可云鉅

矣。予惟此举虽杨公倡议之诚，然非徐姓之乐输，无以果其始，非众人之协义，无以善其成。是桥之名“观风”，予未究所以。若斯人之乐善可风，亦足以观已。爰书而并勒众名于石。

（选自清道光《来安县志》卷十三《艺文志》）

### 三峰山禅窟寺源流碑记 禅窟学人京口律范敬述

按：禅窟寺位于凤阳县境内，此碑记作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禅窟寺住持律范撰文，追溯自明末至清初禅窟寺源流演变情况。1970年，凤阳县大银山林场改禅窟寺二殿为护林哨，将该碑立于门东侧。1990年代先后移碑韭山洞、龙兴寺，运回禅窟寺时碑断两截，现存寺院室内。碑高1.3米，宽0.8米。碑额半圆，题“奕叶相承”四字，楷书，28行，行60至61字不等。

粤稽佛法之源，源于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密传心印，以定宗旨也。嗣是沿流而下，西天四七诸祖，莫不各承其源而作佛事。至菩提达摩氏，始将此源流入东土。次第六祖，传至曹溪；曹溪之后，分为二派；二派之次，衍作五宗；五宗之中，惟临济一宗尤为特出。济建立七事，普救三根，出其门者为兴化、大觉、三圣诸先辈，分流衍化，各尽其妙。自是而降，则有南院、风穴、首山、汾阳、慈明、杨岐、白云诸祖，极其潏沔，愈见汗浸矣。流及明末，至我天童密祖，单提一棒，横据其源，直教儿孙遍满天下。

天童实续临济之三十世孙也，其三十一世则为余三峰汉祖。祖乃溯回，从上二派五宗之源，兼收千溪万壑之流，聚为一滴，纳入三玄三要之中，泻出四句百非之处，如悬秦镜，若燃温犀，验尽法中英雄，灭尽野狐伎俩。乘三峰之流者，实余灵隐之具德祖也，祖法性洪深，福缘浩大，高提三峰正印，号召渤海英贤。其次，则余邗江天宁巨渤祖也，祖于天宁居凡念载，食常数万指，士大夫问道无虚日。其法式森严，不减灵隐；座下龙象，不可胜计。至于彻法源底，直寻根原者，惟余大安乐法祖也。祖维扬白浦之张氏子。若夫禅窟开法之源，则又源于余大翁法祖也。

其禅窟始于汉武，初名“桃花”。继历晋梁，更称“虎窟”，因避唐讳，改为“蝉窟”，自宋苏轼正曰“禅窟”，计千七百余载，兴替不一。其间历为住持者，又年远无稽矣。唯狮子峰侧有一卵塔，题名“义空”。考其义空者，为唐则天朝之译经法师也。玉蟹泉峭壁之上，有宋大理寺丞赵倚之诗，为禧老方丈。傍有一碣，为住山赐紫师旦立，并未详其禧老与师旦之出处也。至若临济宗尊宿，皆不及闻，或为传灯所遗，亦未可知也。

惟余大翁法祖，肇兴于此，祖又于维扬之兴教说法六年，毗陵之天宁开堂十载，后复退居于此。先于康熙戊午夏，造巨渤祖之源流墓于黄牛谷，作十偈以示永远也。至辛卯岁，法腊八十三矣，乘大愿力于佛诞日，说偈化身，千古以来，以为稀有。收舍利立塔于狮子窝，有语录若干卷行世。次者，则余祖元遗师翁也。翁籍海陵范氏，亦天宁巨祖之剃度弟子也。久侍天宁，尝参万法归一，话得大困彻，其机锋敏利，侪辈畏之。先游台山，次卓锡定远沙涧之一尘，及居禅窟，足不越阡近

三十载。所度弟子，几盈筹室，其耿介清猗，深得龙山大愚之风。于康熙丙戌嘉平望二日示寂，世寿七十一，僧腊四十七，立塔葬全身于象王岭右卧佛基焉。

嗣翁之法源者，实余师之灵鉴恩和尚也。和尚原籍金台刘氏，世袭指挥，其祖、父皆仕濠上。适明制抢攘，本朝定鼎，随居于濠焉。师髫年颖悟，舍俗出尘，后参毗陵大翁法祖，诸家公案，无不透尽，其悟由行实悉载本录。后赴濠上东林之请，开戒说法，甫迄三载，适大翁法祖化身，受定远宰、莲汭居士张公并诸绅衿请，复继禅窟之席焉。预立寿塔于大翁法祖窆堵之侧，有《东林录》四卷、《禅窟录》四卷行世。

余小子范，字汝尊，另号放夫，京口人也，族太原氏。幼失怙恃，资性鲁钝，亦于壮岁正信出家，蒙吾师之乐于划□也。于康熙辛巳春，禀尸罗于宝华松隐律师座下，初参三不是，话得个人头，后于病中看赵州无字公案，窥其大略。一夕中宵枯坐，忽而开眸，明月当窗，满堂俱白，顿觉身心世界，不隔纤尘，所谓前后际断，中边不立者也。浸举颂云：“夺得胡儿马便休，休嗟李广不封侯。当时射杀南山虎，仔细看来是石头。”此乃黄山谷过水庵题也，偶举此以证余之悟耳。复随侍温研近积二十稔，仰思前烈，甚为汶汶，悬丝之喻，其在我乎？今因侍居座元寮，著有《联芳颂古》四卷、《临济全章节颂》四卷、《法语》四卷、《禅余集》二十卷。因乏囊资，未付割剜，间有知者，谬为赏焉，并历考从上源流略而记之。且此山林深僻，为佛法偏地，不但弘道者艰于厥任，而嗣法者更难其人，总有少盛而终为湮没。呜呼！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不无老死丘壑之慨耳。愿后之住持者，当思前辈创立之艰。方丈止举一人为主，不得如应院分居。因将此记镂之片碣，聊为他日居此者之右券也，更识余大翁法祖至余四世之嗣法源流，并其住持之本末云耳。

大清康熙五十三年，岁次甲午，佛诞日立石。

禅窟始吾大翁老人建立天宁宗旨，于今四十余年矣，恐后属累无人，故命汝首座略序从上源流，勒石记之。倘有乘愿相续者，非但佛祖法门之幸，亦山林泉石之幸也。

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六世重恩谨识。钟离雅录善刊。

（碑文据原碑刻及拓本抄录，凤阳县文管所原所长孙祥宽点校）

### 凤阳丐者 赵翼

按：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号瓯北，晚号三半老人，江苏阳湖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廿二史札记》。

江苏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间始回，其唱歌则曰：“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以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来行乞如故。《蚓庵琐语》云：明太祖时，徙苏、松、杭、嘉、湖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逃归者有禁，是以托丐潜回省墓探亲，遂习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

（选自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 游龙兴寺记 管同

按：管同祖籍江宁，其祖父管霈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始任颍上县儒学训导，四十八年（1783年）升任凤阳府教谕。管同一家随祖父居住颍上、凤阳多年。管同重游龙兴寺时，祖父、父亲均已过世，睹物思人，内心感伤，故作此文。文无系年，据氏著《先大父家传》载，管霈任职凤阳六年，病卒。又称“公歿后十七年，同北游河南，道涂经凤颖”，可知此文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

予世家江宁，而生于颍州，长于凤阳。凤之龙兴寺，吾童子时所游也。当是时，吾先大父官于是郡，吾父、吾弟皆无恙。每暇日，辄相携游是寺，历廊庑、观碑碣，或与浮屠谈释氏法，兴尽而后返。予年甚幼，知游之为乐，未识天伦相聚之为乐也。自予归江宁，历十七年，北游河南，道涂经凤，而外弟王君复相约，为龙兴之游。入其户，登其堂，幼之所经，宛然在目。回忆昔时，祖父、兄弟同游之概，了不可得。呜乎！吾尚忍言游哉？！孟子曰：“君子有三乐”。其一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方予幼时，未识此之为乐。省晨昏，视颜色，稍效犬马之愚，及稍有知，存者仅皤然一老母，尚不克朝夕侍。奔走四方，求升斗之养，虽天横降鞠凶，而亦予童昏无识，自贻终身之悔也。爰泣而书之，以志吾罪，以戒王君，且俾后之游者皆惕然，以予为鉴焉。龙兴寺者，古之皇觉寺也。其殿宇颇宏敞，有花木竹石之胜，凤之古迹，舍是殆无足观者，而予以所感之深，则并此有不暇记也，悲夫！

（选自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七，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

## 重修定邑学宫碑记 徐杆

按：清康熙初年，定远县学宫朽坏倾圮，知县徐杆于康熙三年（1664年）捐俸重修，竣工后作此文纪其事。徐杆，山东蓬莱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十五年任山西乡宁县知县，康熙元年改任定远县知县。

古者，君国子民建学为先，化民成俗，必由于学，则学也者，是国家养贤育才之地，而士子莫不以设庠序为兢兢焉。粤稽定邑黉宫肇自宋淳熙四年，重建于元皇庆壬子，明洪武己酉，朱公玉又重建之。厥后，正统丁巳沈公安，弘治间朱公恭、曾公大有，万历间谢公鳌、黄公元功、赵公伯里，皆递加葺治。良以人材蔚起，菁莪朴棫，有由然也。

今我皇清定鼎，文运聿新，易帖括，崇经济。正士子嘉猷进献之时、刮垢磨光之会也。而泽宫历年倾圮，殿庑萧然，目击心伤，实不忍视。余乃集多士于庭而告以重修之故，咸举手加额，跃然兴起，曰：“是可以崇圣天子右文之深意矣！”于是，筮吉营构，先礼殿以及两庑，次明伦以及翼堂、尊经阁、启圣祠、文昌宫、魁星楼、巽峰楼，俱以次第修缮，焕然更新。是役也，工成浩繁，余乃悉其所有，捐俸自为综理，不募资、不罚赎、不劳民，一砖一木，不敢取之乡保，朝夕董其事。五阅月而工告竣，多士劝余勒石以志之。余思夫垣墉丹雘，堂构辉煌，不过踵事而

增之华耳，则规模庶几如旧矣！异日者，科名鹏举，多士连飞，麟凤圭璋之彦，彬彬济济，庶不负所学，以无负圣天子右文之深意焉。是则余之鄙衷也，于是乎记。

（选自康熙《凤阳府志》卷三十八《艺文四·记》，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 重建古自来桥碑记 潘人也

按：自来桥镇位于今明光市东部，镇名源于桥名。自来桥始建于元至正元年（1341年）六月，清雍正五年（丁未，1727年）十一月，于原桥南丈余处重建。此文即为纪重建事作。民国汪雨相抄录碑文时，撰文者、书写者姓名已有残损，据捐资建桥者姓名推知，碑文作者为本镇人潘人也，书丹者为凤阳人潘宁世。

物之来也，必有以致之来者；无以致之而来，谓之自来。盱之南有镇，镇之南有桥，桥之名曰“自来”。以故知镇以桥名，非桥以镇名也。其上一石为脊，无车马之辙迹，皮骨色泽，今古如新，亦异事也。但岁时既久，边爪倾颓，其西南一角已裂坏欲断。今而后行之戾止，将有褰裳而咏匏叶者。吾镇乾初程君怒焉忧之，谋诸乡人，欲为修复之举。同时有仲骞胡君、克友汪君、康侯金君、谨公杨君感奋而起，解囊以勤其工，竭力以董其事，更有里党之同人，往来之过客，踊跃欢欣，乐为趋助。于是觅工匠，购土石，不日之间，非徒如旧，功且倍之。

余随诸君后，往观厥成，徘徊桥上，东望迤迤蕉山，峰回路转，西望嘉山霁雳，遥接太平。下有平畴埜水、古寺荒邨，时林木中脱，翳然在寒烟夕照中。其南侧垆峰斗岸，绵亘营冈。距桥数武，夹道双分。右通古顿，左达六棠，辘辘哼哼不绝于耳。北侧点笔尖、开门岭，而全镇烟火，起伏不时，其间梵宫民舍，掩映松篁，大有画图之致。于时顾而乐之，不忍舍去。诸君乃谓余曰：“斯桥再新，足以不朽。子曷记之？”余忆自先人居此，几及百年，且生于斯，长于斯，习见习闻，略知其概。余齿已垂七，虽衰塞固陋，亦何敢辞？

按桥之名，考之兹石：元至正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其日时水泛滥，有大石溯流而上，止于溪侧，居人挽之，跨涧为桥，长□尺，广八尺。今桥□重建□水上流，去故桥南丈余。地就石□□也，长三丈二尺，广一丈四尺，上增左右石栏，高二尺□寸，宽衍广平，喻于昔制。呜呼！古今不相及也久矣！前人创之易，后人修之难，从未有前数百年之创造，其后□□之，且恢宏而阔大之如今日者也。抑余于此，□有异焉。古人之不可考矣，今之人力举其废坠，是今之不必不若古也！余□再数百年后之今人，复不让今日之古人，则斯桥之自来者，既能自立，并能自坚，断断乎不至于自去。即再数千万年，而斯桥岂不永永乎？是桥之灵也，人之力也。抑□桥之幸云。

里□□人也氏潘□本谨撰，濠上宁世氏潘景安敬书。

诸公助银列后，纠首：江象文、胡仲骞、程乾初、汪克友、汪永茂、孙从周、程其聚、金韵闻、胡麟升、江基成、潘人也、胡永达、许怡丰、冯瑞卿、鲍秀章、金康侯、程恒□、程介眉、侯广盛、高宜生、张□□、□正文、邹□白、杨谨公、潘宁世、程兆远、胡彭年、傅祥生、黄郁文、金□符、程奎初、舒廷仪、李多之、黄有□、孙天秋、朱云仲、李天奇、黄有衡、方近鲁、蔡玉兴、赵存敬、彭汉升、

黄锦文、金瑶□、张□□

大清雍正五年岁次丁未仲冬月中浣之吉

(选自民国汪雨相《嘉山县志稿》之《古迹》，汪雨相手抄本)

#### 跃龙冈寻碑记 李泽同

按：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春，李泽同寻访“孕龙基”，只见“跃龙冈”三字碑，二郎庙倾颓，庙内李维楨《孕龙基圣祖灵迹记》碑断为两截，“灵迹”不在，故作此纪其事。李泽同（1857—1918年），字普卿，一字浦青，明光人，廪贡生，服膺程朱理学，多有著述。光绪三十二年，于明光集创办缉熙两等小学堂。

尝翻观历史，三代以后，惟汉、明得天下最正，匹夫而致位天子，且俱不数年而建一统之业，其开初建置亦非他朝可比，诚盛轨也。第《县志》所载，明太祖生于乡北之红店堡。

岁戊申，春日乍晴，爰约二三友人为踏青之游，访其谓“孕龙基”者，地属高原，末山峙其北，明光山当其南，池水曲折于西，其村农错落，而环居其旁者十数家。有碑巍然，迫而读之，为“跃龙冈”擘窠三大字。旁数十步有二郎庙，半就倾颓，寻径入，见一碑分裂于砌草间，文半残缺，不可读。以意属之，殆叙太祖家世及降生之事也。忆太祖以淮右布衣，平汉吞吴，南驱北攘，拯生民之疾苦，复上国之衣冠，岂不赫奕一世？乃曾几何时，而庙社倾夷，孙裔零落，一朝之丰功伟绩，半付于荒烟蔓草中。

余常谒献陵、孝陵，求其享殿、宝城，已无片瓦。惟禾黍高低，翁仲罗列，樵夫牧子踟躅其间，以彼托身之所，已不堪寓目，况此始生之地乎？数百年来，祸变几经，今天下又多故，一为感触，犹令人低徊向往，一二老农谈轶事，大半神奇惆怅，而遗迹就湮，斜阳无语，徒见山高而水清，有心人能不感慨系之！于是归而为之记。

(选自民国汪雨相《嘉山县志稿》之《艺文》)

#### 明光己酉火灾记 李泽同

按：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四月，明光集发生火灾，李泽同作此文详述火灾发生原因、发生过程及损失情况。对当时明光集的规模、布局、经济等情况记载颇详。

明光山，位坎面离，其余脉蜿蜒而南，迄于南涧、东涧合流处。又数里，市集即据其南端，中辟街衢，东西列市而居者鳞次栉比，以故最畏火患。而乡人之捍御奋勇，亦惟火盗为最。溯乾隆四十四年南街火，延烧百余家，里人赀资赈难，有碑记其事。光绪十七年三月，街西火，自南而北，烧三十余家。然其屋大都兵燹后草创为之，且只门面，尚未为剧也。

宣统元年己酉四月十一日，时加未，火起于街东张巷之北某宅，延烧南北，并

越街而西亦如之。南去分水岭，不过十二丈，北至小街，去其半。事后调查，为户二百有余，为屋一千一百余间，而关帝庙正殿及福星宫后殿，亦付焚如。诚自来所未有也。先是二月后即少雨，闰二月、三月亢旱，复多风，里人咸惴惴。至四月，旱益甚，田禾枯槁，沟塘尽龟坼，井泉不足供炊爨，初九日大风连朝，十一日南风愈烈，亢甚，如踞烘炉。时民居前门为市，率用苇蓬蔽日曛，低且连接。宅后园积草薪，防阴雨，堆如阜。火初起，风从西南来，焰向东北，延及草堆，不可卒灭。嗣风又转东南，复循诸苇蓬而四散分驰，适街心又为诸铺面货物所堆，内如纸爆煤油类，又易引火，于是倏而赤焰燿天，黑食如雨，火气熊熊，蒸人不可耐，风烟驰突中，见火鸽飞舞散落，如药线之引燃而爆发也，里人卒惶骇无可为计。时惟闻呼号声、裂竹声、碎瓦声，为时不过三句钟，而黑厦矗立，一片焦土矣。

方事之殷也，有赴人家救火，运物未毕，而已宅已烬者；有运物于外，移二三处，卒为火焚者。下至鸡豕等畜，毙者相枕藉，余烬彻夜不熄。后三日，断垣棘壁间，犹熏灼难近也。余有二宅，一在张巷南，十余间，一在庙巷南，三十余间，女学堂即在是，寸椽片木无存。计中间楼以北，街东惟余李姓二家瓦五间；街西惟余曹姓瓦屋八间，李姓、秦姓瓦屋各三间，则以皆封檐，四围无小屋故，其余瓦屋或以堆物而致焚，或以油酒火药而轰去。呜呼，真可谓浩劫也已！尤可惜者，乾隆五十二年本镇驱逐回民之碑，卧于中间楼地基上，裂为数十段，及乾隆火灾义赈碑嵌于墙者，亦为火灾而断焉。至于关帝庙，则以方鸠工添盖，草料积于庭除，落火延及福星宫则因火起有人祈神烧香，遑遽遗烧。噫！祝融肆虐，岂能以木屑祷祀而免乎？时南街诸人感于乾隆之事，且恐市废，乃为赈恤计，踊跃捐资得五百余千，邑尊梁公拨赈二百千，又五河县助赈四余千，津浦铁路工程诸君慨赈若干千，则皆胡子菊潭与堂侄云程所募也。望后得雨，人心稍定。下弦后复连雨，且麦已登场。爰泚笔而为之记。

（选自民国汪雨相《嘉山县志稿》之《艺文》）

民 国

#### 募修滁县琅琊山开化律寺大雄宝殿缘起 黄 铎

按：晚清太平天国战乱，琅琊寺被焚毁，仅存无梁殿。知州熊祖诒于滁州将军集准提庵访得达修和尚，命其主持琅琊寺重建事宜。此文即黄铎为募集资金重修琅琊寺大雄宝殿而作，作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戊寅，1908年），直至民国11年（壬戌，1922年），寺院重建完成，由住持达修书丹勒石。此时滁州已改称滁县。黄铎，滁州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举人。光绪十年（1884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任歙县教谕。擅篆书。曾参与醉翁亭重建，留有楹联题刻多幅。

琅琊山，名自晋始。昔晋元帝为琅琊王时，将渡江回翔，停驻于此，故山与溪皆有琅琊之称。

山在滁城西南十里许，势伟拔，起伏绵亘，与丰山、花山争奇竞秀；而琅琊之

名尤著。深岩邃谷中，修竹清泉，别饶佳趣。陟山之巅，南望大江如匹练。江以南诸山，出没隐现于烟云杳霭中。盖淮东胜境也。

自唐大历中，李幼卿为刺史，搜奇探胜，于山深处建开化禅院，是为有寺之始。又于山罅中疏泉凿石，池曰“庶子泉”，李阳冰篆铭。又有吴道子画观音及须菩提像。寺前后复有明月池、观音泉、琅琊溪，山巅有日观亭，寺后有雪鸿洞、归云洞。诸胜迹皆与兹寺相辉映。宋仁宗时，且在山中建“御书阁”，藏四朝御书，以艺祖立功发迹之所故也。厥后亭与阁虽废，而兹寺以名山故，屡废而屡兴。环寺多摩崖，书皆名人游者所题。自宋皇祐、淳熙、乾道以来皆有之。

明洪武初，学士宋濂；万历间，同卿萧崇业均有游记。国朝乾隆中，朱竹君学士督皖学，穷览兹山，资“香积厨”为休息。幕中魁儒、硕士，如阳湖孙渊如、洪稚存、黄仲则、江都汪容甫诸先生，咸与焉。刻石雪鸿洞，今尚存。兹山之胜可知。而兹寺亦赖不朽矣。

惜自咸、同间，毁于兵火。平定后，稍有旁舍数楹，而昔时之大雄宝殿，巍峨宏敞，今在荒烟凉露中。名山减色，游者憾焉！

寺僧达修悯古迹之就湮，将遍走大江南北，乞诸达官贵人、胜流杰士暨绅商各界中诸大檀越，共发婆心、修善果，冀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为光复斯寺计。其托钵之苦心、复古之宏愿，亦实可嘉。而非徒张惶象教己也。

或者谓今日时势，方且改寺观为学堂，变寺产为学费，斯举殆可以已。然佛法入中国二千年，清静为宗，于中国非有侵损，非有激刺也。似彼教尚无恶于天下，今日存什一于千百。揆诸公理，诘曰非宜！英得印度，而婆罗之教未尽渐灭也；日本新政，尽法泰西，而自唐以来，素所崇奉之释教，不肯骤废。于本愿寺僧加保护焉，募修兹寺，当亦达人所许也。又况琳宫紺宇，点缀名山，存晋唐宋明之遗迹，是亦共登临怀古、开拓心胸之一助乎。爰应达修上人之请，为叙其缘起如此，四方君子幸垂鉴而玉成之。滁为江淮孔道，铁轨之所经也。诸君子他日来游，亦可慨壮观而无憾，而布金嘉惠，勒石崖间，名且与琅琊山并传矣。谨叙。

光绪岁次戊申春仲 郡人黄铎撰

中华民国十一年时壬戌小阳月 寺僧达修书丹并勒石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琅琊寺大雄宝殿殿后碑文抄录）

#### 琅琊寺纪事碑 戴传贤

按：民国22年（1933年）5月，戴传贤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巡查关中、河洛。回京途中邀林森游览琅琊山，赞赏达修重振琅琊寺，特为之撰文勒石。原碑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戴传贤，字季陶，号天仇，又号孝园，原籍湖州，故称“吴兴戴传贤”。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元老、理论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三十八年（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琅琊寺另有其所书《唯识二十论颂》碑刻及《题破山寺诗》摩崖题刻。

滁州琅琊山开化律寺，起自禅门，初名“宝应”。与明州“雪窦”同为化导正法

宝藏。及智仙住守，庐陵过从，于是智与禅通，仙与佛会。而梵刹之名，转为醉翁所掩。历劫之后，荒废殆尽。皓清来往，千华分灯，山运寺运，重光并明。

乃未及百年，又遭“红羊之厄”。至今，寺主达修重开觉路，复蔚然深秀之山林，建庄严妙净之道场。举凡吾人读古人所道“琅琊胜景”。无不应有尽有，垂统创业之功，至可感矣！

达修今年不过七八，计其初来此山，仅二十许。人而有坚定之伟力，斯足称矣！国家破碎，山河閻澹，生今之世，欲救国救民，复建周秦汉唐之盛业，则人人学达修可矣！

夫世无奇事，人无奇才。凡所谓奇者，斯即不正之显现：一事奇，则众正事俱废；一人奇，则众正人俱隐。佛以断二边，住中道，教学人。孔子以“允执厥中”，为中国一贯之真传，遂承之，以启后贤。东西正教，义理无差。平等平等，幻化之迹象，随时空、因缘而有别，真如之实相，超时空、因缘而永在。

达修之平淡无奇，而能成就其与名山同寿之事业者，道其在是乎？！是□□乎，修行之正道者矣！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下旬，余随主席林公，西巡关中、河洛，见□□生之凋敝，地方之残破□□□□悲伤感奋，而寻其所以致此□□皆不循正道之业力所召耳！归巡重游琅琊，见达修和尚之平淡者，益加平淡，而其事业之广大精微者，更方兴而未艾。感而叙以赠之达修，勉乎哉！余将师之矣！

吴兴戴传贤叙于开化律寺之醮醮轩 吴县邹念生刻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琅琊寺所藏碑刻抄录）

### 游醉翁亭 盛 成

按：民国25年（1936年）寒食节，盛成与妻子郑坚、郑坚之弟郑成武、方令孺、徐悲鸿一行五人，自南京渡江，由浦口乘火车往滁州游览。方令孺回京后，作《琅琊山游记》（参见《方令孺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文中同游者姓名多以××代替，《琅琊山志》（黄山书社，1989年）收方文，1998年出版《滁县地区志》亦载入。滁人一直误将丁玲列为同游者。盛成游后，作此文。盛成（1899—1996年），江苏仪征人。国际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作家、诗人。

寒食前一日，我们在白下吴宫食堂花园茶厅中，计划作清时节的旅行。座中有徐悲鸿、方令孺、黄显之、郑坚及丁玲女士。遂决定往滁州去，游览醉翁亭。决议之后，显之想起清明前一日姜咏洪先生公祭，不克同行；丁玲女士也因故，不能渡江。

翌晨，方令孺、徐悲鸿、郑成武及余夫妇等四人，乘车出城。到兴中门外江边津浦铁路新轮渡码头，买下关到滁州来回游览票。乘八点钟船，过江，搭八点三十分专车启程。过乌衣，西望群峰，琅琊隐约可见。十时许，抵滁州。出站，雇人力车二辆。穿过隧桥沿大街进东门。沿城左转出南门，城中有河，称为沙河。又有砖塔三四座，南门上相传有柴王墓，未及往。

出城过大桥，即至去丰乐亭与龙池岔道，越过山腰，见道旁有小池。题曰“紫

薇泉”，水中有绿藻，色与初黄之柳，在春光中彼此相映媚。宋吕元中有《酿泉记》：“欧阳文忠公，以右正言知制诰，谪守滁上。明年得酿泉于醉翁亭之东南隅。一日会僚属曾于州岩（编者注：“州岩”误，应为“州廡”），有以新茶献者，公敕吏汲泉，未至而汲者仆，出水且虑后期，遂酌它泉以进。而公已知其非酿泉，穷问之，得紫薇泉于幽谷下。文忠博学多识，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临泉上，名之曰‘丰乐’。当时名公宿儒，皆为赋诗，以纪其事，由是紫薇泉始盛闻于天下。今帖所称酒名，岂非‘滁阳官酿’耶？”（编者注：盛成称此文为《酿泉记》，误。应为《紫薇泉记》，参见南宋祝穆《方輿胜览》卷47《滁州》“紫薇泉”条）这池泉水，还有这样一段的掌故：它是因为欧阳公要喝好茶，汲水的人，失足掉下酿泉，非李代桃僵不可，这才发现紫薇泉。由泉而后有丰乐亭，由泉而后有滁阳官酿酒。上坡竹树林中，即是丰乐亭。进门左有苏东坡写其师欧阳永叔作《丰乐亭记》。可惜原刻碑石早毁，此乃翻板。

由侧门出沿山腰而行，岩上有诗一首为京山马乾元作，末句云：“风流人已远，同乐到于今。”惜字迹模糊，不能窥其全璧。下坡有津浦路运石子支道，地为石子山。山头有农夫操作，对我历述荒年之苦：对面山庙中的道士，因为没有香火，去了五年，还不见回来。下山即到龙池，潭中有五石柱，六角形。四隅高出，当为楼的石础。老道告我说是明太祖初期的皇宫，东南有马皇后梳妆台。这个老道托着钵，手中拿着蜡烛和火柴，以备游人到池左砖洞中去用的。他就住在山上朝阳洞中，靠游客生活的。其实这并非皇宫，乃古柏子龙潭庙遗址，欧阳公曾有《赛龙文》，明太祖曾来求过雨的。由龙池到醉翁亭大道，必须经过产铜矿的区域，及第五林场，老杏成列，春暖花开。右转上大道，道旁有一石像，俯卧地下，背上有新安潘宝谦题“一醉千秋”。我们齐呼：“醉鬼万岁！”

“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去年旱，前年更早，虽有酿泉，不闻潺潺的水声。道旁有樵夫，各挑了一担杂草进城去卖，卖得上价，也不过八九百文至一千文。一家七口或八九口，就靠这一担柴生活。天下雨，人家不买湿柴，贱卖都卖不出去。他们都是山东临沂县人，因为天下多事，水旱连年，十几年前就南来逃荒的。滁州本地人又到什么地方去逃荒呢？到上海去，到南京去。男的拉车女作仆，乡村的人，逃到都市里，逃到租界内，受了文明的洗礼，回家也过不惯哪！这是今日严重而难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前行过薛老桥，跨酿泉两岸，桥由山石堆成，极富于田舍风味。过桥即一土地祠，为中国宫殿式之雏型，两旁有壁画：一为行吟樵夫，一为金蟾刘海。门上有联云“肯与邻翁相对饮，却寻田叟问耕耘。”走上不几步，就到醉翁亭了。

醉翁亭当明朝文徵明来游时：“亭已圯一角，东西壁尽塌，萧然几于草墟矣，相顾叹息而去。”现在的醉翁亭，可以住人。可惜太像一座城市亭园！翼然临于泉上的醉翁亭，面前有壁，壁外又有围墙，不但看不见泉，而且也听不到潺潺的水声。围墙之内，重迭着许多建筑，还夹杂着一些与环境矛盾的布置，以至于欧苏遗迹，皆为俗氛所蔽翳，我与悲鸿也只得相顾叹息而去。

由亭西行上坡，前有新建山门，上书“蔚然深秀”。由山腰东转，有舍利石塔一座，两峰之间，又有新建之“峰回路转”碉楼一座。门内有卖“滁山贡菊”的小商人代卖五香鸡蛋及水果。旋转前进，由东向西，野花乱放，幽雅芬芳，草色欲滴，春光旖旎，郑坚在林木中摘下一枝绿藤，绕在头上，叫我代她摄加冕的影子。再前行不及一里，马路不通，乘车者下车，步行上山，进山门为一大院落，右转进门额上有九峰琅琊敕建“开化律寺”石匾。明万历己亥夏重建，清嘉庆丙子秋皓清募修。门上有联云“东晋留千秋遗迹，南谯第一座名山。”寺在琅琊山中最深处。山以晋元帝为琅琊王而得名。过山门，左为一大院，西有新建之大雄宝殿，院中有明月池，池上有桥，但不见吴道子画观音、须菩提像，反而丰乐亭中有此翻刻。休息于明月观，对面石崖上有许多题名，迎春柳阴之下，有“民国六年丁巳十一月，桐城施从滨率师赴赣，道经南谯，揽辔登山，勒石以志。”我们在孝女施剑翘杀死孙传芳的明年，看见这块石刻，自然发生不少感想。

东角有池，题名“濯缨”，忽然令我想起近人的近作：“茂林修竹似兰亭，纵使无泉亦足名，冷暖自知言说废，出山常是濯缨清。”濯缨泉上，坐着悲鸿与达修，一个在生命苦痛之中，一个在生命斗争之外。一个两手如拳，一个念珠在握。一个度着流落生涯，一个苦修三十年。一个说弄得我苦极了，一个念阿弥陀佛唉！还有鹤立似观音的方令孺，影子射在“濯缨”二字上面。迎春柳黄花映在夕阳中，我希望牡丹早放，好告诉我花根下面有否庶子泉？当初李幼卿做右庶子官领滁州太守的时候，“饥者粒，流者召，乃至无讼以听。”所以老百姓爱饮庶子泉，关于庶子泉的铭篆诗画，一切的一切，皆为世所宝。到了欧阳公爱民如子，不让前人，他说：“庆历五年，余自河北都转运使贬滁阳属，至阳冰刻石处，未尝不徘徊其下。庶子泉昔为流溪，今山僧填为平地，起屋于其上。问其泉，则指一大井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唉！太可惜了！

琅琊山上开化寺中明月观，假如没有明月，那真是恨事！前年大旱，去年大水，今年又闹春寒，简直是雪上加霜，一片荒芜！牡丹花放不出来，只有山兰在这长期岁寒中挣扎着。梅花的抵抗精神，正在偶尔清和的时候表演着。常宽和尚领导我们上山去游祇园及新建之藏经楼，内藏班禅所赠法宝，及戴传贤赠经两橱。登楼远眺，天晴可望六合诸山，并可见开化寺座在山谷深处，如在琅琊怀抱中。下楼出圆门，左转西上阶出门，为一大石洞，名“雪鸿洞”，崇祯甲戌菊月北海仇维楨题，宋大斗曾研易其中，洞阔两室许，中有一穴，深不可测。壁上名人题识极多，有新刻“南无阿弥陀佛”六大字，据僧云为宋太祖手书，某君携来搨本而翻刻于此（编者注：“南无阿弥陀佛”大字题刻实为达修所作，题款为“中华民国十九年嘉平月佛诞日。寺僧达修敬书”）。悟经台，即在洞之上左。为明张方平写三生经处（编者注：应为“二生经”，张方平为北宋时人。参见宋代文选录，苏轼《书楞伽经后一首》），万历四十年刘日升为之筑台。再上为清风亭遗址，亭西有归云洞，内有石碑，字迹因前面有岩石保护极清楚。“宋英宗治平二年四月八日，杜符卿者为上谗長老书。”洞外有盘石，似圆桌面。

再前为石上松，一桧从石隙间长出，已千余年，还是小树。中国常误认桧为松，如南京梅庵之六朝松。照《尔雅》上说：“桧，柏叶松身。”叶尖硬如柏叶，干粗裂如松身。桧年比松老，不易腐化，曲阜尚留有孔子手植桧。这颗石中桧，假如不受人的摧残，其寿命当十倍于开化古寺。桧居榆林之中，有青皮榆、糙皮榆，更有榆根，深入石中，亦可见生物在自然界与石头的大斗争。岩石上红白的斑点，就是藻菌共生的地衣。地衣是生物界开辟非生物界的先锋。点水不润的顽石上，地衣能同它接触，使它侵蚀而软化。地衣的遗骸上，可以生长其它的生物。这一座岩石的琅琊山，如今有几尺厚的腐殖土，无疑的，盖着无量数的地衣，及其它生物的尸骸。在这些坟墓里，长出瑞香花，黄色管状。广姑花为百合科植物，白瓣绿萼。野丁香俗名老鼠花，紫色。春鹃，豆科植物。野樱花皆最美，大戟科的狼毒为最多。

由石上松至皓清塔。皓清为复兴开化寺之一人，嘉庆二十一年来修古寺，道光七年圆寂，居山十一年，将开化禅寺改为开化律寺，寺之创始在唐代宗大历时代，法琛始建开化禅院，留大历井，独孤及曾为之序。后来韦应物做滁州太守，尝和标禅唱和，留有“隐居西石室，月照山苍然”之句，以后有觉禅领五百梵僧，住开化禅寺。宋代有智仙代欧阳修作醉翁亭。又崇定得佛舍利六百枚，建舍利塔四十九座于道旁。元季兵燹，毁为丘墟。明太祖洪武六年，绍宁复拓故址，孝宗弘治四年，文徵明游琅琊山时，“败毁更甚，唯山上下宋元人游历名记，剥落之余，尚隐隐数百处。”一直到皓清来主琅琊，规模复备。其徒有“摩诃和尚”口钝脑拙，不能念阿弥陀佛，只知念“摩诃”。当其师远出广东募化的时候，他无以为食，煮石以为食，因而得道，至今仍留有摩诃锅于岩壁间云，妙事！妙事！

咸丰洪杨兵乱，复兴事业又被烽火毁去。直至光绪二十八年，达修来住开化寺。他来时仅有无梁殿一楹，山上下不见森林踪迹，达修敝衣恶食，惨淡经营，种树造屋。于今可三十五年，新建大雄宝殿、藏经楼、明月观、祇园、僧寮、客堂，规模大备，皓清有知，真可大慰！中华民族要人人能学达修和尚，三十年后，中国一定多长许多森林，多添许多建设。

下皓清塔，往无梁殿。此仅为洪杨所未毁者。如据《古今图书集成》所载：“玉皇殿，在城西南十里琅琊山，不知何年创建，梁柱皆以砖石为之，规制巍然，为诸殿冠，万历间，增设天门三层，其第一层今仅存址。”这座无梁殿，老而不死，巍然独存。其建筑亦甚古怪，与古罗马之庙堂相类似。古罗马之庙堂，为三穹一廊，状有脊穹，有左右两侧穹，脊穹深处为祭台，对祭台而开正门，进门有门廊。初期基督教堂仍保守此型式。复后于三穹之旁，加左右臂穹，使成十字形。由单十字而变成复十字，遂为以后教堂之典型。这座玉皇殿建筑与古罗马庙堂及初期基督教堂相仿佛，三穹一廊。其不同处，与其廊在穹端，此处廊在外侧穹之左变成又一外横侧穹。其所以变成外侧穹之理由，因为玉皇的祭台及神龛，均在内侧穹之中央。与罗马不同的，祭台不在直的方向，不在正穹之一端，而在横的方面，在一侧穹之中央。砖砌之柱，酷似哥德式建筑，十字形，在九十度直角之内有两个近四十五度的锐角，正殿供有砖柱四根，凹进壁间之半砖柱又四根。门廊建筑较正殿繁复，廊柱四根横列，十字形，大直角内包一小直角，比殿柱较简单，廊穹两端，无装饰物，

穹之中部迭置如卷形，斗拱为一斗二升，约当柱全部五分之一。庭院中有石天香炉一座，四面有石格子，下部四周石上皆有浮雕，西面之一对飞马，海上蹄空，神乎其神。考《滁州志》云：“层台殿宇，高矗云霄，大江南北，称巨观云。今重修。”中国的无梁殿多为明代物，且系层楼式。若以石香炉上之浮雕及石格子看来，好像唐以前的作品。门外汉将这个问题只得质之于中国建筑专家。

晚上的明月，实在好看！悲鸿画了“石上松”与“老鹰”之后，达修携出许多古画来请教。我戏说道：“山僧出古画”，方令孺接道：“明月照高岩”，悲鸿道：“清游兴无极”，达修结出第四句：“一夕有前缘。”到大殿前明月池桥上望月，形影相依，名实俱在。上殿往祇园席盘石上，常宽知我为欧阳竟无先生之门人，求我说法。噯！我如能说法，顽石自点头。不过明月也说法，清风也说法，山兰也说法，拔一切苦，得究竟乐。如今是拔亡国苦得自主乐。眼见这琅琊山月，要变成关山月，月虽皓洁，当有了隔江之明。登藏经楼再望月，一望一悲声断绝，月呀月！到无梁殿，松间偶露丝丝残缺，这真是相思情切。各人望月情绪不同，悲鸿向西方望，方令孺向东方望，郑坚向南方望，她不放心的保罗与碧西（编者注：保罗与碧西是盛成与郑坚之子女），我向北方望，常宽师独向上望着北极星，那是不同的标准。也是各种动向的起点。

第二天早起，即随常宽和尚出寺登山，一步一步爬上山顶，抵南山门。远望太平府诸山，层峰重迭，东上为天后宫遗址，地名“娘娘顶”。现在道家势衰，佛教势长，已改成“观音顶”，不久将建观音堂于其上。我们忙到残础之下，去摩挲旧碑，识别为《琅琊诸隐君植木记》为明石玺撰，是一篇极好的造林文章：

天地间山水，一而已，然有幸不幸焉。人为之也。其在中州大邦者，高人逸客，相与种树植木，培护爱养，遂致桃李成蹊，松柏凌汉，足以壮山之奇欤？而文家墨士，因以轮蹄络绎，争观其胜，而题其美，固幸甚矣乎？其有还于荒陬僻嵩者，登临罕及，种植弗加，间虽自有生息，亦不过为樵夫牧竖之所践伐，而人卒以濯濯为山病焉，其不幸亦甚矣乎？吾滁山水名天下，而琅琊为最。其间群峰起伏，涧壁盘旋，不知其凡几矣。若夫有色交翠，有影交辉，或清飏送凉，或浓阴生寂，则皆乔木佳林森秀中外也。不尔，则孤高光洁，其不以濯濯弃琅琊者几希！余自解组归田，寻盟山水；近独喜琅琊松植之盛。一望如云，而峰壑因以增美。至于种植所自，竟不知其为谁已？昨郡中待价庠元景欧秦友遇余而言曰：“里有刘君大德、万君钧者，素以善行著闻，曾于万历乙亥，共植松千株，于琅琊之山，今皆挺然成茂林矣。人之欣羨而归功者翕焉，请先生一言为记。”余曰：“噫嘻！人之欣羨，其即余这所欣羨者欤？窃以是深为琅琊幸也！而况诸郡之善行表表，龙足以衍庆于无穷者，山灵其将有永佑乎！”遂为之以记。

我在抄这一篇小品文章时，悲鸿把他胸中的块垒，向太太们吐了出来，洒在粉

红的野樱花上，但听常宽和尚坐在石台上面对着幽谷深渊，口中高唱《药师赞》，他可怜天下人，同情苦海中人，要代他们消灾，要代他们救难。这种古东方的祈祷声，在这无情世界，得否一个回音。

登北山顶一穷琅琊之究竟。最高峰上最高风，荆棘与顽石，毕竟能抵抗到底。过小村，茅屋三四椽，开化寺佃户之居室，不及山下寺远矣！下山骑驴进城，过酿泉时，太太们要坐一刻。我们到城内中心桥大街傅同兴酒馆，痛饮“滁阳官酿”的江米酒，饱啖乌背金鳞的“孟公坝鲫鱼”。长一尺，重斤半，与六合“龙池鲫鱼”一百里之间，遥遥媲美。

宋濂说：“世间奇岚如琅琊者何限，第以处偏州下邑无名胜。士如秀卿者黼黻之，故潜伏而无闻耳，且幼卿固能使琅琊闻于一方，自非欧阳公之文，安足以达于天下。”欧阳公那篇《醉翁亭记》，代表道德文章，才能把我们引到这个挺然成林。达修和尚三十年来植木的结果，石罅再生，当必写一篇《达修上人植木记》也。

（选自《国闻周报》第13卷，第22期。民国25年（1936年）6月8日出版，第29-34页）

#### 跋积玉桥残字 江克让 李瑞清

按：据民国《全椒县志》载：“积玉桥残字，正书。无年月，在学宫内。”又有按语“积玉桥残字，民国六年发见，桥断于宣统元年，至是年重修，始为邑人江克让所得，共拓八十六字，前后凡四跋，各纪此事颠末。近经金石家李瑞清曾临鉴赏，论为萧梁人手笔，与鹤铭同时。原石仅存二十六字，藏学宫内，余悉罄入桥址，填没难拓，惜哉。”

江克让跋云：全椒积玉桥相传建自汉初，邑乘仅载宋嘉祐二年建，盖重建也。今桥圯，得当时石刻，字雄浑中寓宕逸之意，几欲颉颃瘞鹤，当是六朝人书。惟字系千文，似又在萧梁以后，其为古物无疑也。包安吴称瘞鹤，隶情篆意，余于兹刻亦云。集存之以俟鉴古者论定。丁巳（编者注：即民国6年，1917年）初冬。

天下奇物，恒得之意外，积玉桥断已十年矣。今重修始将坠石出诸水，堆积两岸。前月初，有吴、朱两生于石上偶拓六字，适陈、徐两君见之，携以质余，余见其结构奇古，笔法原本汉魏，因命盛生德闾暨季男兆沅，日寻乱石中，抉砂剔藓，渐拓至四十余字，装潢成册，置诸家塾，以便临摹，并示此字搜获之缘起云。丁巳仲冬。

此字散见桥石，每石一方，上刻一字，想当日石数近千，故书以千文，真煌煌巨观也。惜桥下舟楫往来，多漠不置意，致千数百年之久，邑人无知者，此桥不断，今日犹难发见，丰城之剑，得自狱中，光矗斗牛，实难闕灭，此刻之显，良非偶然，惟所存不及十一，不无遗憾焉。丁巳冬至后一日。

总观前后八十六字，系渐次拓得，加以石质各殊，故有浓淡完缺之异。以上三跋随时所纪，字数未符，今已尽搜求。皆盛生与季男所亲拓，甚非易易。虽天寒墨冻，手皴指瘃，未敢一日稍辍，亦已勤矣。余数请于董工者，宜力谋保存。乃仅留二十六字，舁藏学宫，余悉毁弃，此又幸中之大不幸也。兹因原石不复可得，爰出拓本付石印，公诸同好，庶前贤遗墨，不终湮灭，是则区区之微意也。戊午（编者

注：即民国7年，1918年）新正上元日。

李瑞清跋云：全椒积玉桥，故老相传汉初已有桥，近圯。吴佩之、朱理真拓之以示江退公先生，先生大惊，以为有汉魏遗矩，乃命其门人盛峻居及其子兆沅于乱石剔藓搜拓之，得七十余字，由广文汪鼎丞先生以拓本来。其用笔古厚浑朴，文字之损益皆六朝法也，如“归”、“为”、“让”、“坐”、“知”、“凤”等字是也。然字略带行押，如“律”、“良”等字是也。当梁人书鹤铭书势亦带行押体，况文本千文，当时周兴嗣初奉敕为千文，或民间盛行以之记石数耳。己未十二月（编者注：为民国9年初）。

（选自民国《全椒县志》卷二《輿地志·古迹碑刻》，民国9年刻本）

### 皖北三界民众代表邵树谷、吴敬业呈请设（嘉山）县原呈文

按：民国20年（1931年），三界镇民众代表邵树谷、吴敬业呈文国民政府内政部、安徽省政府，要求设立县治，防范匪患，并请以“嘉山”为县名。此文追溯嘉山县设立前之历史，说明设立县治之缘由，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呈为请求变更行政区域，设县分治，以利庶政，仰祈察核事。窃维郡县沿革，代有废兴；形势变迁，治有分合。此盖基于人文之进化，而谋政治与社会环境之适合，以因应损益，其理有固然者。方今省、县行政区域，悉本于封建时代之遗制。其支配管理，是否能与民治精神相吻合，固为一根本问题。而人事日恶，渴于求治，迫待改革者，盖莫若敝镇三界为切。查三界处皖北，盱、定、滁、来四县之交，东北距盱眙百四十里，西距定远百十余里，南距滁县、东南距来安各百里而弱。历来县宰鞭长莫及；形同荒服，素称不治之乡。清同治年间，乡前辈吴勤惠公督川时，曾拟奏请立县，因疾终养，赍志以歿。宣统年间，滁州直隶李公惠棻因公莅境，察阅形势，感于设官分治之必要，会衔凤阳府知府李暨泗州直隶州余，详请省峰，蒙冯中丞煦批准附片拟请，将皖南池太同知移驻三界，藉资镇摄。旋因武汉起义，事未果行。民元以后，军阀把持，难与言政，迁延至今。敝镇目下所最感痛苦者，莫若匪祸。溯自民七以来，盗贼蔓延，日甚一日。商旅不能安于其途，农夫不能安于其亩，士庶不能安于其居。一夕数惊，百务俱废。揆厥原因，盖由于不治。以云官治，则僻处边隅，几同化外；以言民治，则户籍各殊，事权难一。官厅以其不易治而放任之，人民以其不能治而走避之，盗匪以其无人治而得肆意蹂躏之。虽有团防，而数寡器窳，非其所畏。亦曾请兵搜剿，而伤亡互见，莫戢器氛。嗟呼！匪患一日不清，斯民将无噍类。官厅纵不为吾民计，将不为税源计乎？夫善调瑟者，必易其弦徽；善治病者，必烛其症结。树谷等筹虑再三，计惟有请求变更行政区域，设县分治，庶几于水深火热之中，登吾民于衽席。兹更就管见所及，将设县理由及办法，谨为钧府（部）缕晰陈之：

县长为亲民之官，辖境不过地方百里，盖狭则有国用不足之虑，广则有政务废弛之虞。查盱眙一邑面积，殆比滁县、来安两邑面积而过之，其所辖保分，亦足与两邑相埒，若割其三分之一，而益以滁、来、定之一部，则适合于一县之行政区域者一也。

三界居民八百户，人口五千余，与来安县治相等，其间人事纷繁，各属县官，

尝或数任不一莅止。贫苦小民，遇有压迫，感于赴县交通之不便，几于无法告诉，而土劣之流，乃益肆其狭黠；游惰之辈，勾结匪盗，为祸地方，此不得不请设县以维治化者二也。

三界学龄儿童不下千余，仅有一不完全之小学，经费支绌，无县款补助。其它附近数十里之村镇，设有完全小学者不过十之一二，虽有私塾，未尽改良，尤或不明党义，殆误青年，良非浅鲜。此皆由于距治辽远，学政有所不及，此应设县以振兴教育者三也。

三界附近数十里，崇山环绕，冈峦起伏，土味腴厚，奈何一望荒芜童濯，徒供盗贼之渊藪，识者憾之。倘使民安其业，益以官厅之奖励督促，俾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将见荒芜者尽为禾黍，童濯者形成葱郁。民生既厚，厉气潜消，福国利民，无逾于此。此请设县以兴实业者四也。

三界居江淮中道，扼津浦要冲，每岁谷物输出亦巨。行李安全，则商贾易集；资本流达，则企业易成，工商咸得其便，小民亦遂其生，是皆有赖于官厅之保护，而请设县以利商业者五也。

至于行政及佐治各官署，在当地不乏公共建筑物可以利用，一时无庸新设，则筹备非难。际兹省库空虚，骤增一县行政经费，似有不易，然苟于邻县等级之间，哀多益寡，一方面整顿田赋或附加税款，以资挹注，其不敷之处，由省库开支。似此办法，在公家虽受有形之损失于今日，而获无穷之功利于将来，而澈镇附近数十里之居民，一时感莫大之便益，其欢欣鼓舞于青天白日之下，有匪可以言喻者，此无妨于设县者六也。

综上所述诸端，设县非专为防匪，而有时乎为匪。务祈钧府（部）体顺輿情，准予变更行政区域，设县分治。并因三界隶于嘉山堡，拟定名为嘉山县。克日派员莅境，筹备成立，以利庶政，而解倒悬，除分呈内政部外，理合附呈图说，呈请钧府察核施行，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谨呈安徽省政府主席陈（呈部文同尾异，不备载）

（选自汪雨相《嘉山县志稿》之《嘉山设县原案始末》）

#### 嘉山设县核办原委（节录）

按：国民政府内政部、安徽省政府接设县呈文后，经省政府会议议决，同意设立嘉山县，并转饬省民政厅提请委员杨鸿斌及滁县、盱眙、定远、来安四县县长于三界镇开会商议嘉山县划界事宜。此文即嘉山县设县始末之关键部分。

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十二日，内政部批民字第一一六号，原具呈人邵树谷等呈一件，为三界地方盗匪蔓延，形同荒服，请变更行政区域，设县分治由，呈及附图均悉。应候转咨安徽省政府查明议复再行核办，仰即知照。此批。

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安徽省政府批第七六五号，呈同前由，呈图均悉，查此案前准内政部据情咨行到府，当经转饬民政厅查议在卷，兹据前情，除俟该厅议覆再行察核办理外，仰即知照。此批，图存。

二十年七月十三日，安徽省政府指令民政厅呈一件，呈复奉令提议邵树谷等请设嘉山县治一案情形，呈暨缴卷附件均悉。案经提出本府第二七四次常会议决，嘉山准设立，其划分区域办法由民政厅另拟等语，记录在卷，仰即遵照此令。件存。

中华民国二十年八月××日，委员杨鸿斌、滁县县长徐沛南、盱眙县县长蒋树勋、定远县县长张元群、来安县县长张凤乔等，呈为会衔呈复查勘三界镇建置县治必要情形，遵拟方案并绘图贴说，仰祈核转事。窃委员奉钧厅第三八七号训令开：为飭查事，案奉省政府第三六八三号训令开：案准钧内政部民字第九一六号咨开：案据皖北三界民众代表邵树谷、吴敬业等，呈为三界镇地方处盱、定、滁、来四县之交，盗匪蔓延，形同荒服，拟请变更行政区域，分设嘉山县，以资治理，牘陈理由及办法，赉同图说，呈请察核转咨施行等情。据此，查本部前为整理全国行政区域起见，曾拟定《省、市、县勘界条例》暨《县行政区域整理大纲》，先后呈奉令准公布，通行遵办在案。该代表邵树谷等所陈各节，是否均系实情，应请贵政府飭令民政厅切实查明拟议，呈经贵省政府查核咨部，以凭核办。除批示外，相应检同原副呈一件、图说一份；咨请贵政府飭查议复为荷等因，附送原副呈一件、图说一份到府，准此，除咨复外，合行检发原副件，令仰该厅，即便查明议复，以凭转咨等因，附发原副呈一件、图说一份，奉此。

查前奉部颁《省、市、县勘界条例》及《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当经先后转飭各县遵照办理在案。兹据该民等请以三界镇分设嘉山县以资治理一节，究竟该处有无设治县治之必要，除分令盱、定、滁、来四县县长会勘外，合行检发原副呈并图说各一份，又《勘界条例》、《办法大纲》各一件，令仰该员前往该处，依据《勘界条例》及《办法大纲》，会同该四县县长切实查勘，并妥拟详细方案，绘图贴说，具复察核，以凭转报，切切此令。

县长沛南等，奉同前因，委员遵即分赴各县，会商各县长，并将各县户口、田赋、面积分别调查及咨询各县人士，以三界镇有设立县治之必要。业于八月十五日，在该镇召集四县县长开会，并切实查勘四县毗连情形。其会议大旨，以新设县治，民众得如何便利；旧有县治，不受何等影响为原则。当经划出滁县马院墙、盈福寺、小岱山、樊山、江宁后、张八岭（即三都六保），来安县划出嘉山集、尹家集、张铺营三保，盱眙划出明光区、三界区、石坝区、管店区、自来桥区及涧溪堡南方之鲁山（仅指山脉而言）、古沛区南三保（即爱棠、西永兴、查家埠三保），定远划出嘉山（即三界镇）、大南（及大横山保）、大北保、潘家营、三和集、槐墟院，为新设嘉山县治之面积。又因所划幅员，与原具呈人所拟方案较小，拟将毗连凤阳县属之东南第三区境划入，似与《县行政区域整理大纲》第三条之第一、第二两项规定相符，一致通过，纪录在卷。至各县被划各保民众有无异议，非委员、县长等所敢预言也。奉令前因，除委员附呈请折并应缴各件外，理合将会勘情形及会议方案、绘图贴说并纪录，一并会衔呈请鉴核，应如何施行之外，伏乞钧裁。再县长沛南等，会章不会印，合并声明。

谨呈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朱。

附呈方案清折一份、详图四份、照抄会议纪录一份，又委员清折一份，又呈缴

原副呈一件、原图一份、条例一份、《办法大纲》一份。

附四县会议拟具设置嘉山县详细方案，计开：

一、查滁县全县区域，共计面积一万八千方里，计分八区（自治区），共八十八堡。统计男女十四万三千五百零九名口。正税应征五万九千三百八十九元三角三分八厘、附税（同数）、杂税额征三万七千八百七十六元。现拟划马院墙、樊山寺、江宁后、盈福寺、小岱山、三都六（即张八岭）共计六保，计一千三百十八户，男女人口合计四千七百七十一人，田亩二百五十五顷四十九亩五分四厘，额征三千五百八十一元九角七分八厘。

一、查来安县全县区域，共计面积九千六百方里，计分五区（自治区）。统计男女十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三名口。正税应征五万八千二百六十二元四角二分，附税应征四万七千五百零九元六角二分三厘，杂税应征二万二千八百四十八元。原拟划其西乡匪区之一部，计嘉山集、尹家集、张浦营三保。统计八百五十九户，男女四千一百二十五名口。田亩七十三顷六十二亩三分七厘。正税额须征二千七百六十元六角二分四厘。

一、查定远县全县区域，共计面积一万六千四百方里，计分六区（自治区）。统计男女三十七万六千一百三十名口。正税应征七万二千一百十元零二角七分四厘，附税（同数），杂税额征四万二千零二十元。现拟划嘉山保（即三界镇）、大北保、大南保（即大横山保）、潘家营、三和集、槐墟院共六保，户口三千三百三十七户，男女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三人，田亩四百四十三顷五十三亩五分七厘，额征三千零十九元五角五分七厘。

一、查盱眙县全县区域，共计面积四万六千二百方里，计分十区（自治区）。统计男女二十六万八千六百零五名口。正税应征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一元四角四分六厘（滩租四千四百二十四元七角六分五厘在内），附税（同数），杂税额征三万五千四百元，现拟划其明光区、三界区、石坝区、管店区、自来桥（共五个自卫区）及涧溪保南方之鲁山（仅指山脉而言），古沛区南三堡（即爱棠、西永兴、查家埠）共二十堡，户口九千零六十九户，男女五万二千零十四人，田亩三百五十三顷三十六亩五分（滩地二百八十一顷七十三亩五分），田赋额征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五元五角，滩租二百六十一元六角。

一、查所拟嘉山县，由四县划得区域，共计三十五堡，东西相距约一百十里，南北相距约一百三十里（华里）。全县面积约一万一千方里。统计户口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三户，男女八万三千二百九十三名口。田亩一千四百零七顷三十五亩四分八厘（内滩地二百八十一顷七十亩五分）。正税应征二万八千二百七十元零二角五分九厘（内滩租二百六十一元六角）。业经委员、县长等照《勘界条例》第二条第二项之规定，确与行政区域之规画，尚属可行。其间有可以区界划分之处，则以区界划分；其不能以全区划分者，则以保界定之。虽无永久性之关隘、堤、塘、桥梁及其它坚固建筑物可以为界线者，而旧界显明，从未发生争执及如何不便之处。

一、查嘉山县县治设在三界镇，对于行政、交通及剿匪工作均甚便利，并无不合。所定县名“嘉山”二字，亦因该镇毗连老嘉山、中嘉山、小嘉山，颇有历史上

之价值。至于行政及佐治各官署，查该镇建有吴勤惠公专祠及其它祠庙甚多，略加改造，均可借作公用，一时无庸新设。不致骤增省库负担，筹备自属甚易。爰就查勘所得，绘送《嘉山县划界详图》，加具帖说，开折并文陈明。

委员暨四县县长盖章

（选自汪雨相《嘉山县志稿》之《嘉山设县原案始末》）

## 历代诗词选

唐 代

题琅琊山寺道标、道揖二上人东峰禅室 李幼卿

李幼卿，字长夫，陇西人。约唐大历六年（771年）至十一年任滁州刺史。与僧法琛建琅琊寺，导蒙泉，号琅琊溪，赋《八咏》于岸石上；又于寺前得泉，曰庶子泉，李阳冰为铭。道标、道揖皆琅琊寺僧人。

佛寺秋山里，僧堂绝顶边。同依妙乐土，别占净居天。  
转壁千林合，归房一径穿。豁心群壑尽，骇目半空悬。  
锡杖栖云湿，绳床挂月圆。经行蹑霞雨，跬步隔岚烟。  
地胜情非系，言忘意可传。凭虚堪喻道，封境自安禅。  
每贮归休愿，多惭爱染偏。助君成此地，一到一留连。

（选自王浩远著《琅琊山石刻》，黄山书社，2011年）

奉寄独孤及 李幼卿

按：此诗系李幼卿寄常州刺史独孤及之作，约作于大历十一年（776年）。诗题为编者。宋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二二题为《奉寄独孤常州时蒙溪幽居在义兴益增怀思》。

前年春与独孤常州兄花时为别，倏已三年矣。今莺花又尔，睹物增怀，因之抒情聊以奉寄。

近日霜毛一番新，别时芳草两回春。不堪花落花开处，况是江南江北人。  
薄宦龙钟心懒慢，故山寥落水齟沦。缘君爱我疵瑕少，愿窃仁风寄老身。

（选自独孤及《毗陵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题标上人房 皇甫曾

皇甫曾，字孝常，润州丹阳人。历侍御史，因事贬徙舒州司马。大历六年与独孤及同游琅琊山，有作。

寂寞知成道，山林若有期。岚峰关掩后，微路□□时。  
壑谷闻泉近，云深得月迟。颓颜方问法，形影自堪悲。

（选自《琅琊山石刻》）

滁州西涧 韦应物

韦应物（735—790年），京兆府万年县人，诗人。唐建中三年（782年）秋，以尚书比部员外郎出任滁州刺史。兴元元年（784年）罢任，闲居滁州西涧。贞元元年（785年）起为江州刺史。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选自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版）

游琅琊山寺 韦应物

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  
青冥台砌寒，绿缦草木香。填壑跻花界，迭石构云房。  
经制随岩转，缭绕岂定方。新泉泄阴壁，高萝荫绿塘。  
攀林一栖止，饮水得清凉。物累诚可遣，疲氓终未忘。  
还归坐郡阁，但见山苍苍。

陶敏注：此诗建中末在滁州作。（选自《韦应物集校注》卷七）

答寄李儋元锡 韦应物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陶敏注：此诗兴元元年春在滁州作。（选自《韦应物集校注》卷三）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韦应物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陶敏注：诗兴元元年秋在滁州作。（选自《韦应物集校注》卷三）

西涧种柳 韦应物

宰邑乖所愿，僂俛愧昔人。聊将休假日，种柳西涧滨。  
置锸息微倦，临流睇归云。封壤自人力，生条在阳春。

成阴岂自取，为茂属他辰。延咏留嘉赏，山水变夕曛。

（选自《韦应物集校注》卷八）

守滁阳深秋忆登郡城望琅琊 李 绅

李绅（772—846年），字公垂，亳州人。大和二年（828年）由江州长史移任滁州刺史，大和四年转任寿州刺史。

山城小阁临青嶂，红树莲宫接薜萝。斜日半岩开古殿，野烟浮水掩轻波。  
菊迎秋节西风急，雁引砧声北思多。深夜独吟还不寐，坐看凝露满庭莎。

（选自李绅著，卢燕平校注《李绅集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

滁阳春日怀果园闲宴 李 绅

园中杂树多手植也。

西园到日栽桃李，红白低枝拂酒杯。繁艳只愁风处落，醉筵多就月中开。  
劝人莫折怜芳早，把烛频看畏晓催。闻道数年深草露，几株犹得近池台。

（选自《李绅集校注》）

题琅琊上方 顾 况

顾况，生于开元二十五年（727年），卒年不详，字逋翁，号华阳山人，吴郡人。贞元九年（793年）八月，离饶州贬所归隐，从历阳经滁州，因雨灾而迁延。除此诗外，又有《在滁苦雨归桃花庵伤亲友略尽》。编者按：“琅琊上方”即李幼卿所建琅琊溪上下坊之上坊也。

东晋王家在此溪，南山树色隔窗低。碑沉字没昔人远，谷鸟犹向寒花啼。

（选自《全唐诗》卷二六七《顾况集》）

濠州水馆 张 祜

张祜，字承吉，南阳人，寓居苏州。晚唐著名诗人。因其多次往来江淮之间，濠州诗作于何时已不可详考。

高阁去烦燠，客心遂安舒。清流中落鸟，白石下游鱼。

秋树色凋翠，夜桥声杳虚。南轩更何待？坐见玉蟾蜍。

（选自尹占华校注《张祜诗集校注》卷二，巴蜀书社，2007年）

（编者注：陶敏以“宰邑”二字，疑此诗作于鄂县令任上。查清乾隆《鄂县新志》之“地理”，无西涧；“官师”中韦应物无种柳西涧事。故此西涧种柳应是在滁州无疑。）

题濠州钟离寺 张 祜

遥遥东郭寺，数里占原田。远岫碧光合，长淮清派连。  
院藏归鸟树，钟到落帆船。唯羨空门叟，栖心尽百年。

（选自《张祜诗集校注》卷三）

宋 代

八绝诗并序 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年），字符之，济州巨野人，北宋政治改革派先驱，诗人。至道元年（995年）五月，因太祖皇后葬仪事得罪太宗，贬为滁州知州，六月三日抵滁。四方名士持文来滁求知者甚多。二年（99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召移知扬州。

唐大历中，陇西李幼卿以宫相领滁州刺史，始游琅琊山，立宝应寺，故泉有“庶子”之号。李阳冰篆其《铭》，存诸石壁。白龙泉又次焉。由是亭、台、溪、洞合垂藤盖，谓之“八绝”云。皇宋至道元年，予自翰林学士出官滁上，因作古诗八章刻石于寺，寺名开化者，我朝改之也。

庶子泉

物趣固天造，物景不自胜。泉乎未遇人，石罅徒流迸。  
宫相政多暇，行乐蹑岩磴。发蒙涨为溪，幽致兹焉盛。  
唐贤大历后，峭壁刻名姓。我来一何暮，今秋始乘兴。  
山势环有缺，山门壶引柄。乍挹清泚姿，颇惬幽闲性。  
味将春茗宜，光与晓岚暝。架竹落僧厨，远声入清磬。  
何当宿禅室，欹枕终夜听。饮多病骨换，照久尘襟迥。  
销尽谪居愁，无心治归艇。

白龙泉

岸岸何凿凿，渤潏涌山脚。含虚光可鉴，倒影壁如削。  
弥漫到前溪，支脉通远壑。白龙乃神物，胡此恋一勺。  
势能为霖雨，力可兴雷雹。上天未有命，兹焉缩头角。  
应防困蝼蚁，泥蟠讵敢跃。俎醢曾是忧，豢养殊非乐。  
亦如君子道，出处贵先觉。吾生苦迁谪，未免郡政缚。  
偶来泉畔坐，感兴题秋箬。抖擞纓上尘，试就清涟濯。  
聊将一掬水，洗我面惭怍。日暮不忍归，风埃满城郭。

## 明月溪

浚溪者为谁？人骨皆已朽。我来寻古迹，溪荒乱泉吼。  
惜哉幽胜事，尽落唐贤手。唯余旧时月，团团照山口。

## 清风亭

兹亭废已久，厥址犹在哉。清风为我起，疑有精灵来。  
神交念宫相，临砌倾一杯。回头问黄菊，寂寞与谁开。

## 望日台

荒台隐层碧，云蹬踰百尺。攀萝试一登，依然有遗迹。  
掌舒旧砌平，屏卓诸峰直。凭高聊寓望，孤怀念乡国。  
长安不可见，但对金乌赤。倾尽葵藿心，庶免浮云隔。

## 归云洞

碧洞何耿耿，呀然依山根。朝云出如呕，暮云归如吞。  
大块气不死，兹为玄牝门。怪石拥左右，势若躯虎蹲。  
旁行数十步，漆墨不可扪。安得鞭烛龙，为吾前驰奔。  
寻尽神仙窟，一一知其源。

## 阳冰篆

泠泠庶子泉，落落日冰笔。云气势崩垂，龙蛇互蟠屈。  
峰山既剿灭，石鼓又缺失。唯兹数十字，遒劲倚云窟。  
模印遍华夷，流传耀缙帙。书诚一艺尔，小道讵可忽。  
乃知出人事，千古名不没。

## 垂藤盖

古藤何穆蟠，低荫庶子泉。童童若青盖，挂在绝壁前。  
月穿波影碎，露滴岸声圆。晓笼使君醉，夜覆溪僧禅。  
昔之好事者，为作出偶然。人亡藤已朽，犹得声名传。  
我欲移青松，植向泉眼边。既图岁月久，复取节操全。

所为亦一时，所期或千年。庶吾不朽名，长与偃盖悬。

（选自王禹偁《小畜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与嘉祐同游宝应寺 王禹偁

滁阳领郡经三月，宝应游山始一回。屐齿免忧岩下折，簿书长苦案头堆。

粼粼泉石吟魂健，漠漠烟岚病眼开。尽日引渠寻胜境，读碑看篆拂苍苔。

（选自王禹偁《小畜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北楼感事有序 王禹偁

唐朱崖李太尉卫公为滁州刺史，作《怀嵩楼》，取怀归嵩洛之义也。卫公自为之《记》，其中述，直翰林时同僚存没，且有白鸡黄犬之叹，颇露知退之心，及自滁征拜，再秉钧轴，卒以怙权贾祸，贬死海外，则向之立言，诚空文尔。皇宋至道元年夏五月，仆自翰林学士、尚书礼部员外、知制诰，除工部郎中，知滁州军州事。到郡之日，访卫公旧迹，楼之与记皆莫知也，而郡有北楼，通刺史公署，孟统军凿小池在楼下。登眺终日，甚亦自得，作《北楼感事》以见志。

北楼出林杪，登览开病姿。旁带滁州城，雉堞何逶迤。  
下入刺史宅，却临统军池。伊予翰林客，失职方在兹。  
两衙簿领外，尽日吟望时。晚窗度急雨，夏木交繁枝。  
淮南气候殊，经秋啜黄鹂。檐前有山果，采掇亦甘滋。  
樽中有官酝，倾酌任醇醅。忘机得真趣，怀古生远思。  
念昔李太尉，落落邦家基。下笔到西汉，料兵如六奇。  
谪官来此郡，郁郁持一麾。尝作怀嵩楼，记文悲盛衰。  
甚得进退理，深明祸福机。未几再入用，斯言忽如遗。  
君恩匪胶柱，天殃若影随。六月万里行，炎荒竟不归。  
功成又名遂，不退将安之。姑以人事较，忽凭天命推。  
矧予草泽士，被褐复羹藜。谬因弄文翰，八载侍丹墀。  
二入承明庐，古人期并驰。玉堂百日罢，所累非文辞。  
强仕未为老，望郎不为卑。淮边永阳郡，人物自熙熙。  
费用量所入，丰约从其宜。一妻本糟糠，不识金翠施。  
三男无庶孽，讷爱纨绮货。甘贫绝诛求，易退无羁縻。  
五十拟归耕，何必悬车期。且予望卫公，云龙与山麋。  
唐贤昔际遇，文雅道光辉。进士取将相，易于俯拾棋。  
自从五代来，素风已陵迟。干戈为政事，茅土输健儿。  
儒冠筮仕者，仅免寒与饥。至今明圣代，此风犹未移。  
自无经济术，乌用碌碌为。归欤复归欤，无忘北楼诗。

（选自王禹偁《小畜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唱山歌 王禹偁

滁民带楚俗，下里同巴音。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  
接臂转若环，聚首丛如林。男女互相调，其词事奢淫。  
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夜阑尚未闋，其乐何澹澹。  
用此散楚兵，子房谋计深。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

（选自王禹偁《小畜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永阳大雪 欧阳修

（庆历五年作）

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渡人行绝。冰连溪谷麋鹿死，风劲野田桑柘折。  
江淮卑湿殊北地，岁不苦寒常疫疠。老农自言身七十，曾看此雪才三四。  
新阳渐动爱日辉，微和习习东风吹。一尺雪，几尺泥，泥深麦苗春始肥。  
老农尔岂知帝力，听我歌此丰年诗。

（选自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中华书局，2001年）

## 百子坑赛龙 欧阳修

（庆历六年作）

按：百子坑，即柏子龙潭，在丰山下。旧传潭中有龙，祈雨则应。  
嗟龙之智谁可拘，出入变化何须臾。坛平树古潭水黑，沉沉影响疑有无。  
四山云雾忽昼合，瞥起直上擎空虚。龟鱼带去半空落，雷鞀电走先后驱。  
倾崖倒涧聊一戏，顷刻万物皆涵濡。青天却扫万里静，但见绿野如云敷。  
明朝老农拜潭侧，鼓声坎坎鸣山隅。野巫醉饱庙门阖，狼藉乌乌争残余。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三）

## 题滁州醉翁亭 欧阳修

（庆历六年作）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  
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雨檐前。  
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  
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繁。所以屡携酒，远步就潺湲。  
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  
唯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五三）

游琅琊山 欧阳修

（庆历六年作）

南山一尺雪，雪尽山苍然。涧谷深自暖，梅花应已繁。  
使君厌骑从，车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  
长松得高荫，盘石堪醉眠。止乐听山鸟，携琴写幽泉。  
爰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牵。归时始觉远，明月高峰巅。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三）

琅琊山六题 欧阳修

（庆历七年（一说六年）作）

归云洞

洞门常自起烟霞，洞穴傍穿透溪谷。  
朝看石上片云阴，夜半山前春雨足。

琅琊溪

空山雪消溪水涨，游客渡溪横古槎。  
不知溪源来远近，但见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云外，石路久无人迹行。  
我来携酒醉其下，卧看千峰秋月明。

班春亭

信马寻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辉。  
野僧不用相迎送，乘兴闲来兴尽归。

庶子泉

庶子遗踪留此地，寒岩徙倚弄飞泉。  
古人不见心可见，一片清光长皎然。

惠觉方丈

青松行尽到山门，乱峰深处开方丈。  
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声名传海上。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三）

石篆诗并序 欧阳修

（庆历五年作）

某启。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琅琊山唐李幼卿庶子泉者。某在馆阁时，方国家诏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于阁下，因得见李阳冰篆《庶子泉铭》。学篆者云：

“阳冰之迹多矣，无如此铭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及此来，已获焉。而铭石之侧，又阳冰别篆十余字，尤奇于铭文，世罕传焉。山僧惠觉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纪述详矣，而独遗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患文字之不称。思予尝爱其文而不及者，梅圣俞、苏子美也。因为诗一首，并封题墨本以寄二君，乞诗，刻于石。

寒岩飞流落青苔，旁斫石篆何奇哉！  
 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灭留山隈。  
 山中老僧忧石泐，印之以纸磨松煤。  
 欲令留传在人世，持以赠客比琼瑰。  
 我疑此字非笔划，又疑人力非能为。  
 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嵬。  
 当时野鸟踏山石，万古遗迹于苍崖。  
 山祇不欲人屡见，每吐云雾深藏埋。  
 群仙飞空欲下读，常借海月清光来。  
 嗟我岂能识字法，见之但觉心眼开。  
 辞慳语鄙不足记，封题远寄苏与梅。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五三）

书王元之画像侧 在琅琊山 欧阳修  
 （庆历六年作）

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  
 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  
 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  
 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  
 公贬滁州，谢上表云：“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保暖，共荷君恩。”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十一）

菱溪大石 欧阳修  
 （庆历六年）

新霜夜落秋水浅，有石露出寒溪垠。  
 苔昏土蚀禽鸟啄，出没溪水秋复春。  
 溪边老翁生长见，疑我来视何殷勤。  
 爰之远徙向幽谷，曳以三犊载两轮。  
 行穿城中罢市看，但惊可怪谁复珍。  
 荒烟野草埋没久，洗以石窦清泠泉。  
 朱阑绿竹相掩映，选致佳处当南轩。  
 南轩旁列千万峰，曾未有此奇嶙峋。  
 乃知异物世所少，万金争买传几人。  
 山河百战变陵谷，何为落彼荒溪滨。  
 山经地志不可究，遂令异说争纷纭。  
 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精纯。  
 仰视苍苍补其缺，染此紺碧莹且温。  
 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  
 苟非神圣亲手迹，不尔孔窍谁雕剜。  
 又云汉使把汉节，西北万里穷昆仑。  
 行经于阗得宝玉，流入中国随河源。  
 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镌凿无瑕疵。  
 嗟予有口莫能辩，叹息但以两手扪。  
 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  
 争奇斗异各取胜，遂至荒诞无根原。  
 天高地厚靡不有，丑好万状奚足论。  
 惟当扫雪席其侧，日与嘉客陈清尊。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三）

丰乐亭游春三首 欧阳修

(庆历七年作)

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

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十一)

幽谷泉 欧阳修

(庆历六年作)

踏石弄泉流，寻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

溉稻满春畴，鸣渠绕茅屋。生长饮泉甘，荫泉栽花木。

潺湲无春冬，日夜响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惯逢朱毂。

顾我应可怪，每来听不足。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三)

幽谷晚饮 欧阳修

一径入蒙密，已闻流水声。行穿翠筱尽，忽见青山横。

山势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树林，上有好鸟鸣。

鸟语谷中静，树凉泉影清。露蝉已嘒嘒，风溜时泠泠。

渴心不待饮，醉耳倾还醒。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

环流席高荫，置酒当峥嵘。是时新雨余，日落山更明。

山色已可爱，泉声难久听。安得白玉琴，写以朱丝绳。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五三)

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 欧阳修

(庆历七年作)

绕郭云烟匝几重，昔人曾此感怀嵩。霜林落后山争出，野菊开时酒正浓。

解带西风飘画角，倚阑斜日照青松。会须乘醉携嘉客，踏雪来看群玉峰。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十一)

别 滁 欧阳修  
(庆历八年作)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选自《欧阳修全集》卷十一)

寄题醉翁亭 富 弼

富弼（1004—1083年），字彦国，河南洛阳人，谥“文忠”。此诗为老友欧阳修命名醉翁亭而寄题，富弼本人未曾来滁。

偏州地狭民事简，醉翁自放山水中。琅琊倚天色苍翠，迺泉落石声玲珑。

(选自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二《滁州》，道光二十九年甘泉岑建功惧盈斋本)

寄题醉翁亭 苏舜钦

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梓州铜山人。此诗为老友欧阳修命名醉翁亭而寄题，与下一首《寄题丰乐亭》，同为庆历六年作。苏舜钦本人未曾来滁。

滁阳太守好山水，公余日醉群山间。

滁峰环回秀相倚，作亭正对溪山前。

(选自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二《滁州》)

寄题丰乐亭 苏舜钦

神物藏胜地，深林隐苍峰。威夷渡浅岭，爱此泉一钟。

古今未见赏，荒然草苔封。公来辟一径，疏凿随指踪。

挥洗落尘虑，甘凉洒烦胸。构亭于其间，四面开轩墉。

名之丰乐者，此意实在农。使君何所乐，所乐惟年丰。

年丰讼诉息，可使风化醲。游此乃可乐，岂徒悦宾从。

野老共歌呼，山禽相相逢。把酒谢白云，援琴对孤松。

境清岂俗到，世路徒冲冲。

(选自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和永叔琅琊山庶子泉阳冰石篆诗 苏舜钦

(庆历五年作)

一气破散万事起，独有篆籀含其真。周鼓秦山坏已久，下至唐室始有人。

宗臣转注得天法，质虽浑厚气乃振。人间所存十数处，丰疏异体世共珍。

其中琅琊石泉记，比之他法殊不伦。铁锁关连玉钩壮，曲处力可挂万钧。  
复疑蛟虬植爪角，隐入翠壁蟠未伸。近来俗眼苦不赏，惟有风月时相亲。  
紫微仙人谪此守，此地胜绝旧喜闻。公余往观领宾从。猎猎画隼摇青春。  
远休车骑步泉侧，酌泉爱篆移朝昏。挥弄潺湲玩点画，情通恍惚疑前身。

作诗缄本远相寄，邀我共赋意甚勤。昨承见教久阁笔，压以大句尤难文。永叔近以书戒予作诗。高风胜事日倾倒，安得身寄西飞云。

（选自《苏舜钦集》卷四）

和菱溪石歌 苏舜钦

（庆历六年作）

滁州信至诧双石，云初得自菱水滨，长篇称夸语险绝，欲使来者不复言。  
画图突兀亦颇怪，张之屋壁惊心魂。麒麟才生头角异，混沌虽死窍凿存。<sup>①</sup>  
琅琊之郡偏且僻，得此固可骇众观。予曾飞帆入震泽，穷探异境登龟鼉。<sup>①</sup>  
居民万户石为业，日夜采琢山不贫。山前森列战白浪，犹以万百铁马群。  
雨昏浪打岁月古，千株万穴僵复奔，自嗟才力本衰弱，安敢抵敌为之文？  
况兹出产极易致，乡俗见惯不甚尊。彼以至少合贵重，胡为久弃如隐沦。  
偶逢精识见奖拔，众目今乃称奇珍。百人拥持大车载，城市观走风涛翻。  
立于新亭面幽谷，共为澡刷泥沙痕。凉泉下照嘉树阴，翠影澄澹留烟云。  
褒以篇章绘缣素，积岁汨没一旦伸。苟非高贤独赏激，终古弃卧于穷津。  
世人爱憎逐兴废，使我吟叹伤精神。

① 龟鼉：太湖二山名，最出怪石。

（选自《苏舜钦集》卷五）

寄滁州欧阳永叔 梅尧臣

（庆历六年作）

梅尧臣（1002—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人，世称宛陵先生。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卿齐名。与欧阳修为挚友。以下诗皆为寄题，本人未曾来滁。

昔读韦公集，固多滁州词。烂熳写风土，下山穷幽奇。  
君今得此郡，名与前人驰。君才比江海，浩浩观无涯。  
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  
寻常行舟舳，傍岸撑牵疲。有才苟如此，但恨不勇为。  
仲尼著春秋，贬骨常苦笞。后世各有史，善恶亦不遗。  
君能切体类，镜照嫫与施。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  
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  
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此外有甘脆，可以奉亲慈。  
山蔬采笋蕨，野膳猎麋麋。鲈膾古来美，泉齑今且推。

夏果亦琐细，一一旧颇窥。圆尖剥水实，青红摘林枝。  
又足供宴乐，聊与子所宜。慎勿思北来，我言非狂痴。  
洗虑当以净，洗垢当以脂。此语同饮食，远寄入君脾。

（选自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寄题滁州醉翁亭 梅尧臣

琅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使君爱泉清，每来泉上醉。  
醉纓濯潺湲，醉吟异憔悴。日暮使君归，野老纷纷至。  
但留山鸟啼，与伴松间吹。借问结庐何，使君游息地。  
借问醉者何，使君闲适意。借问镌者何，使君自为记。  
使君能若此，吾诗不言刺。

（选自《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六）

寄题滁州丰乐亭 梅尧臣

（庆历六年作）

泠泠幽谷泉，近在青峰下。使君去穷源，林外留车马。  
一径穿筱深，蔽日复潇洒。行尽逢泓澄，翠影如可泻。  
云树阴其旁，造物将有假。引水开石池，结宇覆碧瓦。  
乃知爱玩心，朝夕未忍舍。近移溪上石，怪古苍藓惹。  
芍药广陵来，山卉杂天冶。春禽时相鸣，宾从不应寡。  
欲问淮南趣，还思洛阳社。胜事已不辜，吟觞无倦把。

（选自《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六）

欧阳永叔寄琅琊山李阳冰篆十八字并永叔诗一首

欲予继作因成十四韵奉答 梅尧臣

（庆历五年作）

我坐许昌尘土中，山翠泉声违眼耳。公虽被谪守滁阳，日少郡事穷山水。  
东南有风西北来，忽得书诗连数纸。并寄阳冰古篆字，字形矫矫龙蛇起。  
其文乃只题姓名，大历六年春气尾，报云此篆无人知，野僧好事为公指。  
公留岩下久徘徊，公剔莓苔汲泉洗。点画虽然未苦讹，霜侵风剥多皴理。  
公疑鸟迹踏苍崖，山祇爱惜将有以。云藏至今不近俗，月伴古源清且泚。  
此石公知石不知，公与前人定知己。墨模几幅许传玩，譬于玦玉终可喜。  
况复为诗刻其下，句奇字峻惊山鬼。何当少得从公游，为公挥笔宁非美。

（选自《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六）

奉和滁州九咏九首并序 曾 巩  
(庆历七年作)

先生贬守滁，滁，小州。先生为之，殆无事。环州多佳山水，最有名琅琊山。近得之曰幽谷，先生散游其间，又赋诗以乐之。巩得而赓之者，凡九章。

琅琊泉石篆

阳冰绝艺天下称，琅琊石篆新有名。初留泉涯俗谁顾？一日贵重繇先生。古今书法不可数，犹有字本存于经。我与八体未曾学，虽得此字宁能评？高文老笔又所爱，欲叙仿佛辞非精。笔端应驱鬼神聚，笔妙夔与阴阳争。刻雕万象出冥昧，不见刀斧曾经营。奇形挺若耸崖岫，险势直恐争风霆。雨来莽苍龙蛟起，秋入寥泬星斗明。先生七言载其侧，为地自与丘山平。先生抱材置荒郡，有若此存岩隈扃。当还先生坐廊庙，悉引万事归绳衡。遂收此字入秘府，不使日灼莓苔紫。高材重宝不失一，唐舜汤武宁非朋。

游琅琊山

飞光洗积雪，南山露崔嵬。长淮水未绿，深坞花已开。  
远闻山中泉，隐若冰谷摧。初谁爱苍翠，排空结楼台？  
辘轳架梁栋，辉辉刻琼瑰。先生鸾凤姿，未免燕雀猜。  
飞鸣失其所，徘徊此山隈。万事于人身，九州岛一浮埃。  
所要挟道德，不愧丘与回。先生逐二子，谁能计垠崖？  
所怀虽未写，所适在欢谐。为语幕下士，殷勤羞瓮醅。

归云洞

洞远人言接沧海，洞幽晴始见莓苔。  
天下颯颯望霖雨，岂知云入此中来。

琅琊溪

野草山花夹乱流，桥边旌旆影悠悠。  
即应要地无人见，可忍开时不出游？

班春亭

山亭尝自绝浮埃，山路辉光五马来。  
春满人间不知主，谁言炉冶此中开。

庶子亭

琅琊石泉清照人，里无泥沙表无尘。  
风翻日炙夏潦尽，古练一匹常漚沦。

## 石屏路

石屏不见刀斧痕，石下初谁得行径？  
千骑来时停管弦，月明更觉山中静。

## 慧觉方丈

七言老意苍松蟠，百金古字青霞镌。  
儒林孟子先生是，墨者夷之后代传。

## 幽谷晚饮

先生卓难攀，材真帝王佐。皎皎众所病，蜿蜿龙方卧。  
卷彼天下惠，赴此一郡课。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屡过。  
旌旗拂蒙密，车马经坎坷。爱此谷中泉，声响远已播。  
槎横势愈急，雨点绿新坡。旁生竹相围，竦竦碧千个。  
遥源窅难窥，盘石坦如磋。游鳞戢可数，飞鸟嚶相和。  
援琴熏风后，结宇寒崖左。觥筵已得月，金纨尚围坐。  
心如合逍遥，语不缀招些。一时耸传观，千载激柔懦。  
甘棠诗之怀，岷首泪曾堕。况此盛德下，襦袴人所荷。  
不假碑刻垂，栋牖敢隳挫。当今甲兵后，天地合轳轳。  
先生席上珍，岂忍沟中饿？毋徐黑幡召，当驰四方贺。

（选自《曾巩集》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

## 幽谷引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抚州临川人。进士，北宋名相。此诗约作于庆历七年，亦为寄题，未曾来滁。

云翳翳兮谷之幽，天将雨兮田之稠。有绳于防兮有畚于沟。我公不出兮谁省吾忧。日晖晖兮山之下，岁则熟兮收者舞。吾收满车兮弃者满筐，谁吾与乐兮我公燕语。山有木兮谷有泉，公与客兮醉其间。芳可搯兮甘可漱，无壮无稚兮环公以笑。公醉而归兮人则喜，公好我州兮殆其肯止。公归不醉兮我之忧，岂其不怪兮将舍吾州？公一朝兮去我，我岁岁兮来游。完公亭兮使勿毁，以慰吾民兮岁岁之愁。

（选自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次韵王滁州见寄 苏轼

（元祐六年作）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施元之注：王滁州，名诏，字景猷，河南人。为开封推官，出守滁州。东坡为颍州，刘景文自高邮来谒。公过滁，景猷请书《醉翁亭记》。

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农夫怨行路。君看永叔与元之，坎坷一生遭口语。

两翁当年鬓未丝，玉堂挥翰手如飞。教得滁人解吟咏，至今里巷嘲轻肥。  
君家联翩尽卿相，独来坐啸溪山上。笑捐浮利一鸡肋，多取清名几熊掌。  
丈夫自重贵难售，两翁今与青山久。后来太守更风流，要伴前人作诗瘦。  
我倦承明苦求出，到处遗踪寻六一。凭君试与问琅琊，许我来游莫难色。

（选自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四，中华书局，1982年）

游琅琊山谒继谿长者 杜符卿

杜符卿，宋治平年间，以尚书省兵部职方员外郎知滁州。琅琊山归云洞内有题刻两方。其一为此诗，作于治平二年（1065年），诗题为编者所加。

游琅琊山谒长者谿公，因尽西岩之石以记之  
寂照三乘法，冥通万佛心。传灯光祖印，演教茂禅林。  
莲座花成雨，云庵地侧金。因怀会稽祓，兰梵许登临。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归云洞内杜符卿摩崖题刻抄录）

游琅琊山呈锐公长老 王古

王古，字敏仲，魏州莘县人。名相王旦曾孙，进士。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因两浙、淮东旱蝗灾，王古前往赈济，经滁州作诗三首。

踏石披云一径通，翠微环合见禅宫。峰峦郁密泉声上，楼殿参差树色中。  
午夜千溪分水月，清风十里韵松风。平生久有名山约，吟赏今才信宿同。

雨中寂乐亭 王古

洞壑生云结暝阴，秋风飞雨响千林。  
红尘扰扰人间世，谁识峰前宴坐心。

晓光亭 王古

林间泉石竞清幽，野鸟鸣声亦自由。  
钟梵不闻人迹少，黄花红叶四山秋。

（选自《琅琊山石刻》，以上三首据琅琊寺王古碑刻抄录）

明月庵 韦骧

韦骧（1033—1105年），字子骏，钱塘人。进士。约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三年（1080年）任滁州通判。在滁作诗一百多首，旧志中未见记载。本诗中明月庵应是城西山麓的庵堂。

南谯郡古牙城壮，城上楼台屹相向。晴天落日碧山横，登览依稀在屏障。  
从容北步上茅庵，圆如毡帐幽如岩。眼前竹石皆自得，物外气象容谁探。  
公余时来兴清切，幅巾道服双筇节。廓然遗照坐可忘，更向庵心画明月。  
(选自《钱塘韦先生文集》卷六，武林往哲遗著，清光绪间钱塘丁氏嘉惠堂刊本)

和天庆观醮宿 韦 骧

按：天庆观故址在今第一小学西园内。

璧月团团彻晓明，琳宫深邃寂无声。传闻此夜曾斋宿，读著新诗骨也清。

(选自《钱塘韦先生文集》卷六)

琅琊三十二咏并序 韦 骧

予官滁州逾年矣！每投隙游琅琊山，爱赏不知厌，已虽数有篇句，然恨其池、台、亭、阁景物之多，而写之不能尽，乃为三十二咏，以别之。

琅琊山门	双鹤栖华表，仙山自此通。云霞自扃锁，尘土若为攻。
长松径	十里开幽径，松荫互蔽亏。山翁心亦侈，步障用青丝。
净镜亭	路转翠檐出，山回秀色多。亭名不须看，对镜已如何。
翠微亭	谢屐低前齿，登临势渐雄。岚风动衣袂，知在翠微中。
白云亭	路作两歧分，亭多聚白云。无心本无恋，于此尚纷纷。
醉翁亭	醉翁虽已没，遗构在山阿。不比陶潜石，清时乐自多。
薛老桥	流泉湔处阔，跨石石桥横。题柱无踪迹，茫然薛老名。
逊泉	两窦涓涓泻，无何后却前。谁能来酌饮，回意学相先。
班春亭	云木气氤氲，风光日日新。丰谣随五马，来此听班春。
石流渠	凿渠疏白石，绕槛走清泉。不为流觞醉，来当涤万缘。
琅琊山	晋王曾此隐，释子住何年。泉石无今古，图经有后先。
回马岭	有意寻幽胜，跻攀固所怀。如今岭路稳，鞍马不须回。
开化寺	架巘及依崖，轩窗次第开。等为方外客，于此更清怀。
御书阁	岌岌凌霄汉，风传宝阁香。三朝神翰在，奎壁夜交光。
阳冰篆	笔力真奇伟，摩崖几百年。勿嫌人贵耳，此学世无传。
庶子泉	宫相湮沦久，兹泉日夜生。泉存人不见，空复著虚名。
白龙泉	殿角涵泓澄，源高证地灵。老僧来洗钵，不畏白龙腥。
醮醮轩	诘曲小轩斜，醮醮一架遮。春风零落后，浑似雨天花。
寂乐亭	踏石穿林去，披云就坐来。禅翁寂乐地，猿鸟肯相猜。
招隐堂	小磻回石角，缔弘倚山腰。一片幽栖地，谁令便可招。
归云洞	石洞何年有，名传事或非。那知为雨后，却向此中归。
清风亭	松竹繁阴满，峰峦秀色并。暑风从此度，别是一般清。
大历井	竹里藏深井，栏镌大历春。不知开凿后，几过炼丹人。

千佛塔 礲石施丹牖，凌云势亦孤。如何千种相，并在一浮图。  
石庵 不独烟霞窟，天然石作庵。坐禅遗迹在，岩溜自香甘。  
晓光亭 东面双峰缺，遐瞻万里平。朝朝沧海日，先向此中明。  
了了堂 了了还未了，都忘了始真。登堂知此意，方悟死前身。  
望日台 曾有长安客，题为望日台。樵苏人不测，到此亦裴回。  
石屏风 造化非无意，都如图画中。犹嫌未奇怪，更出石屏风。  
会峰亭 胜概当冲要，回环拥翠峦。烟云藏不得，如在掌中看。  
法华池 会峰亭下路，斜带法华池。不待观池水，尘迷已顿离。  
东峰亭 山中时节早，地势近春华。岁岁东风至，先看傍砌花。

（选自《钱塘韦先生文集》卷七）

滁州琅琊山茶仙亭 曾肇

按：茶仙亭在琅琊寺，僧永起建。此诗作于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后。  
山僧独好事，为我结茅茨。茶仙榜亭中，颇宗樊川诗。

（选自曾肇《曲阜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游龙蟠山 刘焘

刘焘，字无言，长兴人。诗作于政和丙申（六年，1116年），焘时任提点淮南东路刑狱，游龙蟠山题于龙蟠寺崖壁。原诗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

其一

幽谷琅琊遍上方，偶闻名胜未能忘。漫山兔径春泥滑，十里龙蟠晓路长。  
积雪正开银世界，初阳还放佛毫光。平生最有云泉兴，谁信全于出使偿。

其二

我出山水窟中间，一到龙盘不□还。门外石桥松干路，分明风物□何山。

（（据龙蟠寺故址刘焘摩崖题刻抄录）

四贤堂 张商英

张商英（1043—1121年），字天觉，新津人。进士。北宋宣和年间任知州，建四贤堂于琅琊寺，祭知州王禹偁、欧阳修、张方平、曾肇，又刻苏轼像，为“五贤”。

文昭文定与文忠，内翰元之共四公。政事风流俱第一，典刑人物更谁同。

能诗只有东坡老，到处唯寻六乙翁。欲遣滁阳招作客，五星同聚此堂中。

（选自《輿地纪胜》卷四二《滁州》）

## 滁州希真堂并蒂菊 梅执礼

梅执礼（1079—1127年），字和胜，浦江人。进士。崇宁五年进士。宣和五年（1123年）至靖康元年（1126年），以礼部侍郎知滁州。希真堂即是希贞堂。

堂久无菊，顷念文忠手植之语。为致数本，遂皆并蒂而花，作四韵记之。  
前辈风流扫地空，秋香无复伍春红。旋培数本当幽砌，忽作双英满翠丛。  
可但断金私雨露，故应连璧傲霜风。得来称瑞毋轻剪，留比甘棠寿醉翁。

（选自吴师道《敬乡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声声慢 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人。著名词人。乾道八年（1172年）春，以右宣教郎出知滁州；乾道九年冬，因病离滁州守任。此词应作于乾道八年奠枕楼初成之时。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  
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  
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选自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 木兰花慢 滁州送范倅 辛弃疾

（乾道八年作）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  
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  
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遗筹边。  
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

（选自《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

## 西江月 为范南伯寿 辛弃疾

（乾道八年作）

按：邓广铭笺注：范南伯，名如山，字南伯，邢台人。其妹嫁与辛弃疾为妻。据词句，当时范氏至滁州访晤，稼轩因为赋此词也。

秀骨青松不老，新词玉佩相磨。灵槎准拟泛银河，剩摘天星几个。南伯去岁七月生子。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意如何？金印明年斗大。

（选自《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

## 送张野夫寺丞牧滁州 陆 游

按：万历《滁阳志》载：“张同方，字野夫。淳熙十六年秋九月以奉议郎知州事。”钱仲联注：此诗淳熙十六年（1189年）秋作于临安。

皇天方忧九洲裂，建隆真人仗黄钺。阵云冷压清流关，贼垒咿嚙气如发。  
逋诛猾虏入槛车，北风吹干草头血。一龙上天三百年，旧事空闻遗老说。  
金印斗大谁作州，公子玉面苍髯虬。赋诗健笔挟风雨，论兵辨舌森戈矛。  
别君帐饮灞桥头，长歌为君宽旅愁。战场遗迹傥可画，尺素寄我关河秋。

（选自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游醉翁亭 赵秉文

按：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号闲闲居士，磁州滏阳人。金朝文学家、理学家。此诗作于金泰和六年（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秉文在金将仆散揆幕府。据《金史·章宗纪》及《仆散揆传》，是年春，南宋攻金。章宗命揆率军讨宋。十一月“下安丰军，遂攻合肥，取滁州。尽获其军实”，秉文借机游琅琊，诗云“从军鞭”、“逋民吴越”、“过客幽燕”诸语亦证其事。

一径入幽谷，磴迂景更延。阳光时翳竹，石色写冷泉。  
不见琅琊寺，心知白云边。残僧峦幽景，断臂初非禅。  
岁暮少风雪，回禄稍擅权。海内有此亭，夺去宁非天。  
中有不坏者，断碑犹宛然。逋民半吴越，过客多幽燕。  
树根络断崖，聊挂从军鞭。鸟啼空落日，野色愁寒烟。  
月上人归尽，山空水溅溅。

（选自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 阳冰篆 赵秉文

护书如护儿，救燎如救饥。可笑亦可怜，似高还似痴。为此阳冰篆，法传丞相斯。  
长楸蹙骐驎，挟剑斩蛟螭。瑚琏祖庙器，袞冕岩廊姿。夜光含圭角，春水变华滋。  
观物独写妙，苦心人得知。入石疑无笔，妙处君独窥。庐陵千载人，笑此尤崛奇。  
一旦随灰烬，世疑峰山肥。成坏固有数，惜哉徒尔为。永成吾不预，既坏那可追。  
当其将坏间，万一神护持。一物尚不忍，其余可类推。乃知放麕翁，仁心不吾欺。

（选自《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二）

## 邕中怀古 张洎

张洎（934—997年），字师黯，改字偕仁，全椒人。南唐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清辉殿学士。入宋，授太子中允，官至参知政事。至道三年罢为刑部侍郎。寻卒。

立马斜阳铜雀台，台荒草碧动秋哀。春深明月阑干外，不见丁东玉佩来。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四《艺文志·诗》）

## 落雁亭 张璪

张璪（？—1093年），初名璪，字邃明。张洎孙，张璪弟，全椒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元祐八年卒于扬州知府任上。泰昌《全椒县志》载：落雁亭，旧名落雁塔，在县西白鹤观前。

千古南谯炳地灵，穿云雁塔自层层。残烟落日荒墟上，父老相传落雁亭。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三《综幽志·亭榭》）

## 琼花 张璪

按：明泰昌《全椒县志》载：“琼花池，在县西四十里，以文石甃之。嘉靖间尚有石数片，存居民家。池延袤数十武，昔人取水灌琼花者也。”并引此诗证之。张璪卒于扬州知府任上，此诗或作于扬州。

此花已去不须嗟，亡国亡家总为他。父老不知前日事，逢人口口道琼花。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三《综幽志·古迹》）

## 岁晚客中遇雪 徐象贤

徐象贤，字正臣，全椒人。真宗祥符元年进士，皇祐二年以太子右赞善大夫致仕。

孤馆惊时序，残灯问岁华。夜长求时旦，天寒望日晡。  
谁放山阴棹，子猷未见嗟。慷慨平淮蔡，羞称金帐夸。  
灞陵饶时思，清苑扫烹茶。无人传帝幸，有意近梅花。  
独怜塞上者，貂裘到几家。马首东风度，眼下辨龙蛇，  
长安在何许，屈指数归鸦。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四《艺文志·诗》）

## 金狮潭渡 徐徽

按：金狮潭渡在全椒城西九十里。石梁头渡在往庐州大路，刘锜大战金兀术

即此地。

金狮潭上水悠悠，两岸垂杨客舍秋。十里清江民物阜，锦帆直到石梁头。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舆地志·津渡》）

添字浣溪沙·为梦四大字作 吴蔚

按：吴蔚，字处道，全椒人。吴頔之子。宋神宗熙宁进士。历任泗州临淮县主簿，广德、彭、池三州知州。罢池州还朝，次真州，梦人示四大字“龟耆必良”，以为“龟者，归也”，遂辞官归隐，名所居“龟耆堂”，并作此词纪之。

旅次皇华夜未央，蓬蝶飞来人梦长。授我耆龟一丸丹，细思量。

从今回头苦海岸，逍遥老子安乐乡。养福养气精神矍，寿无疆。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四《艺文志·诗》）

登飞泉寺 吴革

按：吴革（1036—1088年），字孚道，全椒人。吴頔子，吴蔚弟。神宗熙宁四年进士。官至湖南转运判官，元祐三年卒于官。飞泉寺在县西五十里，水帘洞侧。

石磴盘空逼汉槎，凭栏睇盼渺天涯。穹窿巧凿三千界，瀑泻狂飞百万家。

歌鸟当檐喧丽日，熏风拂座舞岩花。不须更觅蓬莱胜，此地登临亦足夸。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四《艺文志·诗》）

全椒张公有诗在北山西庵僧者墁去怅然有感 王安石

李壁注：全椒张公者，名瓌，字唐公。祖洎，参知政事。瓌学问该洽，有文章，姿长者。然遇事辄言，数忤权贵，屡出不悔。恬于进取，不磨勘迁官者，率常至十余年。其操行颇类公，宜公所厚也。瓌终翰林侍读学士。按《续建康志》云：“白云庵，在摄山天开岩下。”注云：“侍读张公瓌尝读书于此，左丞王安礼为记。”绍圣间，陈轩待制集金陵诗，有《怀摄山十题》，曰：“白云庵、天开岩等处而有号唐公岩者居其一，岩或以唐公得名也。”又疑北山即摄山，西庵即白云庵。编者按：此诗作于元丰中，王安石闲居江宁时，张瓌已卒多年。

十年惆怅摄山阡，终欲持杯滴到泉。东路角巾非故约，西州华屋漫修椽。

幽明永隔休炊黍，真俗相妨久绝弦。遗墨每看疑邂逅，复随人事散如烟。

（选自《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七）

过濠梁别王原叔 苏舜钦

傅平骧按：王原叔，名洙，应天府宋城人。进士。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月，因参与进奏院祀神宴会，贬知濠州。此诗系苏舜钦庆历五年南下苏州过濠梁

时，留别王洙之作。

交道今莫言，难以古义责。锱铢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生性阔疏，逢人出胸臆。一旦触骇机，四向尽戈戟。平生朋游面，化为虎狼额。谤气惨不开，中者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见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华席。摧辱实难任，官名器非惜。罪始职于予，时惜未当隙。今来濠水涯，日夜自羞惕。高风激颓波，相遇过畴昔。白壁露肺肝，晴云见颜色。乃知天壤间，自有道义伯。明日又告行，吁嗟四海窄。

（选自傅平骧、胡问陶校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卷三，巴蜀书社，1991年）

### 九山 梅尧臣

按：此诗作于庆历八年（1048年）秋，梅尧臣以晏殊辟，自家乡宣城赴签书陈州镇安军节度通判，逆淮而上，过濠有作。九山即今韭山。

我经九山问野叟，崔嵬一无安曰九。且恐断岸积琼玖，复意陂原多产韭。

又疑堆垄若柱灸。四者未悟叟不言，使我临流独搔首。

（选自《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八）

### 濠梁感怀 梅尧臣

按：梅尧臣叔父梅询曾知濠州。

天子昔封禅，吾叔从金舆。回首泰山下，出建双隼旗。

来寻观鱼台，遂远承明庐。当时十五咏，萤照墨石书。

（选自《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八）

### 浮来山 旧说此山产云母 梅尧臣

按：此诗作于庆历八年（1048年）秋，浮来山，又名临淮山，俗称浮山，在今明光市境。

秦鬼驱卯沙，聚结无苍翠。谁云海上移，能与潮浮至。

洞嘘蛟鬣腥，庙画风雷异，云母今有无，庶为仙药饵。

（选自《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八）

### 濠州七绝 苏轼

按：《濠州七绝》分别为《涂山》、《彭祖庙》、《逍遥台》、《观鱼台》、《虞姬墓》、《四望亭》、《浮山洞》。涂山在今怀远县境，省去。

#### 彭祖庙

苏轼自注：“有云母山，云，彭祖所采服也”。《太平寰宇记》载：“彭祖庙，在濠州子城上东北角”。

跨历商周看盛衰，欲将齿发斗蛇龟。空餐云母连山尽，不见蟠桃著子时。

逍遥台

苏轼自注：“庄子祠堂在开元寺，即墓为堂也”。《太平寰宇记》载：“南华真人冢，在州东二里开元寺讲堂后”。

常怪刘伶死便埋，岂伊忘死未忘骸。乌鸢夺得与蝼蚁，谁信先生无此怀。

观鱼台

按：《元和郡县图志》载：“庄周台在钟离县西南七里，濠水经其前”。

欲将同异较锱铢，肝胆犹能楚越如。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

虞姬墓

《太平寰宇记》载：“虞姬墓在定远县南六十里，高六丈”。俗名“嗟虞墩”。

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四望亭

苏轼自注：“太和中，刺史刘嗣之立。李绅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过濠为作记，记今存而亭废者数年矣”。四望亭在濠城西北隅。

颓垣破础没柴荆，故老犹言短李。亭敢请使君重起废，落霞孤鹜换新铭。

浮山洞

苏轼自注：“洞在淮上，夏濠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太平寰宇记》载：“浮山在泗州招信县西七十里，下有石穴，每淮波泛滥，不能没其穴。”在今明光市境。

人言洞府是鳌宫，升降随波与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见，乾坤浮水水浮空。

（选自《苏轼诗集》卷六）

水调歌头 濠州观鱼台作 叶梦得

叶梦得（1077—1148年），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长洲人。绍兴十年（1140年）夏，叶梦得以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之职，视师寿州。同年秋，至濠州作此词。参见王兆鹏《两宋词人年谱》之《叶梦得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渺渺楚天阔，秋水去无穷。两崖不辨牛马，轻浪舞回风。独倚高楼一笑，圉圉游鱼来往。还戏此波中，危槛对千里，落日照晴空。

子非我，安知我，意真同。鹏飞鸱化，何有沧海漫冲融。堪笑磻溪遗老，白首直钩溪畔，岁晚忽衰翁。功业竟安在，徒自兆非熊。

（选自叶梦得《石林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题张君量恩波寺 王 质

按：王质《濠州双穗堂记》载濠州“太守张公”得瑞麦事。此张君量或为濠州知州，故订此诗作于南宋淳熙初年。

恩波全似海波深，聊傍支流筑小亭。下映南山千丈影，上通云汉一河星。  
濠梁此日堪同乐，文沼何时共效灵。人意亦随鱼意好，一觥相对万荷青。

（选自《雪山集》卷十四）

得子虞濠上书 陆 游

按：此诗嘉定二年（1209年）秋作于山阴。陆子虞系陆游长子，时任濠州通判。

日莫坐柴门，怀抱方烦纡。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  
开缄读未半，喜极涕泗俱。父子老惜别，况经患难余。  
羁旅易生疾，霜露行载涂。思归虽甚苦，且复忍须臾。  
时濠州军乱，子虞适来摄通判，身率将士，力战平之。

（选自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八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贺朱寿昌寻母得 苏 轼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羨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羨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着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  
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花诏书锦作囊，白藤肩輿帘蹙绣。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謁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  
开皇苦挑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讯，颍谷封人羞自荐。

（选自《苏轼诗集》卷八）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东归 王安石

李壁笺注：寿昌父巽，守雍。出其母刘氏嫁民间。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熙宁初，弃官入秦。与家人诀，誓不见母，不复还。行次同州，得之。刘氏时年七十余矣。雍守钱明逸，以事闻。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寿昌再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东府。迎其母同弟妹以归。又一说载：朱寿昌者，少不知母所在。弃官走天下求之。刺血书佛经，志甚苦。熙宁初，见于同州，迎以归朝。士多以诗美之，苏内翰子瞻诗云：“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王荆公荐李定为台官，定尝不持母服，台谏给舍皆论其不孝，不可用，内翰因寿昌作诗贬定曰：“此事今无古或闻”。

彩衣东笑上归船，莱氏欢娱在晚年。  
嗟我白头生意尽，看君今日更凄然。  
目见寿昌得母，而自叹有弗泊之悲。

（选自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元 代

送多尔济班监宪淮东分题赋诗得丰乐亭 宋 褰

按：宋褰（1294—1346年），字显夫，大都人。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多尔济班（1314—1353年），又译“朵尔直班”，字惟中，蒙古札刺儿氏。元统元年（1333年）授监察御史。此诗约作于此后，多尔济班赴淮东赈济旱灾，宋褰以丰乐亭为题，对其多有期许。

丰山既可玩，丰岁仍可喜。太守为筑亭，日日饮滁水。  
幽谷环轩楹，泉石列阶阡。蔼蔼禾稼盛，皞皞风俗美。  
政平共觴咏，民安事田里。摘词述佳致，行乐遗旧址。  
使君出贵裔，读书精治理。帝命徂淮南，持节长风纪。  
是州处行部，西望方尺咫。今兹罹旱暵，郡邑多苦馁。  
衣食赖贤明，庶免沟壑死。先忧回天心，相业由此始。

（选自宋褰《燕石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醉翁亭图 虞 集

虞集（1272—1348年），字伯生，号邵庵，抚州崇仁人。早从吴澄游。文宗立，除奎章阁侍书学士。谥文靖。此诗系据《醉翁亭图》而作。

醉翁四十谩称翁，宾客相随乐意同。前引朱衣垂白髮，花开山谷几春风。

（选自虞集《道园遗稿》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送王公毅清流尉 陈 高

陈高（1315—1367年），字子上，号不系舟渔者，温州平阳人。至正十四年（1354年）进士。清流尉王公毅，不详何人。

琅琊之山绕郡青，清风千古醉翁亭。故人作尉殊不恶，寇盗于今况已宁。  
画舫入淮乘夜月，瑯弓行道见秋星。到官尚想多幽兴，白日金鞍挂玉瓶。

（选自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送朗州周子嘉主簿来安 陈 旅

按：明天启《来安县志》载：元泰定五年（1328年），周子嘉任来安主簿。陈旅（1288—1343年），字众仲，兴化莆田人。通儒学，官至国子监丞。

阿翁起屋敖山下，阿儿作官滁水边。滁州真似朗州好，落日采兰汀渚间。  
县官何必好生事，把酒去看琅琊山。阿翁日望好消息，家书只报县人安。

（选自陈旅《安雅堂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送朱子范赴滁州来安县主簿 黄 枢

按：黄枢，字子运，休宁人。曾学于赵沔、朱升。元末隐居不出，明初累聘，以左足跛疾辞不就，人称后圃先生。此诗与赵沔《送朱子范赴来安县主簿序》同时，作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苦竹山人久在山，新承雨露向来安。滁州远过一千里，簿领才为九品官。  
潘岳县中花树少，醉翁亭下酿泉寒。春回黍谷颁邹律，侧耳风谣颂积鸾。

（选自黄枢《后圃黄先生存集》卷二，明嘉靖二十九年重刊本）

## 濠梁小立同宋有庸赋 王 沂

王沂，字师鲁，真定人。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历任临淮县尹、嵩州同知，至顺时为国史编修，至正初为礼部尚书，至正末卒。此诗即作于临淮县尹任上。

春城粉堞连营垒，濠上东风发群卉。科斗元精细满池，茨菇绿苗低出水。  
别来容易见春归，联旆行吟踏落晖。寻常百姓今谁在，柳外年年双燕飞。

（选自王沂《伊滨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天长县长伯颜祈雨适见白龙有感 成廷珪

按：成廷珪，字原章，又字礼执，扬州人。不求仕进，以吟咏自娱。元末避地吴中，卒于华亭，年七十余。明嘉靖《天长县志》卷二《官师》缺漏，元天长县尹伯颜、教谕孙允诚任职年月无考。

六月天长旱为虐，颜侯夙夜最忧农。丹心贯日回玄象，赤脚登山起白龙。  
雷驭电光惊不定，岳灵云气出相从。斯民已作商霖望，吉梦何时到九重。

（选自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送天长县学教谕孙允诚任满归金陵 成廷珪

忆昔君方少年日，文帝潜宫曾一识。龙飞上天不可扳，图画空余两奇石。  
闭户读书三十秋，一线为官十领职。天长令尹莫我知，苜蓿朝盘胜肉食。  
三年官满来扬州，僦屋正近横江楼。门前车马日如市，谈经讲易皆公侯。  
公侯满座即沽酒，典却篋内青氍裘。乡心苦忆长千里，明日君当渡烟水。  
中山李桓文中雄，乃是君之渭阳氏。深夜再拜如母存，故宅重归令客喜。  
岂无旧业问松筠，亦有清辉照桑梓。青云熟路君何如，白发沧江吾老矣。

（选自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 代

思亲歌 朱元璋

苑中高树枝叶云，上有慈乌乳雏勤。雏翎少干呼教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有时不及枝内存。呼来呼去翎羽硬，万里长风两翼振。  
父母双飞紧相随，雏知返哺天性真。歔歔慈乌恻惻仁，人而不如鸟乎？  
何将伸，何将伸！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亲。有似不如鸟之至孝精。  
歔歔歔歔梦寝心不泯。

（选自《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二《歌》）

扈从至滁阳登琅琊山 宋 濂

按：此诗约作于洪武八年（1375年）十一月，参见宋濂《琅琊山游记》。万历《滁阳志》卷十四题为《扈从至滁阳》，小注作“洪武六年”作，误。

承恩扈跸幸中京，侍从銮舆老亦荣。彩结千门迎左纛，帆飞万轴引前旌。  
琅琊山近浮龙气，六一泉清泻玉声。宸翰喜观新制作，南熏调古和难成。

（选自李觉斯编《南滁会景编》卷十《琅琊山诗集》，崇祯九年刻本）

扈从至清流关 宋 濂

按：此诗约与《扈从至滁阳登琅琊山》同时作。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题为《至大柳驿》。

临滁御幄观清光，诏赐天闲骏骝骊。圣主巡时行舜典，从臣词翰愧欧阳。  
尘收辇路三更雨，花柳旗旂百和香。一向清流关上望，中都郁郁瑞云黄。

（选自李觉斯编《南滁会景编》卷十三《清流关诗集》）

寻醉翁亭故址 杨士奇

按：永乐十八年（庚子，1420年）冬，杨士奇被召赴北京，过滁作此诗。参见杨士奇《重建醉翁亭记》。

空山泉石四无邻，亭构当年已化尘。前辈文章关世运，后来瞻仰愧乡人。  
寒林缥缈苍烟外，霜径逶迤古涧滨。景物已除风俗在，壶浆来往见滁民。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六《醉翁亭诗集》）

## 西涧春潮 范麟

范麟，字孟祯。洪武十三年（庚申）岁贡，任滁州州学训导，调庆阳府学，征拜襄垣县知县。后回滁隐居，人称“幽谷道人”。

逶迤西涧郡城西，到晚潮声拍岸齐。带雨好山青隐隐，凝烟幽草绿萋萋。  
孤舟稳渡桃花浪，黄鸟闲啼杨柳堤。消长谁能明此理，且将佳致入新题。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十二《环山楼诗集·附西涧》）

## 祈丰山 陈琏

按：永乐元年（1403年）至十四年，陈琏任滁州知州，《祈丰山》等诗当作于此时。

环滁多名山，紫翠千万重。独有丰山最雄胜，壮观江南高巃嵒。  
手扞南斗近咫尺，白云缭绕生层峰。闻昔媚仙子，栖栖隐其中。  
守道合自然，百岁颜如童。一朝御气游碧落，西风吹老丹桂丛。  
崖前谁见长生鹿，石上空余五粒松。我本列仙儒，昨出蓬莱宫。  
一麾忝作守，来访欧阳公。圣朝礼乐在兴举，况乃禋祀当追崇。  
丰山之祠着灵应，复有石井栖神龙。维时季夏初，炎炎暑正隆。  
夜半凌绝顶，两袖来天风。金鸡呶喔夜将旦，沆瀣之气犹蒙蒙。  
乾坤万里入双眦，三山遥在沧海东。日轮镕生金，渐映榑桑红。  
瞬息散光景，五采腾苍穹。祠宇敞虚明，寮采肃仪容。  
椒浆奠瑶斝，神灵歛感通。惟愿神龙降嘉泽，常与人间作岁丰。  
我当磨崖纪灵贶，照耀宇宙垂无穷。

（选自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

## 清流关 陈琏

清流山高横碧落，崖石棱层犹铁削。忆自南唐始开凿，据守形势真险恶。  
殿前虞侯有雄略，麾兵飞度孰敢格。暉凤东门就擒缚，乃知恃险古所薄。  
当年意气归萧索，惟有青山宛如昨。大明德教溢六合，文恬武熙颂声作。  
四方无虞闲警柝，关吏何劳守鱼钥。我常登临驻骝骆，呼酒悠然引孤酌。  
怀古时时发大噓，万里天风起寥廓。

（选自陈琏《琴轩集》卷五）

初至龙兴寺斋宿，赠无为禅师兼东海藏主二首 陈 珪

其一

我爱禅师好，长斋养性灵。开窗分树绿，挂衲近松青。  
鹤警云间锡，龙听月下经。安心应有法，自可引修龄。

其二

偶到招提境，斋居兴独清。竹风消暑气，松雨滴秋声。  
挥麈谈无倦，焚香坐到明。相逢似相识，犹恐是三生。

（选自陈珪《琴轩集》卷七）

琅琊山 庄 昶

庄昶（1437—1499年），字孔旸，号木斋，江浦人。成化二年进士，授翰林检讨，因疏谏忤旨，谪桂阳判官，寻改南京行人司副，以忧归。卜居定山二十余年，人称定山先生。据“四十年来才一到”及程敏政次韵，可知此诗约作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前。《庄定山集》无此诗。

其一

一崖风景一跻攀，贪看风景不肯还。开辟以来元有此，蓬莱之后无别山。  
古诗大字巖崖上，流水苍松乱石间。四十年来才一到，吾生几误老尘寰。

其二

汨没红尘二十年，偶寻幽谷弄云烟。百千万境客四坐，三十六岩吾一泉。  
灌水阴时无白日，洞门宽处有青天。自知名教非房管，不记前生话宿缘。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入琅琊山口 庄 昶

按：《庄定山集》卷四收此诗，题为《游琅琊寺》，个别文字有异。  
窅然风景岂尘寰，紫翠无穷十里间。贪看古松寻坐石，偶随流水入深山。  
四时花在岩岩好，何物僧来个个闲。我有新诗三万首，苍岩题遍不知还。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次韵庄昶《入琅琊山口》 程敏政

按：此诗亦作于成化十四年十月，题为编者所加。

望琅琊诸山不及游，典术魏延追及，诵吾同年庄孔阳司副“四十年来方一到”之句，不觉笑曰：“孔阳谢病居江浦，去滁不百里而近。尚半世一至，况碌碌我辈乎？”马上次韵一首以示，延便中寄声：“孔阳未必不为之抚掌也！”

林壑分明自一寰，酿泉声出两峰间。百年纸上看陈迹，寸日忙中负此山。  
到处僧为风月主，生来谁似水云闲。逃名更笑庄周懒，半世方成一往还。

（选自《篁墩集》卷六七，明正德二年刻本）

#### 月夜渡清流关 程敏政

按：此诗作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月。参见程敏政《夜度两关记》。  
壁立万仞清流山，横截万古清流关。人间险固不可少，老天生此青孱颜。  
平生细读五朝史，柴郎亦是奇男子。斩关缚取二将军，点检真人入驱使。  
我来吊古当穷冬。阴崖草木号天风。当时战处杳无迹，惟有明月留山中。  
圣代车书会同久，此地无劳置官守。长歌一曲下关来，夜市还沽酿泉酒。

（选自程敏政《篁墩集》卷六七）

#### 醉翁亭 文林

文林（1445—1499年），字宗儒，长洲人。文徵明之父。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至弘治五年（1492年），任南京太仆寺寺丞。

翼翼丘亭倚涧瀆，亭前草树涧前云。西南正据琅琊胜，今古难刊六一文。  
客散依然禽鸟乐，山空独有水泉闻。苍颜白发聊能醉，不是当时旧使君。

（文林《文温州集》卷一《古今诗》）

#### 同宗儒谒滁阳王庙 吕 愈

吕愈，字秉之，嘉兴人。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二月至弘治六年（1493年）十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此诗约作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至弘治五年，文林离任前。

龙战江南沸，天兵帐下分。荆州基汉业，尚父冠唐勋。  
俎豆重檐里，松杉古涧瀆。风云开国事，流泪对斜曛。

（文林《文温州集》卷二《交游倡和》）

#### 用韵同秉之赋滁阳王庙 文林

身后穹碑在，祠前流水分。人悲项王勇，天佑汉高勋。  
朱户瞻遗像，青林转古瀆。兴亡忍如梦，独立送余曛。

（文林《文温州集》卷二《交游倡和》）

送文宗儒太仆还南寺 李东阳

按：弘治元年（1488年），文林在京，陈言《圣政十事》。返滁时，李东阳赠此诗。

丰山东面琅琊北，官寺临山枕溪侧。泉甘石冷花柳香，幻出春花与秋色。  
东吴才子洋州裔，清比琅玕长数尺。锦囊秀句压骚人，玉麈雄谈惊坐客。  
谁令散地容渠懒？尽有余才供世剧。十年溷迹老风尘，三载高飞未云极。  
问君何曹似是马，丞不负君人自惜。知君自抱忧国心，岂为承平倦刍枲。  
南方一匹累数金，方且按图为骥索。州官县吏尽日输，营下老兵曾未识。  
书生经济须实用，谁为吾民苦区画？闻君献纳有嘉言，肯避旁人嗔越职。  
朝闻吏部书上考，耻以催征买资格。嗟余窃禄本无能，误向云霄问泉石。

（选自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少卿贞伯借居龙泉庵奉怀二首 文林

按：李少卿贞伯即李应祯。龙泉庵，在州西南二里柏子潭下，近南京太仆寺寺署，李应祯在此借居。

其一

美人掉首西山去，谈笑何由一霎间。多在紫薇泉石畔，煮茶畅饮落花风。

其二

丰山山下碧梧中，只尺云迷路不通。长日醉眠思复生，一林啼鸟夕阳红。

（文林《文温州集》卷二《交游倡和》）

用韵招宗儒 李应祯

李应祯（1431—1493年），字贞伯，长洲人。中景泰四年乡学，成化间以善书选为中书舍人。弘治三年（1490年）十二月至四年七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其一

滁阳古寺画图中，四面松杉一径通。一任人嘲吟鬓白，不知我自醉颜红。

其二

朝天我已去匆匆，幸此离筵一醉同。莫使不来成寂寞，家人合唱落梅风。

（文林《文温州集》卷二《交游倡和》）

晋元帝游息废址在琅琊山 文徵明

按：此诗作于弘治三年（庚戌，1490年）。此年尚有《冬日琅琊山燕集》、《雪中游琅琊诸山还饮醉翁亭上》两首。

斜日琅琊寺，元皇忆晋朝。传牛先有讖，度马竞符谣。  
故事流为梵，离宫问得樵。萧然回马岭，黄叶引山镳。

（选自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九月廿日重游琅琊山 文徵明

按：此诗作于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参见文氏著《重游琅琊山记》。  
得闲不到山中乐，应枉天公与清福。到滁不到琅琊山，归去何凭作公牖。  
我于此地虽屡游，绝境十难穷五六。况此闲来不久留，能辞更展登临目。  
同行喜是旧相从，景色不妨秋自肃。朝晨驱马望西南，蓊郁虽无青可掬。  
由来在意不在景，况我为山非为木。供茶随处识山僧，挈榼先期遣僮仆。  
始寻六一上溪亭，回指琅琊转山麓。盘游不足更穷源，僻往忻然发幽伏。  
一带寒泉漫石流，石多偃蹇泉回湫。摄衣散踏泉上石，足下泠泠响琴筑。  
山中至胜尚有此，向来所得惟岩谷。游山无穷如读书，愈索愈奇何虑熟。  
山灵虽静不厌乐，一百番来未为读。斯言不是好游嬉，人不常闲景难复。  
当年感慨此题诗，回首狂言犹在腹。醉翁不是旧时亭，帝迹流为梵王屋。  
三四年来更不堪，小亭亦圯居城陆。惟余石上文千首，一半崩磨不能读。  
不辞诗句继前题，太息变更何甚速。敢因屡至等闲看，只恐重来更非宿。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太仆寺厅事题 文徵明

按：此诗作于弘治四年（辛亥，1491年）。

清闲官府面山开，左右松杉四十栽。满地绿阴衙吏散，游人无禁去还来。

（选自《文徵明集》卷十四）

重至滁州同诸友游琅琊 文徵明

按：此诗作于弘治六年（癸丑，1493年）。

兼寻行李滞滁州，不到琅琊亦枉留。饮伴况来多旧好，山灵应不厌重游。  
四时风景初无恙，千里登临易起愁。安得移家终此住，读书朝暮对溪流。

（选自《文徵明集》卷六）

乌衣镇望滁州诸山 文徵明

按：此诗作于正德八年（癸酉，1513年），文徵明南京赴试后，往滁州访叔父文森。

东葛城头晓月残，乌衣镇上水潺潺。偶来下马三家市，先见环州百里山。

道路重经浑不记，人情未远尚相关。旧游最是西南胜，拟办青鞋一醉攀。

（选自《文徵明集》卷十）

滁州官舍侍少卿家叔夜话 文徵明

按：此诗作于正德八年（癸酉，1513年）。文徵明叔父文森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宦辙滁阳弟踵兄，我缘诸父得重经。只应故榻曾听雨，先君宦滁时少卿尝留止其处，敢  
拟虚堂是聚星。

两世相看亲叔侄，百年好在旧门庭。夜阑无限分违意，月满空阶酒初醒。

（选自《文徵明集》卷十）

游醉翁亭不果寄滁州故人 文徵明

按：此诗作于正德八年（癸酉，1513年）。

当时踪迹两峰间，匹马重来不及攀。曾有题名留坏壁，羞将尘面见青山。

未应啼鸟知人乐，空望清泉裹茗还。寄谢故人休见诮，百年双足会须闲。

（选自《文徵明集》卷十）

寄胡柏泉 文徵明

按：此诗作于正德八年（癸酉，1513年）。

当日筹边事最更，曾看疏草识高名。旋收书札浑如面，未及交欢已有情。

塞上底须论马失？周南空复著书成。遥知西涧春潮急，野渡孤舟尽日横。

（选自《文徵明集》卷十二）

九日游琅琊 文徵明

按：此诗未编年。滁人石禄亦有同题诗。

寒鞠经秋处处花，青山仍是有琅琊。登山看菊兼多伴，莫叹重阳不在家。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九日游琅琊 石 禄

按：此诗与文徵明诗同题，应是二人早年同游之作，惜时已不可考。石禄，字允升，石澄之子，滁州人。弘治三年（1490年）庚戌科进士，历任行人、御史、大名府知府、山东右参政、南京太仆寺少卿、顺天府丞，因疏劾刘瑾，谪茶陵知州。

## 其一

客来寻古寺，秋晚叶填门。云破峰初出，崖颓刻半存。  
扪萝深绝境，采菊泛清尊。登览何曾遍，西岩丹一痕。

## 其二

短帽长衫趁午晴，旧游何必问山名。峰回自觉钟磬杳，径滑应便屐齿轻。  
欲认古碑苔已没，偶逢佳境酒须倾。僧来莫漫论兴废，孤鸟长空万古情。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 琅琊行送华双梧太仆 李梦阳

华昶（1459—1521年），字文光，号双梧，无锡人。进士。弘治十三年（1500年），由户科给事中降南京太仆寺主簿，后升南京太仆寺寺丞。李梦阳（1472—1529年），字献吉，号空同子，陕西庆阳人。进士，授户部主事。华昶贬官滁州，李梦阳作此诗赠之。《空同子集》无此诗。

琅琊山，淮海际。琅琊神，上诉帝。唐韦亡，宋修老。  
酿泉西涧空秋草，圉人山下开新道。勾吴骥子行地龙，奋鬣入燕燕群空。  
屹立天仗下，长鸣向天子，愿借上方剑，斩此求马使。千金买滕驾，可望千里至。  
帝斥骥，归琅琊。驾紫氛，骖赤霞。步骤尧舜轨，背扛羲和车。  
怒气洒江江水立，渴吻吸海老蛟泣。颶母夜袭扶桑根，天吴喷薄箕斗昏。  
绝顶望之眠不得，员方莽苍日无色。亭前吹笛冻石裂，崖下留题风雨黑。  
长安知友束生刍，楚天延伫云模糊。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 坐龙潭梧桐冈用韵 王守仁

王守仁（简介见明代文选），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由考功清吏司郎中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八年冬十月至滁，九年四月离滁。梧桐冈近柏子龙潭，《王阳明全集》误为“梧桐江”。

凤鸟久不至，梧桐生高冈。我来竟日坐，清阴洒衣裳。  
援琴俯流水，调短意苦长。遗音满空谷，随风递悠扬。  
人生贵自得，外慕非所臧。颜子岂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复何事，吾道归沧浪。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二《柏子潭诗集》）

## 坐龙潭溪边四绝 王守仁

## 其一

滁水亦沂水，童冠得几人？莫负咏归兴，溪山正暮春。

其二

桃源在何许？千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

其三

池上偶然到，红花间白花。小亭还可坐，不必问谁家。

其四

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班。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二《柏子潭诗集》）

琅琊山中书示从游者 王守仁

路绝荒山久废寻，野人扶病强登临。同游仙侣须乘兴，共探桃源莫厌深。

鸣鸟游丝俱自得，闲云流水亦何心？却怜疾首灯窗下，辗转支离叹陆沉。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琅琊山中茅亭 王守仁

草堂寄傲琅琊间，溪鹿岩僧且共闲。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风不化山石顽。

六经散地莫收拾，丛棘被道谁刊删？已矣驱驰二三子，凤图不出吾将还。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雪后游琅琊用韵 王守仁

其一

狂歌莫笑酒杯增，异境人间得未曾。绝壁倒翻银海浪，远山真作玉龙腾。

浮云野思春前动，虚室清香静后凝。懒拙惟余林壑计，伐檀长自愧无能。

其二

风景山中雪后增，看山雪后亦谁曾？隔溪岩犬迎人吠，饮涧飞猿掉树腾。

归骑林间灯火动，鸣钟谷口暮光凝。尘踪正自缘笼在，一宿云房尚未能。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滁阳别诸友 王守仁

按：此诗作于正德九年（1514年）四月。

滁阳诸友从游，送予至乌衣，不能别。及暮，王性甫、汝德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书此促之归，并寄诸贤，庶几共进此学，以慰离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复来滁州。相思若潮水，来往何时休？

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见泉水，随处无弗得；何必驱驰为？千里远相即。君不见尧羹与舜墙，又不见孔与跖对面不相识？逆旅主人多

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

（选自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外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醉翁亭宴集 张楠

张楠（1476—1548年），字子材，号四峰，来安人。正德三年（戊辰，1508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升光禄寺丞，历尚宝司卿、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卿，调贵州布政司参议致仕。

往来游不绝，醒醉几如翁。野静舟横渡，秋深月在空。

鸟啼青嶂外，人啸白云中。千载行藏意，吾侪道来穷。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

过滁州感旧作 湛若水

按：湛若水与王守仁友，王守仁曾与其约游琅琊，未成行。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湛氏由礼部左侍郎升任南京礼部尚书，过滁，时王守仁已逝，距其离滁已二十年。湛氏感怀旧友，作此诗。

遵途出滁阳，望望琅琊山。昔日阳明子，相期共跻攀。

寂寞卧山房，共话儒释言。何期廿载下，复此同诸贤。

俯怀丰乐地，壮心与盘桓。冥搜醉翁处，窥潭有龙蟠。

醉翁醉自得，龙蟠不可干。

（选自赵廷瑞变《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醉翁亭纪游 胡松

胡松（1503—1566年），字汝茂，号柏泉，滁州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庄肃。

居诸岁云改，春阳满林麓。鸣泉响回渚，幽鸟啼空谷。

澄霄散余霞，敕林出修竹。应接良不皇，真复谐心目。

兹游旷数期，远瞩遵遐陆。野蕨即去旨，浊酒亦可漉。

徘徊日云晏，山气何葱郁？振衣蹑前岗，举武离尘隩。

长歌载言旋，清风洒然穆。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

秋日登琅琊山顶 胡松

凭高极目意何穷，滚滚江流入望中。几道疏泉通月观，无边乔木下天风。

轻霏漠漠寒仍浅，灵驭瞳瞳晚更春。焉得匡庐旧开士，结茅相伴老云峰。

（选自胡松《胡庄肃公文集》卷八）

琅琊山寺 胡松

兰若凌虚代有名，野花幽草杂然生。烟霞缭绕闲相向，洞穴阴森太剧清。  
优胜每淹高士驾，避喧深慰野人情。何当借取禅床宿，时听松涛细细鸣。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游琅琊 孙孟

孙孟，字端夫，滁州人。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年）进士。累官杭州府知府，有惠政。

林壑西南眺望同，琅琊深处碧成丛。岩峣直拟名江北，磅礴还应跨海东。  
洞口归云埋夜壑，溪头明月弄晴空。兴来独上峰头望，天际长吹万里风。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

琅琊溪 孙孟

琅琊流出山中溪，夹岸桃花山鸟啼。幽人拄杖穿花去，错认武陵归路迷。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

谒阳明先生祠兼别诸丈 王畿

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重阳，王畿往全椒会戚贤，时戚贤因子病没，积哀病重，次年（1553年）二月卒。王畿急赴全椒祭拜，作《祭戚南玄文》，四月，于滁谒阳明祠，并作此诗（参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会语》）。王畿（1498—1583年），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王守仁弟子，进士。学者称龙溪先生。《王龙溪先生全集》无此诗。

办香此日拜新祠，精爽如存非梦思。况复高贤成雅集，不辞远道赴心期。  
乾坤一缕谁为主，凡圣千般只此知。活泼天机无去住，未须回首惜分离。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

寻琅琊山留宿德上人兰若 茅坤

茅坤（1512—1601年），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人。进士。累官广西兵备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茅氏由广西赴任大名兵备副使，作《祭戚南玄先生文》（《茅鹿门文集》卷二六）曰：“予自岭徼，爰赴滁阳。”此诗应作于此年。

路入琅琊峰几千，一行石壑一行泉。山僧独卧经时雪，废殿仍栖落木烟。  
谷绝不逢人迹到，月明犹共佛灯悬。夜闻仙梵起微响，笑对梅花一树眠。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登琅琊山漫兴 二首 每首集十景为句有序 郑大同

按：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年）夏至后二日，郑大同与南京太仆寺少卿章焕、吕怀，寺丞秋逢庆游琅琊，作此诗以纪游。郑大同，字皆吾，福建莆田人。进士。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至三十二年十月，任南京太仆寺卿。

嘉靖癸丑长至后二日，风日晴和，簿书清暇。予与阳华章公、巾石吕公、沙坪秋公，步自南关，遵石屏路，登琅琊山寺。寺后有庶子泉，出石罅间，清比沧浪。予因书“濯缨”二大字，镌于石上。已乃沿明月溪观逊泉、法华池、白龙泉，扪萝而上，穿归云洞，览前贤名刻。洞口有揽秀亭，背岩而立，洞视上下，浩无际涯。吕公因取柳子“旷如”二字大书深刻纪。遐观山上，旧有招隐、了了二堂，寂乐、翠微、望日、班春、会峰、清风、晓光、日观诸亭，今皆销沉，空余故址。相与俯仰今昔慨然兴怀。比晚下山，风尘落落，回首上方，有天上人间之感焉。

章公，名焕，姑苏人；吕公，名怀，广信人，俱太仆少卿。秋公，名逢庆，汝阳人，寺丞。予则本寺卿，莆阳郑大同也。

其一

梦入琅琊三十年，比来揽秀历诸天。青尊洗酌龙泉上，绿绮携来云洞前。  
望日峰回招隐室，班春亭拥翠微烟。下山东望已明月，余兴犹牵了了缘。

其二

日观忽忽晓光临，影落岩前庶子深。至后石屏多霁色，公余寂乐寄遐心。  
会峰曲曲薜萝径，望月亭亭松桧林。歌罢法华池上路，清风又送逊泉吟。

（选自赵廷瑞编《南滁会景编》卷八《琅琊山诗集》）

春游琅琊 黄廷用

按：此诗刻于琅琊寺外古道南侧石壁上，作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三月。原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黄廷用（1500—1566年），字汝行，号少村，福建莆田人。进士。嘉靖三十六年四月至三十八年二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鸟道萦回岩岫合，人从天上览神州。六朝江树犹蒙日，万顷田禾早报秋。  
山色半归云洞湿，泉声长绕月溪流。于今帝子曾巡御，不似琅琊汗漫游。  
晋王封因以名山。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黄廷用摩崖题刻抄录）

游丰乐亭 马乾元

按：此诗刻于丰乐亭东南侧巨石上。约作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原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马乾元，字健之，号南麓，湖广京山人。嘉靖二十五年贡士，初任郟县知县，升南京太仆寺寺丞。

胜地控丰岑，苍苍烟树林。泉甘人自汲，市近谷偏深。  
石作三春秀，云生两岫阴。风流人已远，同乐到如今。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马乾元摩崖题刻抄录）

三友亭 盛汝谦

按：此诗碑刻藏于琅琊寺大雄宝殿殿外后壁。作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与胡杰《三友亭记》同时。原无题，现题为编者所加。盛汝谦，字亨甫，号古泉，桐城人。进士。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四十四年六月，由南京鸿胪寺卿升任南京太仆寺卿。两任南京太仆寺。

君不见琅琊石上松，碧潭倒影吐孤惊。百尺藤萝仍去住，满山红紫孰朋从。  
君不见青松之傍有绿竹，郁郁猗猗相倚伏。檀栾櫨矗傲冰霜，就里空通百万斛。  
君不见绸缪松竹丛，才着梅花便不同。翻光落素无销歇，抽心插故竞东风。  
世人交结皆如此，生者无惭死者起。萍逢逆旅总须臾，肯为山间三友誓。  
明嘉靖癸亥秋孟，古泉山人盛汝谦题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盛汝谦碑刻抄录）

同范熙阳流觞酿泉得持字 邵梦麟

邵梦麟（1531—1574年），字道征，滁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授大理评事，晋寺副。升河南按察僉事、历浙江参议、江西提学副使，官至山东参政。万历二年卒。范熙阳，不详何人，待考。

流光报初夏，逐电金络羈。纵目南山隅，泉声流淅淅。  
汉宫侈太液，杜陵歌溇陂。多翁负高谊，与我同襟期。  
散坐任所适，觞到争先持。山花插接罍，那能拘礼仪。  
清风挹罗袖，日暮不知疲。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

滁阳驿小饮戏作 王世贞

王世贞（1526—1590年），字符美，号弇州山人，太仓人。进士。文学家、史学

家，“后七子”领袖之一。隆庆四年（1570年）六月，王世贞启程赴山西按察使任，二十八日抵滁，南京太仆寺卿殷迈来访，还访滁人邵梦麟，二十九日黎明，发滁州，度清流关。

两三杯酒也成醉，四十五岁真是翁。独对琅琊数峰坐，可将前号让欧公。

（选自《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一《诗部》）

#### 过清流关 王世贞

层崖一道写潺湲，知是清流旧日关。独树遥天挂霞色，尚疑飞将挟俘还。

（选自《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一《诗部》）

#### 答滁阳罗太仆 王世贞

罗太仆，名良，字虞臣，江西泰和人，以馆选授大名府推官。隆庆六年（1572年）任南京太仆寺卿。王世贞有《太仆寺卿罗公传》。此诗当作于隆庆六年。

晋祠携手岁华过，梦里春云断薜萝。忽报江秋鱼素到，似言山色马曹多。

题诗墨破琅琊色，入酿青分庶子波。剩道宫中饶乐事，可能无意向鸣珂。

（选自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四一《诗部》，万历五年序刊本）

#### 陈体乾太仆邀饮醉翁亭 王世贞

陈行健，字体乾，号廷祝，浙江乌程人。进士。万历四年至五年（1576—1577年）十二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万历四年秋，王世贞由右佥都御史督抚郟阳改任南京大理寺卿，途径滁州，陈行健邀饮醉翁、丰乐二亭。

孤亭面面敛青葱，坐语翛然万虑空。樵径渐移残照外，商歌忽入暗泉中。

岩头寂寞诸名迹，石上娉婷两醉翁。也解板舆松影好，披襟留试月明风。

（选自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十四《诗部》，万历中刊本）

#### 月夜偕体乾太仆过饮丰乐亭 王世贞

路穷平楚近还疑，忽敞空亭碧四垂。延尽绪风仍岫帟，踏残凉月更飞卮。

催花别按渔阳掺，拂薜仍看幼妇碑。莫讶深更未成别，风流今古并吾师。

（选自《弇州山人续稿》卷十四《诗部》）

夜过柏子潭，恭读御碑。是高皇三注矢得雨字 王世贞

按：此诗应作于万历四年秋。

金书黝质耸长空，仿佛神谟大禹同。涧底泉鸣疑去镒，峰头月满似弯弓。  
苍藤忽破虬龙影，怪石频穿虎豹丛。似觉普天多苦旱，可无灵雨报祈丰。

（选自《弇州山人续稿》卷十四《诗部》）

秋日陆五台先生招游琅琊寺 孟 津

按：孟津，字伯通，滁州人。同伯兄孟源师事王阳明。嘉靖二十二年举人，受温县令，寻调黄冈，政有声。升宝庆同知。孟津在滁城下水关下小沙河修坝，人称“孟公坝”。此诗作于万历元年（1573年）秋，另有陆光祖、王可立、石玺、李世达次韵。陆光祖号五台。

其一

琅琊秋景胜于春，策马重来感兴新。旷世幸逢名世物，禅堂还聚庙堂人。  
看云漱石心同静，对竹移尊话转亲。不用维摩叩真寂，了然超悟净根尘。

其二

古寺深林曲径幽，新凉霁景荷招游。空山莽塞荒禅宇，开士门高有道流。  
若间去来心已断，未妨谈笑日淹留。陶潜幸得同莲社，相对招提万壑秋。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琅琊寺所藏碑刻抄录）

同尹莞石登琅琊山顶 江以东

江以东，字贞伯，全椒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除授户部主事。万历五年（1577年），由南京吏部郎中升任江西提学副使。后归隐故里。同游者尹莞石即尹瑾，字崑润，号莞石，东莞人。万历十年十二月至十二年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此诗当作于万历十一年后。

其一

直窥寥沆上孤峰，石级层凌路不壅。摩顶松疑巢鹤远，拾阴云喜傍屨浓。  
吴空澹抹烟平水，楚岫晴骞霓作龙。虚步高骧频矫首，笙幢遥与羨门从。

其二

空象峥嵘杖履迎，淮南奇胜亘今名。不闻人语天知近，悬置丹梯径岂平。  
羽翼欲生惟绝粒，丹青谁写入无声。平生陟此真超豁，说却津津腋已轻。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

## 滁山纪游 叶向高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年）四月，叶向高赴京考满，同年“甲辰之冬，以报满道滁”，南京太仆寺卿林烜邀其游琅琊名胜，作此诗。原诗有“小引”，据明万历至崇祯间递刻本《苍霞草诗》补充。

余三过滁阳，拟游不果。兹以考绩道此，遇太卿林仲山先生招饮，再日，尽览丰乐、醉翁、琅琊诸胜，喜而赋此。

域内多名区，吾爱南滁胜。车辙频此过，登攀约谁订。  
兹为奏绩行，遵途理前兴。况乃逢名公，生平欣托乘。  
芳宴敞孤亭，日穷意未罄。丰乐信娱游，醉翁差亦称。  
台榭稍荒凉，遗迹犹能证。于焉访琅琊，循蹊皆危蹬。  
巉巉不可扞，漉漉流堪听。不辨庶子泉，微失樵夫径。  
深秀故不虚，浏览有余胜。崇阿开化城，诸天落清磬。  
孟冬气候和，微阳散朝凝。虽鲜禽鸣鸟，弥觉林光莹。  
改席出层峦，征歌谷皆应。抚景趣俱恬，对局机还剩。  
但言此会难，宁畏归途暝。明发逐征尘，白云应可赠。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

## 谒五贤祠 区大相

区大相，字用孺，广东高明人。进士。万历三十三（1605年）年九月，由左中允改南京太仆寺丞。在任三年，称病回乡。号称“岭南诗人之冠”。

山水名贤地，登攀自昔闻。翰林多出守，刺史并能文。  
涧溜含斜日，江天入暮云。何由绍芳躅，泉石挹余芬。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

## 阳明先生祠 戴瑞卿

戴瑞卿，字孝隆，临海人。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至四十五年，任滁州知州。编修万历《滁阳志》，多有善政。

览胜追明哲，相过绛帐前。竹中听布谷，松下看流泉。  
事业青藜火，文章白雪篇。良知超悟早，圣世独推先。  
遗范俨如在，真诠合有传。悠悠忘去住，已入定中天。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

醉翁亭 戴瑞卿

按：据叶茂才次韵诗，此诗当作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之后。  
谁谓前朝迹杳冥，岿然犹自有孤亭。每同畏垒修苹藻，更睹遗文灿日星。  
照水忽惊头早白，看山横得眼双青。悬知太守非耽醉，世路由来怪独醒。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

和戴刺史醉翁亭韵题梅亭 叶茂才

叶茂才（1558—1629年），字参之，号闲适，无锡人。进士。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后因党争，自引去。

选胜探奇入杳冥，醉乡深处有梅亭。虬枝劲挺凌残雪，玉蕊参差散晓星。  
调鼎正须酸苦味，怀棠应护叶苗青。先生手植清风远，坐须寒香醉亦醒。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

滁阳十二景诗 尹梦璧

按：万历《滁阳志》载《滁阳十景图》及萧崇业撰《环滁十景记》。明末增重熙洞天、谯楼大观，为“十二景”。尹梦璧，字兆玉，号楚白，浙江归安人。贡士，天启元年（1621年）任滁州通判。尝勒醉翁老梅及州十二景于石，景各系诗，苍劲可诵，原嵌丰乐亭壁，今已毁，有残碑。

琅琊古刹

南谯幽爽地，东晋翠华临。寺隐云中路，钟传岭外音。  
僧庐花作供，客座鸟同吟。偏引闲司马，斋心入慧林。

花山簇锦

山山花发满业围，霁后郊行历翠微。匝影自成苔面锦，残英吹堕酒边衣。  
千林树艳逢僧语，半日身闲与世违。试问大香几零落，春来依旧长芳菲。

清流瑞雪

岭控江淮高刺天，雪中形胜与云连。鳞飞霄汉龙犹战，步滑关山马不前。  
乱压长松成盖偃，半凝奔瀑化泉悬。道傍快听山翁语，飞尽遗蝗定有年。

龙蟠迭翠

琅琊南望郁嵯峨，山似惊虬转顾多。积翠远从天上出，飞泉暗入井中过。  
洞门月偃千秋桂，石壁风蟠百尺萝。久厌尘寰思习静，老僧先已入云阿。

重熙洞天

谁劈滁山山室空，山中怪玉幻玲珑。望穷真境何人到，步入灵源有路通。  
仙客归眠宵雾湿，野僧起曝曙曦红。缘知此地堪招隐，不用携藤访八公。

## 柏子灵湫

风吹老柏作龙呼，龙去潭空想壮图。万壑生云从驻辇，九霄摩隼避开弧。  
群夸颂猎镌灵壁，几欲攀髯泣鼎湖。今古泠泠一泓水，可能飞雨慰来苏。

## 酿泉秋月

空山古雨泻芳液，酿作泠泠一泓碧。秋高露滑天无痕，四望清空孤月白。  
忽看有月泉底流，怪问何来多皓魄。山雨酿泉泉酿酒，月中之人能饮否。  
僧能煮月供满瓿，泉能醉人月可取。呼起荒祠古醉翁，闲对素娥作三友。

## 石濂飞琼

迢迢赤湖深，泠泠下岩谷。聚作潺湲声，九天喷白玉。  
怪石如蹲彪，摩牙尚潜伏。浪花千尺飞，奔雷撼地轴。  
既洗听者耳，复豁观者目。子心矢如冰，平生澹何欲。  
唾之非咄泉，聊以祛吾俗。何时化灵雨，润彼千亩绿。

## 西涧春潮

东风吹雨过城头，洒落千山水驶流。白鸟乍惊迷古渡，青蒲微露失芳洲。  
怪看潮势思强弩，喜听涛声欲泛舟。抚景漫追韦刺史，寻诗长伴道人游。

## 丰岭祥云

南山当面郁苍苍，青霭轻雪弄日光。云自无心随去住，老农何意惯书祥。  
奇云片片吐晴峦，卜岁频劳拄笏看。苍狗白衣随幻出，尽传岭下有龙蟠。

## 谯楼大观

高楼上与碧霄连，坐镇谯南半壁天。抱槛江淮雄辅甸，卷帘风雨散齐烟。  
角声忽壮愁中调，龙气犹存战后田。时事关心催作赋，长安遥在五云边。

## 菱溪夜雨

濒滁古溪烟水深，黑云泻雨声沉沉。苕带纵横菱叶乱，中流怪石成蛟吟。  
船窗灯火青欲灭，枕边流水鸣孤琴。漾波咽潺湲，压草啼萧森。  
客愁竹枝怨，我调畴知音。打篷催作菱溪吟，黯如巫峡惨淡潇湘阴。

（清光绪《滁州志》卷三之七《营建志·古迹》，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 雨中过清流关 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东林党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南明时，为礼部尚书。降清后仍为礼部侍郎，清初诗坛盟主之一。此诗作于天启元年（1621年）至四年之间。

雨气微茫积翠分，旋妆行路景氤氲。僧携箬笠穿红树，人坐篮舆度白云。  
古涧堕樵冲水下，空林落叶隔溪闻。乡心不耐关山笛，又听钟声报夕曛。

（选自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还朝诗集下》，《四部丛刊》景明崇祯本）

题醉翁亭 苏茂相

按：此诗碑刻藏于醉翁亭前墙壁。苏茂相，字宏家，号石水，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升任户部尚书总督仓场，仍理漕务。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泉香鸟语还依旧，太守何人似醉翁。晋江苏茂相题，时天启六年重九。

（选自《琅琊山石刻》，据醉翁亭景区苏茂相碑刻抄录）

琅琊山池〔河〕避寇夜行作 王 铎

按：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河南孟津人。进士。著名书法家。崇祯八年（乙亥，1635年）八月，王铎自请调任掌南京翰林院事。十二月，南下至凤阳、池河，路遇农民军，时值傍晚，仓惶奔逃一夜。后走盘山、关山，趋滁州西南山。参见《王铎年谱》（张升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四十《池河碑记》则称此事发生于九年（丙子）十月，疑误。

野风侮卉木，鸦路助人愁。丧乱须臾险，妻孥灯火投。  
鼉鸣潭水沸，虎叫石门遒。独有寒江色，欣欣日夜流。

（选自《明王铎草书诗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

辞朝二首 乐韶凤

按：此诗为乐韶凤辞官归里所作。乐韶凤，全椒人，明初名臣，生平参见明代文选所录杨于庭《明国子监祭酒前兵部尚书乐公墓碑》。

其一

壮年扈跸侍龙颜，几度承恩虎豹关。环佩陛辞人似玉，旌旗阶引象如山。  
忠勤恋主心犹赤，潦倒还乡鬓已斑。明日淮西瞻望处，九重宫阙五云间。

其二

五云深处忆乡关，江北淮南咫尺间。两地佳声垂故里。一门和气统朝班。  
赤心报国清如水，白发从官重若山。料得晚年风力壮，圣恩恩宥不容闲。

（选自泰昌《全椒县志》卷四《艺文志》）

南谯书院与诸生论学感怀次巾石韵 王 畿

按：王畿为王守仁弟子，应戚贤邀请常在南谯书院讲学。吕怀，字汝德，号巾石，江西永丰人。湛若水之徒。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三十三年，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此诗约作于嘉靖三十一年。参见明代诗选所录王畿《谒阳明先生祠兼别诸丈》。

师昔临滁水，流风被南谯。君持岁寒操，不随万象凋。  
 劓云开精庐，朋来千里遥。所志在上古，邈哉舜与尧。  
 尧舜诂云古，吾侪诂云今。今古才一瞬，神感归吾心。  
 吾心本自静，弗为欲所侵。师门两字诀，为我受金针。  
 学虑非学虑，致虚以立本。如水浚其源，沛然成滚滚。  
 静虚亦非禅，盎然出天禀。虚实动静开，万化以为准。

（选自王畿《龙溪先生全集》卷十八）

### 神 山 胡 松

按：神山在全椒县西北三十里，山多石洞。有神山寺。

春日迟迟春鸟鸣，扞萝终日傍岩行。依稀似见王乔舄，缥缈疑闻子晋笙。  
 饵术岂尝来涓子，集灵无乃得方平。愿言习静常栖托，淡泊无为学养生。

（选自明泰昌《全椒县志》卷一《輿地志·山岗》）

### 偕戚给舍游宿神山寺 胡 松

暇日乘春赋远游，扞萝同上最高头。幽潜半是蛟龙窟，峻绝偏宜黍稷秋。  
 地僻自萦滁水曲，天清祇见日光流。主僧樵牧闲来往，空为簪衣不此留。

（选自明万历《滁阳志》卷十四《艺文》）

### 望阳书院 金浑然

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海门人周汝登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倡阳明之学，与全椒知县杨道臣及县学诸生倡建望阳书院于儒学东。金浑然，字成吾，全椒人。万历三十一年贡生，初任石埭县训导，升宁波、万全教授。

巍巍高阁枕层楼，官柳庭槐槛外幽。千仞宫墙谁启钥，百年领袖属君侯。  
 南山笔立青天外，襄水清分白露秋。共说传家应有诵，小咸曾泛海门舟。

（选自泰昌《全椒县志》卷一《建置志·书院》）

### 乡人至 憨 山

按：憨山和尚是明代高僧，全椒三汊河人。生平参见明代文选所录《三汊河昌化庵碑记》之按语。此诗约作于万历末。

少小离乡不记家，回思往事总堪嗟。故人犹想儿时面，枯木难开旧日花。  
 河畔柳枝垂晓露，门前山色带朝霞。唯余此景年年在，不必从前问岁华。

（选自《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六，清顺治十七年毛褒等刻本）

思乡曲二首 愁山

余十二岁离乡，今六十年矣。适乡人远问于山中，因赋此。

其一

门前高柳映清池，常记儿童戏浴时。六十余年如梦事，几回犹动故园思。

其二

青山一带绕河流，家住河边古渡头。自小离乡今已老，此心不断水悠悠。

（选自《愁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六）

丰乐城 彭梦祖

按：泰昌《全椒县志》载：丰乐城在县西六十里。周回二里九十八步，高七尺。四门如故，遗砾犹存。旁有丰乐院。彭梦祖，字应寿，号岐阳，全椒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万历二十九年，官至浙江参政。

丰乐城高起暮烟，长风落落雁横天。僧归白石峰头寺，人唤丹枫渡口船。  
山色海门连建业，潮声江浦下襄川。萧条世事堪挥涕，戎马何年靖九边。

（选自泰昌《全椒县志》卷四《综幽志·古迹》）

白塔寺 裴 騫

按：明天启《新修来安县志》载：“白塔寺，在县北六十里，路通盱眙。原有砖塔一座，雷击掣其末三层，遗在泗州境伏虎山。今存半塔，创始、雷掣俱不知其何年月。”即今半塔镇。裴騫，山西泽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嘉靖十二年（1533年）至十四年，以山东按察司副使贬为滁州同知。

其一

双旌闪闪晴吹影，山路行行冬未冷。卓午移炊到上方，浮屠七级颓无顶。  
相传雷火击人间，砖石飘飞伏虎山。建自隋梁不知代，何从碑碣认苔斑。  
吁嗟金石原非久，功名富贵我何有。笑对山僧发浩歌，长途浪醉淮阳酒。

其二

世网常羈足，尘途暂息肩。塔高雷火忌，寺古佛灯悬。  
野水平吞日，山岚气薄天。松楸者谁氏，夜色转凄然。

（选自天启《新修来安县志》卷九《外纪·僧寺》）

登来安新城赠魏四首 胡 松

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来安新城建成。胡松登城作诗四首，赠知县魏大用。来安筑城事迹参见明代文选所录黄廷用《来安建城记》。

## 其一

高城独上思依依，却忆前年未有时。  
朴树弯头才一炬，纷然奔溃乱如糜。

## 其二

自有斯城与斯池，千家高枕梦几姬。  
异时更欲镌遗爱，应属如椽巨笔题。

## 其三

大江东去渺沧波，襟带城南爽气多。  
次日来游闲骋望，满城花柳祝弦歌。

## 其四

长淮千里挟鲸波，北面逶迤境上过。  
览胜凭楼看若带，寄言群盗奈予何。

（选自胡松《胡庄肃公集》卷八）

## 琉璃日影 尹梦璧

按：琉璃井在来安县署后，为“来安十景”之一。参见明代文选所录尹梦璧《漱芳亭记》。此诗约作于天启二年（1622年）。

劈开灵秘是何年，涌出谯南一勺天。日色恍疑灯焰吐，云根传与海潮连。  
分尝野席还醒醉，汲供山窗好悟禅，不敢傍栏频照影，恐惊潭底老蛟眠。

（选自天启《新修来安县志》卷一《封域志·十景》）

## 龙泉云气 尹梦璧

按：龙泉山在来安县东北三十里。山有龙泉寺，始建于元，明嘉靖间重修，寺当盱眙孔道。为“来安十景”之一。此诗约作于天启二年（1622年）。

空山浮翠郁葱葱，若有龙眠大壑中。雨后长虹冲白日，夜深古涧咽寒风。  
生辉误指沉周鼎，望气浑疑隐沛公。可是丰城飞剑去，更期此地合雌雄。

（选自天启《新修来安县志》卷一《封域志·十景》）

## 送丞汉德员外徙居临濠 谢应芳

谢应芳（1296—1392年），字子兰，号龟巢，武进人。留心性理之学，亦工诗文。洪武二十五年卒，年九十七。明初，朱元璋命江南富户徙居临濠，谢氏《龟巢稿》中多存与故交送别、唱和之作。

忆昔吴钩敛霜锷，欧冶已知蛟可断。穷探虎穴走山灵，涌出蜃楼招海若。  
三台分照紫薇垣，一蜚径入红莲幕。安知沧海忽生尘，乃见巨鱼今纵壑。  
携家春雨赤城还，扬舲秋水濠梁约。老夫白发三千丈，别来幸有琴书乐。

羨子青云二十年，此去亦无冠冕缚。故乡相见恍如梦，往事重论成大噱。  
呼儿解我鹔鹑裘，离亭饮客鸬鹚杓。南熏稳送渡江水，西笑遥怜好城郭。  
庄生台上看鱼儻，彭祖山中拾灵药。平居襟怀本潇洒，在处林泉可盘礴。  
有时回首望江南，题诗好寄云间鹤。

（选自谢应芳《龟巢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京邸病革自哀 郭 爱

按：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载：“郭国嫔，讳爱，字善理，凤阳人也。颖悟警敏，贤而能文。宣宗闻之，召至宫，二旬而卒。先数日，自知死期，复书楚声以自哀。”

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独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选自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明刻本）

凤阳飞楼 柳 瑛

按：临淮训导沈鏐作有《中都杂咏十二首》，柳瑛次韵十二首和之。《凤阳飞楼》、《开国功祠》为其中两首。柳瑛，临淮人。天顺元年（1457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官至河南按察司佥事。成化《中都志》由其编纂。

百尺飞楼禁闼边，岿然屹立几经年。半空烟雾檐前润，咫尺星河槛外悬。  
剑气望来虹隐隐，玉箫吹处凤跕跕；岳阳曾有希文记，终古何人续此篇。

（选自成化《中都志》卷八《题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开国功祠 柳 瑛

乾元九五肇飞龙，亮武曾资尚父功。千里折冲勋最茂，一身殉国节尤隆。  
芳名耿耿樽彝上，遗像岩岩画阁中。圣代褒嘉崇祀秩，令人观感仰休风。

（选自成化《中都志》卷八《题咏》）

皇 陵 何景明

何景明（1483—1521年），字仲默，号大复。信阳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正德间历官陕西提学副使。为“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

陵阙皇灵闕，山河王气遥。万年龙虎抱，每夜鬼神朝。  
玉碗留天地，金灯照寂寥。如看翠华度，缥缈在青霄。

（选自何景明《大复集》卷二十，明嘉靖三十四年袁璨刻本）

## 曲阳八景 周 常

按：曲阳为定远之旧称。嘉靖《定远县志》收八景诗，但无八景之详述。周常，字茂永，号东斋，定远人。永乐十年（1412年）进士，授北京道监察御史，后升福建按察司佥事，后丁外艰。宣德五年，复任河南按察司佥事。卒年五十。

凤池春涨 春水溶溶涨碧池，当年丹凤下平堤。弥漫花映红云远，荡漾风翻锦浪齐。  
数点沙禽烟外没，一川岚影望中迷。桃花乱落随流处，莫认前村是武夷。

虎石秋阴 苍松偃蹇护台清，云是当年判虎亭。日影半涵云气碧，苔痕深锁石光青。  
斑沙点点含秋雨，黛色阴阴拥翠屏。政迹尚留人去远，谁能千载掬余馨。

泉坞朝云 山迴泉流霁色开，白衣苍狗自萦回。悠杨逐俾飞高下，溶曳随风任去来。  
不但腾空横楚岫，也曾和梦到阳台。思亲几度遥瞻处，驻目停骖独感怀。

藕塘夜月 雨过方塘水气凉，碧天如洗夜茫茫。光分皓魄含秋洁，花映红蕖簇晚妆。  
清影坠波澄素色，翠盘擎露散余香。此时清兴知多少，都付诗人咏草堂。

龙冈积雪 兆应丰年壮帝家，龙冈一带散银沙。光凝玉屑呈祥瑞，色莹琼瑶绝玷瑕。  
奉使漫骑沙苑马，高人时煮白茅茶。岭梅欲报春消息，满树寒枝尽着花。

银岭晴岚 晓望云林翠色笼，苍茫岚气蔼晴空。寒分谷口千寻碧，素抹山腰一带浓。  
收卷不随云惨淡，霏微轻锁树溟蒙。叶风倏忽飘扬去，霁色遥连旭影红。

官桥烟柳 袅袅笼烟翠色饶，依依长是暗春朝。风前摇曳开青眼，雨后低垂拂画桥。  
香絮乱飘淮地雪，柔枝轻贴楚宫腰。黄莺也识幽栖好，来往穿梭织嫩条。

西寺晚钟 洪音隐隐出丛林，远隔溪云近隔村。浏亮韵中催白昼，春容声裏报黄昏。  
投林倦鸟惊栖梦，入定高僧觉性根。月到诸天清绝处，恍疑有客扣禅门。

（选自嘉靖《定远县志》卷八《诗》）

## 清 代

## 题谢时臣醉翁亭小景 清高宗弘历

按：此诗作于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年）。谢时臣《醉翁亭小景》作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卷后以大字行草书《醉翁亭记》，合称《醉翁亭记书画合璧卷》。清高宗弘历又于卷首题有“兴怀同乐”四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谢时臣（1488—1567年后），直隶吴县（今苏州）人，字思忠，别号樗仙。明代画家。工山水，好画大卷大轴，气势雄浑，墨色浓重。中年受沈周影响甚深，晚年与文徵明有书画来往。

环滁深秀有佳山，泻出双峰水一湾。酒冽泉香招客醉，讼稀刑简共民闲。

时臣妙旨形容表，永叔风流想象间。设使终无同乐意，宴酣放浪早宜删。

（选自《御制诗集·三集》卷五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辛卯借憩幽栖寺 吴国对

按：幽栖寺在滁州城西黄草洼，明嘉靖时始建，景色幽美，吴国对借住此地读书有年。此诗作于清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吴国对（1615—1680年），字玉随，号默岩，全椒人。与弟吴国龙孪生。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典试福建、山东，升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后因病归里，卒于家。

## 其一

借得山居学闭门，鸟啼花发亦为恩。三年看剑知谁敌，七日成丹许自论。  
烧烛春岩探雪字，烹茶晨壑取云根。此中寄托非同隐，快我他时礼佛言。

## 其二

至山三月已过春，石壁薇花自辟尘。家事渐疏犹作梦，病身偏懒强迎人。  
烹泉直洗油盐胃，闭户初安鹤鹿神。黄卷千峰今日课，几回恣赏兴谁贫。

## 其三

生性贪山不择山，爱他茅屋两三间。评茶只许鸟来寂，扫径惟余花落闲。  
何处昂藏容白眼，此时精进驻丹颜。广长会与竿头事，玉带酬恩可信还。

（选自康熙《滁州续志》卷二《艺文·诗》）

## 游丰乐亭 王赐魁

王赐魁，字瀛庵，号杏山，辽东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任滁州知州，续修《滁州续志》二卷，琅琊山中多有题刻。

数峰环曲翠如屏，路转松巅中有亭。惟愿年丰多黍稷，喜同民乐酌香醪。  
霞飞燕洞千重紫，树影龙潭一片青。霖雨凄祁沾四野，秋深获刈满前汀。

（选自康熙《滁州续志》卷二《艺文·诗》，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 游琅琊寺 王赐魁

万树丛阴一径通，石屏层迭拱禅宫。钟声回应白云外，佛寺青蓝紫雾中。  
寂历山门眠晓日，潺湲涧水度松风。清幽不尽天台胜，峭壁藤萝处处同。

（选自康熙《滁州续志》卷二《艺文·诗》）

## 雨过醉翁亭四首 王士禛

按：王士禛（1634—1711年），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清初杰出诗人，博学好辩，精于书画金石。诗论主张“神韵”为宗。王士禛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年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次年四月自广东返回，约六月途径滁州，游览诸景。参